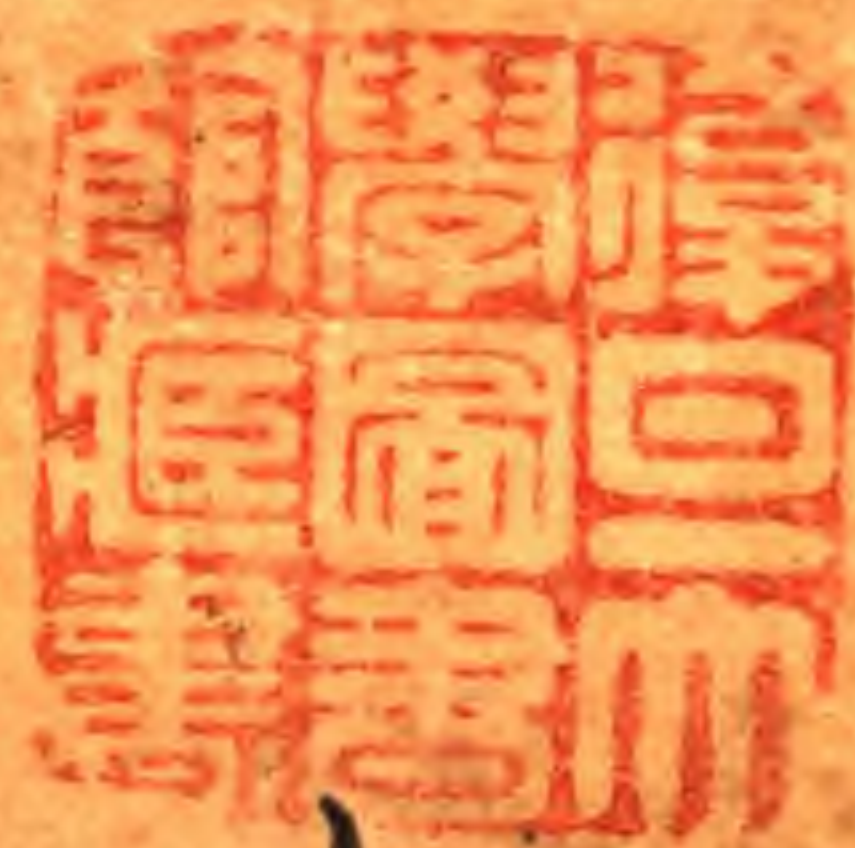


夷

梁廷柵撰

氛



記

聞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402

教

627.65

1

梁廷枏撰

夷

氛

譚

聞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平

夷氛記聞 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國費

\*\*\*  
\* 翻 印 權 所 有 \*  
\* 必 究 \*  
\*\*\*

撰 者 梁 廷 枏

出 版 者 國 立 北 平 研 究 院 史 學 研 究 會 歷 史 組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夷氛記聞目次

序	一
夷氛記聞卷一	一
夷氛記聞卷二	二三
夷氛記聞卷三	四一
夷氛記聞卷四	六九
夷氛記聞卷五	九三
跋孟	一
跋矣	一
校記	一

# 夷氛記聞序

古之言馭夷者。動曰羈縻勿絕而已。斯言也。處唐宋之世尙不可。況唐宋後耶。良以唐宋防西北。明防東北。今則並四方而防之。雖欲閉關絕市而不可得。蓋利害得失之際。正當審度時勢。因時制宜。以預爲之計矣。中土自道光中葉後。歐洲諸人。遍行字內。各恃其強。多假通商傳教以相窺伺。自非羈縻所能控制者。願歐洲人航海東邁。以廣東爲入中土第一門戶。由粵而閩而浙而江而燕而津。綿亘數千里。防不勝防。亦不得不防。則海防又烏容已耶。海患自前明葡荷牙乞居澳門始。嗣荷西英法普意各夷踵至。近粵南洋各國。幾盡被踞。英尤詭甚。屢與澳夷爭勿得。初欲開市江浙。閩閩埠地。自奉純廟諭旨。改市粵。遂狡焉思啓。輒以彼國嚴禁吸食之鴉片。自印度運來粵轉販各直省。計百餘年。弱我生靈。耗我財寶。實爲開關來五大洲中害人至慘至毒至大至久之毒物。較洪水之患。長平之坑。實爲過之。凡我朝君臣士庶。靡不痛心疾首。思湔除之以爲快。但鴉片植自印度。初擬禁止。未得其源。奸商由是包攬銷售武弁。由是得規庇縱。及害深禍烈。而當事者或辦理過激。或相視轉輕。誠如成廟諭旨云。剛柔未得其平者。然果無讓奸勾結爲患。萬不至潰散決裂若是之甚。此書誠得自市中已有年矣。無著作者姓名。由葡人入澳起。逮英人因禁烟釐費議款開五港。後迄廣東阻遏入城止。所有內外臣工之奏議。當事禦夷之得失。聲敍極爲明晰。中以漢奸鮑聰等狡計貽害。洋務

以防奸爲第一要著。就廣東論。琦侯之鮑聰。葉相之李善。大局已爲其所誤。他如僧忠清王奕將軍。譚制府。劉制府。爲沙禿子。張桐雲輩所誤者。亦歷歷可指。林文忠云。漢奸有數等。改裝易服爲其前驅。下等奸也。棹濟火食。引帶水陸。中等奸也。厚貌深文。躬身當道要津。藉

以竊探消息。此上等奸也。前廣東奸民薛紳士以保護者。已有奸紳矣。及內地宜廣種罌粟。應由英人先行禁絕。如前明之徐光啓輩。足為前鑑。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全在學中大吏隨時稽察耳。

印度栽種。為此書關鍵。洵留心時務人哉。使當日林文忠能始終其事。西人斷不至猖獗若此。觀林文忠在粵整頓海防。外則留意橫檔等十臺。內則留意大黃滯風岡南石頭。中流砥柱。獵德黃浦口坭城各台。分路派船。調兵教習水陸戰法。扼守險阻。隄防要隘。識力俱到。耳目尤長。夷館之圍。無異郭忠武單騎見虜也。義律之擒。無異狄武襄元夜平蠻也。督雲貴而手製飛炮。三日而靖西番。則又岳武穆尅期平陽公之繼續矣。公之察奸防奸。時有出人意表者。及公發遣口外。勸民間廣種罌粟。於江粵兩局。自後繼往者接踵焉。昔夏后氏尙匠。百工居六職之一。工居四民之一。果能法古而盡其材力。使講求變通各法。如鐵甲戰艦。鐵甲炮臺。須開鐵礦。煤礦。範模製器。便可為之。蓋艦至鐵甲。恢張之極則矣。由前明迄國朝乾嘉間。外夷多用三桅夾板木船。道光時漸用輪船。或曾以後則改用鐵甲。初則浮水。今則沈水。初則熟鐵厚五寸。今則熟鐵厚有二尺餘矣。他若日用飯食居處各物。效中土而推廣者。更指不勝屈。固難一一悉數也。如周尺八寸為尺。即今英尺。周禮之一鼓鐵。即今洋人之一噸一千六百八十斤。中土三代上論者。不知西法之本中法。不鑑西人之變化苦心。不按物按事。分任推求。極則不究。中土歷來尅扣物價之積弊。而徒謾諸西人。不惜資本為詞。噫。偵矣。即就廣東經費論。兩夷務一紅匪。共費去三十餘萬。未開有一台一船一炮。為可恃者。倘再能以此鉅資。選巧匠。如今藍開祥何杰梁濟陸濟書輩。開礦範模。先行製作車創椎鑿。煉冶熟鐵。製作新式槍炮。須盡其才。不難悉臻精妙。乃至曠日持久。閱三十餘年。仍一事無成者。何哉。知籌餉而不知講求用餉。知購買而不思分往製器。中土洋務之興。四十餘年。費幣數千萬。所製船台炮爐。可以勝敵者。抑有能禦敵者耶。思求材而不能用材。欲使奸而不知防奸。甚至奇伎異能。非為忌才。

者所阻。卽無資階進。廣東之遠。遼燕閩江浙也。有以夫。近年有鑄工製造兩人抬放之笨重抬轎者。有造開河轎欲中土開天津吳守內河者。有議不用三合土台鑄。而在空闊海面築露天台一點灰不用者。不知是何居心。夫製器不過格致中一道耳。中土開關最早。在洋人所謂耶蘇未降生千餘

年以前。中土古聖格致所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如觀天察地。結繩畫卦。始爲琴瑟網罟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日中

爲市。斷未揉耜始管百草治疾者。神農氏之王天下也。剡矢剡舟。範金製幣。畫野分舟者。軒轅氏之王天下也。定時成

歲。封山濬川。設官分職者。堯舜之王天下也。而夏而商而周。凡利於民生者。漸稱備焉。可知中土聖教。原以格致爲治

平入門首務。古本大學。不分經傳。自知止而後有定。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卽接以此謂知本此謂之至也。卽三格物實義。至程子提出作聖經。朱子補傳。遂失廬山真面目矣。不思定靜安慮得及本末。終始先後。的是格致實義。卽三

代下此學漸晦。漢人泥於訓詁。多格成物而不知格創物。宋人更以物爲事。說向虛處。別誇理學。空談臆說。無所附柄。

二千餘年來。格致一道。益失其真。有如瞽者。无相。俛俛何之。漆室無燈。茫茫莫睹。深可痛也。誠特揚而明之。蓋理學一

途。非泛言性天者所可託。須求物事之理。物事之學。身體力行。庶幾無愧。此豈誠一人倡言哉。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

之道。又曰。備物致用。作成器以爲天下利。處大乎聖人。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周禮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是物之

一字。原從實處探討。所貴格之者。按一物一事。隨時研究而變通之耳。至備指格致用力所在。而包括無遺者。則禮經

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六事爲六藝。大禹謨所謂金木水火土穀六科爲六學是。唐詩云。五行悉云。萬物盛於天地之間。而其爲物最大且多者有五。曰水火木金土。其用於

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尙有可以援古證今者。則周禮具在。可覆按焉。考工記於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考皮

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搏植之工二。罔不備列。今之車削剪鑿磋磨等事。皆擴而充之也。觀察車自輪始。欲

其樸屬而微至。乃較轉輻以爲直指。牙以爲抱固。則牙輪較軸等。古人已有之矣。况所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即今攻炮守炮之義乎。攻炮宜短。守炮宜長。又如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郡。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以其材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即今繪畫五大洲各國輿圖之學。與請派使臣駐各國偵探之義也。保章氏馮相氏考日月星辰之變動。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二十八宿之序次。及王圭氏掌土圭之法。以測日影。即今天文學之義也。司險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五涂以爲阻固。即今擇險隘。設炮台。透坑地。壘牆垣。通後路。設救議。以圖守險之義也。稍人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即中庸所謂日省月行。計廩稱事。書所謂允釐百工。及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可證即今考工匠製機器優劣之義也。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諭悅焉。即今學洋話通事之義也。今人於學習洋話。勸言不必。已屬非古。訓方氏掌四方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之以節。即今待遠人。稽察傳教。及觀賽險會之義也。他如尹人譯尹字。義。即知古人開礦。是直礪易於車水。水底之礦方佳。西人照中土古法。用直礪。率臻其妙。中代自三代後。見礦。即挖。漸改用曲礪。車水。難而無佳礦。中土地實勝於歐洲。而莫知取。大爲可惜。又如梟字。傾煎五金。開後人無數法門。惜後人忽略讀過。總之格致之道。有宜變通者。有宜師古者。讀至欲新而無窮。敵盡而無惡。二語。覺格致精義。盡在是矣。至待蠻夷稍夏。則舜典惟明克允。一言以蔽之。每慨由明至今。以制義時文取士。羣益捨格致而專尙時文。不知就時文論。亦當按時勢以立言也。試觀三代上語言文字。不分兩途。以當時之人。爲當時之文。即彼當時之事。或通今變古。或引



古證今。經典所存。昭然若揭。今人作時文。只得代古人立言。好爲推測杜撰。甚至游滑空腔。終不敢輕議時務。直是僞古文耳。非真時文也。文事之失。旣如此。武略之失。又如彼。竊見礮礮自命者流。非曰能挽兩石弓。卽曰能撥千斤石。間以兵法陣法。有若面牆。卽行伍出身。亦祇令嫻習弓馬。而不講求駕駛輪船。操演鎗炮之法。殊不思上古爲車戰。中古易而爲弓矢。元明則漸尙鎗炮。近則專尙之。是今之由弓矢而變鎗炮。無異昔之由車戰而變弓矢。就令聖人復起。斷不能捨鎗炮而別有所尙。可以因時制宜耶。今欲去外夷之患。當先去中國之患。近日積弊約有八端。爲今京外通病。一曰爲僞。一副假面孔。萬不能實心任事。二曰尙利。日夕弱志。錐刀。萬不能率心辦事。三曰忌刻。惟知防賢病國。萬不能與人共事。四曰因循。專事疲廢。怠玩。萬不能爲民興事。五曰苟且。一味含糊。將就。萬不能細心廣事。六曰推諉。惟知互相觀望。萬不能擔當成事。七曰蒙蔽。上下相蒙。更可飾有事爲無事。八曰拘泥。墨守繩尺。每拘古事例。今事致因前事誤。後事無怪乎外夷深窺其隱。日恣覬覦。顧瞻四方。能無浩嘆。今者中土之南。則法人圍占安南矣。西北。則賊人逼築車路。助喀叶噶爾占基華。黑龍江屯兵庫頁島。渾春及君士但丁矣。英人已由印度築火車路。欲侵緬甸。思入雲南矣。實欲廣種烟土。暗運入中土。彼反獨言禁烟。冀愚中土人禁植烟葉。而彼獨得占其利。又申法欲逼暹羅矣。東則叢爾日本。漸逼高麗。郡縣琉球。時欲侵援台灣矣。中土四鄰。幾盡被佔。民生日絀。財庫日空。加以耶穌天主教偏地皆是。凡屬中國血氣之倫。無不髮指皆裂。嗟夫。時勢孔亟。倘復廢日玩時。仍蹈以上八弊。恐浸至大潰隄防。雖不可救藥。宜乘此時。西人布置未定。中土人尙識尊親。所謂時不可失。正救時者致用之秋也。誠謂今日當務。以分門別類。推廣格致聖教爲首要。誠意正心繼之。方謂之真理。

學要之振興聖教。始能端正學術。端正學術。始能發育人才。人才既得。他如籌餉保甲團防緝捕。吏治至今西北烟土盛行。英人不能獨專大利。欲漸塞漏卮。厥功尤偉。而議者獨以言利之臣。視之過矣。即其辦廣東軍務也。爲讒言所阻。而不竟其功。辦廣西軍務也。又途次坐租。坐令琦侯等爲奸所賣。雖曰時運使然。抑亦奸人狡譎所致歟。聞林文忠督粵被這時。有奸

人屬之者。這奉命督辦廣西軍務。行抵潮州。善甯賊已聞風解。拒文忠一日忽患喉癢腹痛。頃間凋謝。遂語塞。翌日不起。事實不明。實是時並無親人隨從。疑是中毒。安得起文忠於九原。而與之劇論也。爲之潸然涕下。文忠久歷封圻。身後尙負債數萬。一清激骨。西人每稱中土得一箇半官。一箇者指文忠。半箇者指裕制軍也。洋人每向英人既以鴉片毒中國。復以耶蘇教誘良民。卽以其每年

所收印度鴉片稅千餘萬圓。爲中土傳教及兵船駐紮海口窺伺計。如逆匪洪秀全等。乃廣東花縣疍民耳。初到省城。洋人羅存德禮拜堂入耶蘇教。歷五年。遂往廣東海桂武象各州縣。結黨嘯聚。拜上帝會。因而煽亂。始延江浙川楚。繼蔓關隴滇黔。荼毒生靈。血膏原野。誠得曾文正公嘗來刊行克復金陵李秀成口供。及各綜計鴉片耗中土銀一萬餘兆圓。一百萬圓

爲一。洪逆一案。又耗庫幣不下數百兆圓。民羸財弱。言之憤然。不知者。分洋務紅匪爲兩案。夫亦未究當時事蹟矣。夫

中華土地非小弱也。士庶非愚蒙也。寶藏非太多也。財貨非短絀也。乃自夷務之興。議者輒畏其船堅炮利。祇知購其器而效之。弗求所以勝之之法。近十餘年。曾李左沈丁諸鉅公。均力求製器之法。但格致一道日新月異。而歲不同。觀湯銘所云。日新。周禮所云。欲新而無窮。可知。獨不思船炮兩項。固格致中之一道。而西人之知格致人。多從中土傳往。乎。考薛蘆炮。劫於宋之虞允文。中土傳自西域。西人從西域得之。日事擴充。至今西人有十餘萬斤一鋼炮。千餘萬斤一圭形彈矣。前明法國地庫中土。有三自鳴鐘。劫於明之揚州人。西人得之。擴充其意。改銜爲銅條而成。由是鐘錶層

出不窮矣。琥珀氣始於法夷。由前明在澳門園中土試琥珀以能黏鑽草者爲真。悟出電氣端倪。遂擴充而爲電報。電物直濶單微矣。電分陰陽。即天地之真火也。陰陽相激則火生。人身及萬物中均有電氣。惟琥珀。玻璃。蠶絲。火漆等。始能隔絕而聚之。計電火帶綫行可一刻而繞地球九萬餘里。他如西人算學。初名爲東來法。借根方即天元一指南車。稱承自中土。周公尤爲西法本中法之顯證。至輪船的創自西人。因汽學力學悟出應讓其獨先者。但中土水碓風磨。用牛力用空力之器。亦復不少。道光時潮州監開祥往外洋學習輪船機器。開中土風氣之先。誠舉操演通商。睦隣開礦。築台製器。造船開墾。種植畜牧偵探諸大端。固可按各地情形。隨時隨事斟酌盡善。覈難行之。一年而租備。三年而大成矣。而防奸一節。尤宜加意焉。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倘能力極時艱。扶翊格致之聖教。倡率而振作之。分院教習。考究討論。盡變化擴充之妙。將見船炮之堅利。有不僅在西人上者。威外夷而使之向化。行見畫之國史。遠紹前徽。由是書而進之。臻三代上格致創始之盛。洗漢唐來格致淺陋之風。豈非中土大快事哉。昔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好收奏疏文報。俾閱者藉知時政。是書殆其遺意。談夷務者。可借鑑前車。且議論不激不隨。固匡時者之一助爾。至丙辰廣東一案。尙需覆研。邇聞日本挑釁台灣。撫時感事。不禁傾倒言之。所冀留心時務者。乘時布化。坐言起行。以臻守在一四夷之休云。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下浣。嶺南番禺鄒馮氏謹序於五羊城西之實事求是齋。

# 夷氛記聞卷一

英夷狡焉思逞志於內地久矣。大西洋葡萄牙亞<sub>即布務</sub>於前明乞得香山濠鏡澳以屬。自<sub>亞</sub>開關。粵土物歸而懸遷於西海諸國。諸國皆黷羨之。國朝康熙初。因鄭成功寇閩。上下及浙粵爲沿海郡縣患。於是遷民內居。築界牆。嚴海禁。洋舶自此不得入。設兵樹柵。置墩守界。惟澳夷地在界外。生齒已繁。不便就阡陌耕作。舍貿易又無以資其生計。乃於入香山縣隘道曰橫石磯。設爲關。許買賣內地米石計口而授。月兩啓放。內貨隨之得航出。大黃茶葉如故。轉緣禁海得獨專其利。時英夷已據印度之孟阿臘海岸。開爲市埠。肇設公司局。循東南洋轉相販買。自恨其市舟不能至粵。澳夷益甚。二十二年七月。提督施琅蕩平臺灣。海氛大靖。又二年。南洋開禁。置江浙閩粵四海關。江之雲臺山。浙之甯波。閩之廈門。粵之黃埔。並爲市地。各設監督司。權政定海。時尚未立縣。英船至。則泊舟山。迨新城定海。監督張聖詒乃築紅毛館城外。使居焉。其市粵。則自雍正十二年始。既乃厚集資本爲公司。稱公班衙。掌以班會。司貿易。粵關官商吏役。利其貨殖饒裕。遂漸迭增其規費。徵索視浙關獨奢。巡撫楊文乾清釐以歸諸官。今關冊所稱歸公例是也。未幾歸公者又積成正餉。而舊私收之規費未裁。英商故狡獪心計。析及鋪銖。孟阿臘土番船之假英旗報以入者。率憑懸。輒受欺於吏役且苛。乾隆二十年。英商華苗殊知浙關費視粵減也。駛舟定海求市。當事請倍增其稅。論以夷並市甯波。日久又成一澳門。民風士俗之有關係者大。是以更定其稅則。視粵稍重。俾洋商無所利而不來。意初不在增稅也。二

十四年。其國商任洪輝以市浙非便。此後勢必就粵市。揚帆直赴天津。計粵關陋弊。欽使訊實。監督得罪。洪輝坐交結內商。因澳門三載。始釋回國。

廉船紀行。廉船問。英吉利始來通市。後數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互市不絕。初廣東碣石鎮總兵陳昂奏言。臣竊觀海外諸國。皆未正朔。惟紅毛一種。奸究莫測。其中有英吉利諸國。種族雖分。擊

氣則一。請飭督撫關部諸臣。設法防範。乾隆七年十一月。英吉利巡船遭風飄至澳門海面。遣夷日至省城求濟。廣東總督劉世明地方官給資糧。俟結貨。先是其互市處所。或於粵。或於浙。二十二年。部議英吉利不准赴浙貿易。於是皆收泊廣東。每夏秋之交。由虎門入土

產。則有大小絨毳。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玻璃鏡時辰鐘表等物。精巧絕倫。二十四年。方嚴絲船出洋之禁。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言。近年英吉利夷商。屢違禁令。潛赴甯波。今絲船禁止出洋。可抑外夷驕橫之氣。惟本年絲船已收。請仍准運還。奏入報可。是年英吉利夷商

任洪輝妄控粵海關陋弊。訊有徵商汪聖儀者。與任洪輝交結。擅領其國大銀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兩。按交給外國互相買賣貨財物例治罪。二十七年。英吉利夷商白蘭求照前通市。兩廣總督蘇昌奏准照東洋銅商搭配網繳之例。酌量配買。每船准買土絲五千兩。二置湖絲三千

兩。其頭置湖絲及袖綾線正仍禁止不得影射。自是英吉利來廣互市。每船如額配買。歲以爲常。其明年。並准帶袖綾成疋者二千兩。其年。英商白蘭求仍通市。出洋絲船船予以限。粵關規費復裁。以歸諸公。故市諸夷來粵售貨畢。即乘風去。以索通留者。必令移居澳門。謂之住冬。澳夷初綠市利裕。習慣奢靡。

樓房櫛比。土木華侈。既開海禁。不獲終專厥利。漸形貧弱。歲待諸國僑寓。徵租值自給。其富者出租就額。定海艘二十有五。載貨遠澳。例得自與客民交易。稅徵買者。

客入英樓買貨下。便單渡過關。按貨投稅。林制所以護夫。充白運民。輸稅失體奉之。而別招澳商。亦終不果召充。他夷則必令入虎

門。泊黃埔。至即有大船輸鈔之令。自裁改歸公後。積年而私費復增。例禁在官。所以制限諸夷者尺寸皆不容越。英夷苦之。益垂涎澳夷。得安居內地。又聞俄羅斯人之得入太學而羨之。然嘗粵關開時。已慮俄夷來舶驟旺。妨蒙古生業。

別開陸市於車臣汗部之哈克圖。不令至粵矣。惟荷蘭以助剿臺灣。首得通市。特緣資本未裕。來船尚少。佛蘭西之來。

雖遠自前明。顧物產貨貨並絀。其例。民不許食茶。銷流內貨無幾。故雖與歐塞特黑。

即雙。普魯社。即單。傾墨。即黃。雪際。即雙。綏沙蘭。即瑞。等國。皆歲以船至。而不及英商遠甚。米利堅雖源源而至。而物租船小。獨英船易茶出。分售西南洋

國。自以貨多稅重，弁冕諸夷，又方戰勝佛蘭西，終不得有其地，欲倚重天朝，將爲諸夷雄長，每思所以得天朝心，莫若輸誠入貢，恭遇純廟八旬萬壽，其王喬治，遣使憂爾尼，備方物，先使其大班贖呈總督請奏，謂貢物頗貴重，請免由粵道入都，是以貢物逕泊天津，上嘉其嚮慕誠悃，燕賚回賜，視他國優厚，事畢，從容出其王副表，請留一人居京師，理其貿易，使臣復詣內閣陳請，欲改由甯波天津通市，並求給舟山小島，與附近廣東省城一小地段定居，其來商廣州者，自城外下澳，及貨由內河載運，求竟免稅，或酌減而少之，皆非貢使所宜妄干也。純皇帝念其化外無知，不予深究，但諭以所請均屬窒礙難行而已。使臣反復頌勅以諭其王，俾知所以不可行之故。時貢舟先開泊定海，侍郎松筠護送陸行至浙，代請免所市茶絲稅，且許由內河達粵，恐其所求不遂，或煽誘他國，隨令所過提鎮陳兵接護，錄勅宣示廣督，俾存檔交代，使他時考覈。五十八年事也。六十年復備貢物，由駐粵大班波朗呈總督代進表文，陳及助兵攻廓爾喀事，蓋用兵廓夷時，大將軍聞其南界，忽有兵事，至是始悉其由。嘉慶十年，使臣多林文入貢，適海盜張保等猖獗，英兵船四泊虎門，請代捕盜，故有表稱有事喜歡効力語。先是七年，英兵船六泊雞頸洋數月，殆有窺伺澳門意，因與佛夷搆兵，慮佛人至，直揭其隱，爲所中傷，妨市，亦表及之。十三年，兵敗於越南富良江，駛三船泊十字門登澳，踞守諸臺，旣又續來船八，兵目度路利越關，私人公司館總督吳熊光知而曉之，不聽，則封綰禁其買辦，凡四閱月，乃颺去。二十一年，使臣羅爾靈同噶喇仍由天津入貢，尙書和世泰蘇楞額如津門都署，促兩使盡一晝夜，馳至圓明園，衣裝皆落後，睿皇帝御殿受朝，正使稱疾請假，副使以朝服未至，不能成禮爲言，世泰遂亦以病奏，上震怒，却其貢物，卽日令使

臣出都。英夷本意欲借質厚結天朝。希恩澤。迨三貫而弗獲。如所望。圖澳復不得逞。大班喇佛旋以洋商行用驟加二十倍。詣巡撫稟。下司議。又寢不行。例定貨銀每兩。抽行用三分。為辛工。據軍棉花每擔。近抽二兩。為加至二十倍。他貨稱是。舊軍需買價。及糧運夷債。皆取諸行用。遂有內外用名目。此洋行商人所私增。致夷總者。

於是英商積不平。屢形桀驁。道光中。署督朱桂楨毀其夷館前馬頭。遽率其來船碇泊外洋。舉八事要挾。以米利堅不

從而止。猶以載運鴉片為利不貲。而稅羨實足資其國計。常慮市易中斷。則利失無以立國。且歷受中國懷柔。亦無隙

可乘。無口可藉也。故隱忍久之。不敢驟發。蓋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屬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臘居首。與孟買部。皆

鴉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來。內地嗜食漸衆。販運者積歲而多。一時來至二萬餘箱。價值逾六千萬。由南洋新埠。陸續

運至粵海。伶仃洋船。隨賣隨又運至不絕。謂之躉船。全恃沿海內地游手走私奸民。詳見後。為之載掉入口。灌輸內地。

六百八十船為一躉。約三百躉為一船。故名躉船。沿海邊郡。遞於天津。皆躉船之所流注。販戶先收費會城。入夷館。易鴉片單。出付買者。持示

船。則按數而給。海國圖志。鴉片製造。一在八達摩。一在歐達加爾吉達。稅簿上可查。每年到中國多少。近來五六年間。孟阿臘出產

箱。十五年。九千四百八十五箱。十六年。一萬三千零九十四箱。十七年。一萬零三百九十三箱。十八年。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七箱。此

孟阿臘一處數目。孟邁等處所發賣在外。每年印度所收鴉片稅餉自五百萬至一千萬圓不等。故巴釐滿途以印度為屬國中之第一。因孟阿

臘官貪心。故港口貿易。較之孟買尤大。每年解至英國之銀。約三百一十五萬圓。連存留在印度以及各官所用。大約有一千萬圓。故英

國受鴉片之利益不少。又在印度鴉片之稅。英國多年得孟阿臘地稅銀四百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圓。地稅外又征收餉。現在常例外再

加四款稅餉。第一款。種波畢之時。即須上稅。第二款。波畢成熟之時。以估價之多少上稅。第三款。於取波畢汁之時上稅。第四款。於出口之時上稅。合計收餉銀。連地稅。共收銀九百六十八萬四千餘圓。除公司貿易外。餘地皆禁止。不准栽種。以免走私漏稅之弊。

除英國所轄地方外。他國亦有出產者。如麻爾注（或即麻六甲）地方。亦種波畢。且製作好。價值昂。先年有公司包攬時。三分中一分。由孟邁出口。二分由路布亞國所轄之羣孟出口。今却有十分之九。由孟邁出口。只一分由羣孟出口。因此英國逐年得孟邁鴉片稅餉銀百

萬圓。又一千八百年間。中國准鴉片進口。以藥材上稅。及後奉旨禁止。而廣東官府仍准鴉片躉船。長灣在黃埔。尚未灣琴丁洋。得

最多。或在船上來取。或在省城交收。皆逐月交清。亦有將鴉片半折。每次自一箱以至五百十箱爲止。却無定數。此走私之光景。著實可痛。若想印度人不栽波華。除非中國人不食鴉片。若想中國人不買鴉片。除非印度人不栽波華。二者皆所不能。又帶丁洋係中國荒地。並無兵勇警汛保護。可以任外國人停泊。然水手爲人所殺。中國亦將兇手捉獲施刑。是中國人在相近自己海岸上。施行其治。以保護他國之旗號。故亦可在彼處地方。行其所立之章程。不得謂在帶丁洋販賣鴉片。係合法之事。又英吉利之外。米利堅人銷用綠茶最多。道光十四年。米利堅船。由中國裝出茶葉。不下一千八百六十八萬八千五百三十三磅。從前並無此數也。歐羅巴內地銷用茶葉。以荷蘭。俄羅斯。兩國爲最。荷蘭每年要銷二百八十萬磅。耶麻尼每年銷用一百八十萬磅。或二百萬磅。佛蘭西在廣東出口時。茶葉雖多。然沿途分售。及到本國運口時。數已減少。只銷二十五萬磅。然只用以作醫膳經之藥材。因佛蘭西酒多便宜。故不甚銷中國之茶也。俄羅斯茶在北邊蒙古地方買去。在道光十年買去五十六萬三千四百四十磅。在十二年買去六百四十六萬一千磅。皆係黑茶。由恰克圖旱路運至博克。再由水旱二路分運。阿爾羅。其黃旗船。裝領船。並營社船所運茶葉。皆不甚多。其印度各埠銷用之茶。每年有英國六七船前去售賣。其阿支比拉俄各島中茶葉。係中國福建人裝出販賣。中國人海船。放對蘇綠文榮路哥尼阿新奇坡附近各處。保順西北風駛去。英吉利人亦有在新奇坡買中國茶葉回國者。其茶均是上等。現在各島每年銷茶之數。年增一年。總而計之。中國每年出口之茶葉。有七千餘萬磅。與鴉片貿易。可以抵對。

道光十三年。公司以連歲失利。期

已久逾。聽臣民請散局而還其原質於國。散商來舶益多。常貨無以遂其壟斷。故卽以所分貨。載運鴉片。光祿寺卿許乃濟之觀察東粵也。稔知非特文告可禁。害將無所底止也。時懷隱憂。而未得所以清源之法。其同年生順德何太青。令仁和。擢承乍浦。罷歸。誼最投契。從容爲言。紋銀易煙出者。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得自種鴉粟。內產既盛。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征其稅。賣商必與易貨。嚴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機。其如無敢舉以入告。何乃濟大爲所動。以質教官之監課書院吳蘭修者。蘭修故嘉應知名士。號多聞留心世務者也。亦是太青言。退爲論曰。弭害而暢明之。論云。天下之害。常與利相因。上焉者利害均。其弭害之策有三。上焉者。拔本塞源。次則嚴法厲禁。下則避重就輕。亦如是止矣。若鴉片者。其於人也。利一而害百。其於國也。無纖末之利。有莫大之害。其弭之也。幾於無策。夫害至幾於無策。而不急爲之權。何異厝火積薪之下而燕息其上。請得而條議之。鴉片之類有三。一曰公班。皮色黑。亦曰烏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買。一曰紅皮。出曼達喇。其氣瀟。其性敏。能提神止瀉辟毒。其於人也。柔而易入。狎而易溺。久則廢時失事。相依爲命。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明知其害而不能絕也。嘉慶初。食者甚少。不



二十年。變行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販豎走卒。舉而趨之。靡然而不運。所謂利一而害百者此也。鴉片之入販於澳門。後徙零丁洋。初至。約數百箱。烏士。每箱價約一千二百圓。白皮。每箱約千圓。紅皮。約八百圓。總計歲耗洋銀約數十萬圓。近年多至二萬餘箱。烏士約八千箱。每箱約八百圓。白皮約一千三百箱。每箱約六百圓。紅皮約二千箱。每箱約四百圓。總計歲耗洋銀約一千五百萬圓。其始猶生息。幾二百年。今則盡以歸國矣。始則專收光面。今則兼用碎花紋銀矣。始則英吉利之銀不來。今則花旗港脚之銀亦少來矣。我國家休養生息。幾二百年。四海殷富。金幣充塞。然而天地之數。散之甚易。聚之甚難。中原易盡之藏。瓊海外無窮之幣。日增月益。不知其極。所謂無藏末之利有莫大之害者此也。論者謂下閉關之令。絕其互市。捐一百餘萬之稅。留一千餘萬之銀。則失小而得大。此拔本塞源之說也。夫西洋諸國。通市舶者千有餘年。往澳門者二百餘年。其販鴉片者。止英吉利耳。今將絕英吉利乎。抑盡諸國而絕之乎。盡絕則無以損其心。專絕則無以替其後。即使諸夷棄去。而澳洲廣數十萬里。一旦失業。無以爲生。小則聚而爲奸。大則引以啓釁。東南之患。自此始矣。就令無慮。而較門以外。擇島爲壘。天津江浙閩廣之船。皆得而至之。又烏得而絕之哉。論者又謂民惰之玩法也。非重典不能止。此嚴法例禁之說也。嘉慶初。食鴉片者罪止枷杖。後則屯販有禁。然資有禁。海口出入有禁。密以巡哨。重以流徙。加以連坐。法非不嚴也。禁非不厲也。而弊仍不止。何也。蓋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爲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其包庇如故。賤送如故。販與食者卒如故也。否則獲十百而報一二。奪人之禁物而蓄之。猶自販耳。而况爲官假役。首弊叢生。前車之轍。亦可鑒矣。奈何惡濁而揚清。止沸而益薪哉。然則爲今之計。亦惟極害之輕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則鴉片重而銀輕。合天下言之。則鴉片輕而銀重。查海關舊例。藥材款下。鴉片每百兩稅銀三兩。又分頭銀四錢五分。嗣後請飭外夷照舊納稅。交付洋行。兌換茶葉。內地種者勿論。至夷船出口。止准帶光面洋銀。其內地載印等銀。關稅銀兩。一體嚴禁。由洋商報查具結。關口盤獲者。給牛。其結不實者。罪。如是則通天下之貨。留海內之銀。十年以後。生計復矣。此避重就輕之說也。顧論者必謂寬一時之法。戕萬衆之生。則開禁難。竊以君上之養民。猶父母之愛子。飲食男女之欲。皆足以傷生。嚴以禁之。不可得也。使鑿其心。而生其悔。則溺者寡矣。論者又謂耗中原之地力。奪天下之農功。則內種又難。請按南方粵梁。三月成苞。收葉之後。乃種早稻。所妨者麥耳。夫三熟之田。二稻一麥。稻之利八。麥之利二。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於農者大矣。楚人失之。楚總督盧坤。巡撫祁墳。見而心折。蘭修更約其長學海堂同事南海熊景星。番禺儀克中。各著人得之。不難愈於夷人乎哉。

論以與爲輔。坤隨述學士私議。附片陳焉。以例方嚴。僅約略其詞。終不敢明請弛禁。成廟亦置之。但令沿舊禁加嚴而已。十五年。坤卒官。鄧廷楨自皖撫擢繼其節。乃濟先改官都門。取蘭修舊說。稍稍潤飾條上。舉朝無繼言者。御史許球疏爭以爲不可。乃下粵督撫察其當否。會議未決。克中故墳同鄉。寄粵藉。得舉。方就墳記室。勸行頗力。海事會奏。總督例主稿。墳袖克中所擬覆草。詣商。廷楨留之。發據錄正。會印拜發有日矣。值廷楨誕日。嘉善陳鴻墀。主講越華。南海

李可瓊以都轉假歸。皆門下士。相將入祝。共約以弛禁不便。阻其成議。酒間。果及奏覆事。可瓊老且聵矣。總總謂他日。子孫恐沾染。耗財爲累。鴻墀大言曰。事繫天下風化。累在吾鄉。聲聞百世。後青史特書某實首請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私爲也。廷楨悟。即以禁約正嚴。龜勉綢繆。安知無濟。請從此力持三年。如至期果效。始計更張未晚。具稿。堦勉列奏。竟非意所安也。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有漏卮宜防。請置重典之奏。奏云。臣惟皇上宵衣旰食。所以爲天下萬世計者。非一世之比。其故何哉。考諸純廟之世。籌邊之需若何。巡幸之費幾何。修造之用幾何。而上下充盈。足稱極富。嘉慶以來。撥費豐裕。士大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賈。奢靡成習。較之目前。不啻霄壤。豈愈奢則愈豐。愈儉則愈儉耶。臣竊見近來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錢一千六百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夷。蓋鴉片烟流入中國。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嘗戒醇詳。例有明禁。然當時亦不料其流毒至此極。使早知其若此。必有嚴刑重法於將萌。查例載凡夷船到廣。必先取其洋商保結。其必無夾帶鴉片。然後准其入口。爾時雖有例法。視爲具文。夾帶斷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其初不過鴉片。向趨銷。其後則自官紳。下至仕商。以及婦女。僱隨。隨在吸食。置買烟具。爲市日中。盛京等處。爲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外夷來烟漸多。另有躉船載烟。不進虎門海口。停泊零丁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此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烟出洋。運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漸漏銀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方數千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各省州縣地方錢糧。征錢者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銀。折耗太苦。無不賠墊。各省顯商。實虛俱係。文。交謀盡踏銀兩。昔之爭爲利藪。今則視爲畏途。若更數年。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如有不測之用。又知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輾轉不寐。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所以塞之之法。紛紛講求。或謂嚴查海口。杜其走私之路。似也。無如稽查具弁。未必悉皆公正。既有數千萬之交易。分潤毫釐。亦不下數百萬兩。利之所在。誰肯認真查辦。偶有所獲。其間寥寥。况沿海萬里。隨在皆可出入。一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賄害之本。不知洋夷載入呢羽雜表。與其所載出洋茶葉大黃湖絲。通計交易。不足千萬兩。隨在沽酒利息。不過數百萬兩。係以貨易貨。較之鴉片之利。不數載分。自有奸人搬運。故離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二也。或曰。查拿烟船。全不進口。停泊大洋。居爲奇貨。內地吸食之人。刻不可緩。自有奸人搬運。故離防者不在夷商。而在奸民。三也。或曰。查拿典販。嚴治烟館。雖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不知自定例以來。與販鴉片烟者。發邊遠充軍。開設烟館者。比照左道惑人引誘良家子弟例。降應擬絞。今天下典販者。不知幾何。開設烟館者。不知幾何。而各省辦此案者絕少。蓋緣粵省經銷鴉片烟之人。據說海口。自廣東以至各省關口。聲勢聯絡。各省販烟之人。其資本重者。嚙口包運。關津胥吏。容隱放行。轉於往來客商。藉鴉片爲名。恣意勒索。其各府州縣。開設烟館者。短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結故家大族。不肯子弟。素有著勢。於重門深巷之中。聚衆吸食。地方官之輩。

友來人。牛溺於此。未必不庇其同好。三也。或有曰。開種粟之禁。總內地熟烟。庶可抵當外夷所入。行之漸久。不致較銀出洋。不知內地所熟之烟。食之不能過癮。不過與販之人。用以搗和洋烟。希圖重利。雖開種粟之禁。亦不能盡漏卮。四也。然則鴉片之害。其終不能禁乎。臣謂非不能禁。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較銀之多。由於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於食烟之家。無吸食者。自無與販。無與販者。則外洋之烟。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必先重治吸食。臣請皇上嚴降諭旨。自今歲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給一年期限戒烟。雖至大之癮。未有不能斷者。若一年以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罪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指出與販者。罪止杖一百。若三年。然後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若罪以死。則販烟之慘急。更苦於斬梟例之荷延。臣知其情願絕癮而死於家。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惟皇上明慎用刑之意。誠恐立法稍嚴。互相攻訐。必至誣及無辜。然吸食鴉片者。是否有繼。到官熬辦。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雖大怨深仇。不能誣枉善真。倘果吸食。究亦無從掩飾。故雖用刑。並無流弊。臣查余文德憲憲憲憲憲憲憲。諭旨。本擬提督關。紅毛製造鴉片。誘其食之。遂致釀受罰。其國竟為所據。紅毛人有自食鴉片者。其法集乘環視。繫其人竿上。以地擊之入海。故紅毛無敢食者。今入中國之鴉片。自英吉利等國。其法有食鴉片者。以死論。故各國止有造烟之人。無一食烟之人。臣又聞夷船到廣。由孟邁經安南過境力勝。安南人覺其陰謀。立即嚴禁。凡有食者。死不赦。夫以外夷之力。尚令行禁止。况我皇上雷電之感。赫然震怒。雖愚頑之沉溺已久。自足以發憤振聾。誠恐畏事之人。不肯任怨。明知非嚴刑不能治。託言吸食人多。治之過嚴。則有礙聚之患。今寬限一年。是緩圖也。在諭旨初降之時。以嚴切為要。我皇上之旨嚴。則奉法之吏守法。肅。則犯法之人畏法。一年之內。十已戒其八九。已食者。竟藉國法。以保餘生。未食者。亦因戒烟。以全身命。此皇上止辟之大權。即好生之盛德也。臣伏請諭飭各省督撫。嚴切曉諭。廣傳戒烟藥方。毋得逾限吸食。並一面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於一年後。取其五家隣右保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倘有容隱。一經查出。照新例處治。將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飭令隣佑准予查察。責成鋪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敢為犯法之事。應照常入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准考試。地方官於定例一年之後。如能實心任事。拿獲多起者。照獲盜例議敘。以示鼓勵。其地方官衙門辦理。庶幾軍民一體。上下肅清。無論窮鄉僻壤。各必體察詳明。使天下曉然於皇上愛惜民財。保全民命之至意。向之吸食者。自當懷刑感德。革面洗心。則漏卮可塞。銀價不昂。詔下具奏。欲廣收衆論。令內而九卿。外而將軍總督巡撫具議。得各抒所見條對。於是有所請。稍加罪名者。有請鑄銅為牌當銀者。悉留中。獨兩湖總督林則徐言極剴切。謂目前因循不辦。十餘年後。銀日消耗。兵日吸食。大為中國患。因條上分限投首製具。與販處分諸法。為禁物永絕之券。奏云。詔旨上諭者。各直省督撫各抒所見。屬從重。若遲坐死罪。是與十惡無所分別。即於五刑。恐不協中。一則以犯者太多。有不可勝誅之勢。若議利過重。恐許告懸。贖罪之風。因而愈熾。所以論死之議。私相袒護者。未嘗乏人。而奮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非常法之所能防。而力挽頹

波。非嚴刑莫濟。夫鴉片烟非難於革。難以革。犯法之心。安得不立除心之法。行法在一年以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斷不至與舊法同日而語也。惟是吸煙之輩。陷溺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來日。當嚴刑初設。雖亦魄驚魂悚。而轉思期限尙寬。姑候臨時再斷。至期迫而又不不能驟斷。烟法之革。仍屬已深。志氣無不昏惰。今日安知來日。當嚴刑初設。雖亦魄驚魂悚。而轉思期限尙寬。不進口。且難過難。必其業所習用。一烟器具宜先收繳淨盡也。查吸煙之竹竿。謂之管。名曰烟斗。凡新必經代。而斗比管尤不可離。無管之時。以用熟之斗。配別樣烟管。猶或運就一吸。若無斗。即烟無處。萬不能吸矣。今須實成州縣。盡力收繳銷斗。視其距海濱之遠近。與夫地方之荒僻。戶口之繁簡。民俗之華樸。酌期定數。實以勸懲。除新銷斗由州縣自行發碎。不必數計外。凡遠濱之遠近。皆須包封送該省大吏當堂同啓封發碎。無論其數或由首繳。或由承買。皆許覈作州縣斗過之數。若地方繁廣。而收繳寥寥者。立予撤差。如能格外多繳。亦當分別獎勵。一將一年之期。書為四限。遞加罪名也。查重典之設。原為斷吸起見。各省奉文之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遍行剴切曉諭。自奉文之日起。扣至三個月為初限。如於初限內改悔斷絕。赴官投首者。請照會教之人。首明出教例。准予免罪。然投首必將家藏烟具幾副。餘烟若干。全行呈繳到官。出具改悔自新。毫無底厝甘結。加具族隣保結。立案備查。如日後再犯。或發告發。或經訪聞訊實。倍加重辦。其二三四限內投首者。雖不能概予免罪。似亦可酌量減輕。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即須加重。蓋四時成歲。三月成時。氣候不為不久。果知畏法。儘可改過。若仍意忽遲延。已非徒杖所可蔽辜。四限以內。未投首之犯。拿獲重賞。似應按月遞加。一等重罪。先後投首。首後再犯。如何懲辦之處。均請勸部核議施行。似此由寬而嚴。由輕而重。不肯之徒。如再不知悔悟。置之死地。誠不足惜矣。一開銷與販以及製造烟具各罪名。均應一律加重。分別勒限。繳具自首也。查開銷本係死罪。與販亦應遺戍。近因吸食者多。互相包庇。以致被獲轉少。今吸煙已議重刑。若輩宜末減或拿。均免從前失察處分。倘逾限拿獲。犯照新例加重。將烟具烟土全繳。准將原罪量減。拿獲照原罪辦理。地方官於一月內。無論或繳。准赴所在有司繳烟免罪。若逾限發覺。亦應論死。其繳到之烟膏。眼同在城文武。加用桐油。立時燒化。投灰江河。匪者。與犯同罪。至製造烟鎗。固多用竹。亦間有削木為之。大抵皆烟鎗所製。鎗頭鎗以金銀銅錫。鎗口飾以金玉角牙。閱粵間又有一種竹鹿鎗。漆而飾之。尤為奢靡所重。其烟斗自廣東來者。以洋磁為上。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為高。恐其屢燒易裂也。則口包以銀錫。而發聲點擊。各極其工。恐其屢吸易塞出。則又通以鐵條。矛戟鐵刀。不一其類。奇技淫巧。競相傳習。雖照例懲辦。而製造如故。應請擬限奉文一月內。將所製造大小烟具。全行繳官毀化。免罪。并示嚴禁烟鎗雜物。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漆各匠。互相稽察。如逾限不首。及首後再製。俱照新例重辦。保甲知情不首。與犯同罪。一失察處分。宜先嚴於近地文武屬員。有犯此者。請將上司奉文三個月內。查明發覺者。均予免議。逾限失察者。分別議處。其本署戚友家丁。應勒限一月查明。若不能早令革除。又不肯據實舉發。即是有心庇匿。除犯者加重治罪外。應將庇匿之員革職。臨審時。恐其帶藥丸過難。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然後點入。封門如考棚之號。各廳尺餘。不准交官往來。同官亦只准攜帶一丁兩役。不許擅離。以上就臣愚見。擬酌籌議。伏乞 聖鑒訓示。再臣十餘年來。督或吸食。即行施罰之。歷員照具切結。別經發覺。惟原審官是問。以上就臣愚見。擬酌籌議。伏乞 聖鑒訓示。再臣十餘年來。督或吸食。即行施罰之。歷

試歷驗。計有丸方兩種。雖結另單恭呈。上大爲感動。召至京。而受方略。以兵部尙書佩欽差大臣關防。馳驛至會督撫商辦。廷議販賣吸食

皆死。著爲令。予戒限年。粵中辦理。已節節從嚴。訪緝販戶。不遺餘力。貨舟往天津。官爲查驗。封輪抵津。復由官驗啓。

沿海諸營。以兵遞送。駐舟師中路。伶仃東路。惠潮洋面。按月輪截。民泊夷船。售私者。見卽捕執。格殺勿論。首令省紳設

局勸繳。膏土吸具。廷楨先嚴。檄州縣實力奉行。劾去其吸食者。慮屬吏具文應也。則差其材官分出。而坐催之。民俗騷

擾。熬驗於官。日以百計。演死者衆。誣首之風四起。因有條陳倣保甲法。爲五家互結者。然後良民得自爲聯保。

時查辦嚴。鄂

公明知騷擾。而轉有假是以動民。使水戒痛絕之意。派及材官。原不得已之權宜也。省中兵役。裁減肆者。且夕乘詐。絡繹於道。皆履

工賤役。巨販率以賄縱。獲者寥寥。外縣武弁。尤藉以居奇。草木皆兵。幾無寧宇。黃埔本番禺近海村落。與船所聚泊處。不能無所著

。鄂公密調賴德令。威冒夜擊兵。役往搜。鄉人以番令張錫藩不至。意其偽。遞出拒。遂傷官役。予下鄉收繳運。言諸鄂公。乞勿過爲操切

。宜聽五關保結。以爲究竟。遂令予補旗上之。紹興名士胡蕃。方就幕潮陽。以爲是難變通古法。而不可行於潮郡。慮鄉有土棍。將頁

隔以抗。而卒亦如此讓行矣。當諭旨嚴切時。高要廣利城。素有所積。由此越梧州關。灌輸西粵。有旨切責。蓋陳奏者。以廣利有小澳

門之名故也。鄂公既拘關吏。並以賈高要令。無所得。乃召予入署。示以軍機字寄。語次涕下。予亦感動。爲購得墟舖之爲營土。斃以藏

者。列其舖號以入。會令繳十顆至。忘撤所記舖名。對驗正中。又實以泥沙。詢悉由更保查起者。於是令候補知縣黃其銜往。予勸公事

苟辦。幸勿以人命爲功。其銜首肯。終事拘一火者。奏覆乃已。墟舖之藏者。凡十餘家。各以地道入。時有由渡分寄以函官。至今亟避

者。皆則徐未至前事也。凡大班始至。具盛服帶劍。候謁洋商。三日而後見。自夷性日驕。屢廢此禮久。商之所以投夷好

者。無乎不至。勾通府幕。官有舉動。夷輒先知。又慮大班遇事排斥。益低首下心。委婉而順承之。商賢愚固不一。然利夷

之利。則人有同情。夷遂得而持之矣。公司局散費。省不復以官來。大吏惡其水梢素橫。散商無所統一。諭使仍派夷官

自理。逾年。卽以嘩嘩至。欲設審判署。辟屬自助。未報遽入。出其國文。將面投總督。商代呈不許。遣廣州副將僧守諱

詢。亦秘不以來意告。遂禁其火食。懼而出。旋憤極而死於澳。十六年。繼以義律。已懲前事。初至。極恭慎。再請而後入。居

夷館稱遠職。蓋英俗貴所都蘭荷。

(即倫敦)

人義律籍其國屬的賒士小島。於國寶疎遜。利權非其所專。遜大班甚遠。故

自抑不敢肆如此。西夷於卦方屬兌。俗重女子。從師就學。一同丈夫。嫁則跣步弗離。事必順而聽焉。土風然也。義律素

敬服其妻。生一子矣。此來謂招自中國。駐粵必久。攜以至。然亦但治其船梢。未嘗與聞貿易。蓋來者皆其民之貨。貨出

入盈歎。皆所自主。非復向者之官六民四屬諸公司大班也。十九年正月。則徐既抵粵。詳考禁令。訪悉近年情事。與夷

商輕藐所由來。林公前官蘇蕪。得士心。江蘇郭桂輪庶常。書院中所最賞識者。豫厚整來。控粵市。聘就幕中。會予應聘。總修粵海關志

要隘。諸營縣界城道里。敬贊地極。皆有錄存圖繪。於是移鑿子摘其首要海關事。暢爲圖說。爲燕雁獻。先是林公官杭嘉觀察。嚴責首

商。商衆咸畏服。隨札諭夷商。速繳禁物。委曲開導。時夷商聞中國法有必行。往日售私最多者。曰啞嘍。已先遁出伶仃

次。則啞嘍。尚徘徊未去。則徐以義律領袖諸夷。預示以將來繳盡。宜出具夾帶者。人正法。貨入官甘結。乃可不斷市易

爲諭四條。論云。一論天理。應速繳也。查爾等數十年來。以害人之鴉片。騙人錢銀。前後所得。不知幾萬萬矣。爾則圖私而專利。人

巨海茫茫。如雷聲風暴之災。蛟蛇纏繞之苦。刺刺危機。天譴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要絕鴉片。是即天意要絕鴉片也。天之所厭

。誰能違之。即知英國之人。窺內地禁令者。前有大班喇喇。咕澳門。隨即在澳身死。道光二十四年。嘩喇喇。運進虎門。旋即憂懼而死。嗚呼。嗚呼。暗中播弄。是年亦死。此外凡有不循法者。該夷回國而遭重譴。或未到復受冥誅。各國新聞紙中。皆可記載。天朝之不可違知是

爾等可不懼懼乎。一論國法。應速繳也。爾等國禁。吸食鴉片者處死。是明知鴉片烟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賣。殊非正道。若禁

賣。而仍偷賣。是爲玩法。况天朝販賣之禁。本比較食爲尤重。爾等雖生外國。而身家善活。全靠天朝。且在內地之日多。住爾國之自少

。日用飲食。以及積蓄家財。無非天朝恩惠。比之內地百姓。更爲優渥。豈爾等於天朝之法。轉不知憐長耶。從前鴉片雖禁。尙不加

以嚴刑。則是天朝寬大之政。至於爾等私下販賣。亦不十分錮禁。今則大皇帝深惡而痛絕。嗣後民人。不特買鴉片者要死。而吸食者也要死。都是爾等害之。豈內地民人該死。而爾等獨不該死乎。今仰體大皇帝柔遠之心。姑饒爾等之死。只要爾等繳清烟土。出具以後不

來鴉片偷賣的。諒亦不少。爾等將船隻之現存者。盡數呈繳。已極便宜。那有再讓爾等多賺銀錢。誘內地民人買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

清律例內載。凡外人有犯。並依律擬斬等語。從前辦過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償命之類。都有成案。試思打死一命。不過絆起一時。會當依律抵死。若販賣鴉片。直是謀財害命。况所謀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該死乎。不該死乎。而偷不思速繳烟土。以免其死乎。爾等細思之。一論人情應速繳也。爾等爾廣通商。利市三倍。凡爾帶來貨物。不論粗細整碎。無一不可銷售。而內地出產。不論可吸可穿可用可買者。無一不聽爾搬運。不但爾國之貨。內地之財。並爾內地之貨。贖各國之財。即使斷了鴉片之物。而別項買賣正多。如此三倍之利自在。爾等仍可致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必要造鴉片生意。必應斷爾等貿易。試問蒼天之下。豈無更有如此好馬頭乎。且無論大黃茶葉。不得即無以為生。各種絲船。不得即無以為織。即如食物之白糖冰糖桂皮桂枝。用物中之銀珠鑽石白碧綠翡翠等物。豈爾各國所能無者。在中原物產充盈。儘可不需外洋貨物。若因鴉片而閉市。爾等全無生計。豈非由於自取乎。况現在鴉片。無人敢買。爾等寄在船隻。按月有租賃之價。日夜有防範之工。豈非多此枉費。一遇風狂火熾。湧湧翻翻。沉沒燒燬。皆為中事也。何如星內民。正人君子。無不痛心疾首。甚至與販吸食之人。置之於死。皆由爾等而起。即閩里小民。多抱不平之氣。衆怒難遏。甚可慮也。時。爾等有何為難。有何恨情。且爾等固不食。勢難帶回。若不繳官。留之何用。既繳之後。貿易愈旺。禮貌愈危。豈非爾等之福也。本大臣與督撫兩院。皆有不忍之心。故不憚如此苦。又籌辦內地與販吸食者。先以所防積年販戶。下可行拘。頒結式令。四民互保。海口船戶。亦編澳甲。書名帆上。以便稽察。當時章程十條。一吸食者。立限斷絕。省城以二月為始。截至三月截止。外府州縣。以奉文之日為始。勒限兩月。一體戒斷。其有舊存烟土烟膏烟烟烟斗。及一切零星器具。一概准其繳官。不問姓名。但不得稍有隱匿。所繳烟土。必須辨明真偽。外已純熟。中渣烟油者為真。以新竹灌烟油者為偽。至於窩口與販。烟館等項人犯。若不將烟土烟膏。首繳到官。及至被人告發。或線人引拿。搜獲真贗。定當懲法懲治。並以本犯財產。藉沒變價。賞給首告及引拿之人。聽者反坐。一有人告發。或現犯供指。或線人密告。應行進屋搜查。其夾帶錢財之弊。固不可不防。而謠言鼓惑之風。亦不可不戢。嗣後遇有應行入室搜查者。文武各官須親帶兵差。兩路進門。先將帶去兵差。逐一搜檢明白。仍於出門時。當眾照前搜檢。棧欄欄二等。均無所藉口矣。一大小文武官員。許其所屬吏胥。廣開指揭之門。非礙其凌長犯上也。直指告罪人耳。沿海營弁。更難保無得規。徇隱。售私。吸食。賭弊。嗣後無論地方驛務。文武官員。其屬下有吸食或包庇者。該管上司代為徇庇。一併嚴查。其上官有吸食或包庇者。屬下果能切實舉揭。熱書不虛。分別記功。獎勵捕獲。一各州縣奉文之後。勒限兩月。收繳烟土器具。應實成該州縣。分部分圖。由城及鄉。挨次編查保甲。以垂其流。教誨紳士為之綜理。再由紳士選舉各鄉公正幹書。分段編查。赴縣具領門牌底冊。詳細填註。其有不能相信者。許以該戶名下。註明不致保字樣。地方官即將各鄉不敢具保之人。另立一冊。限日搜查。無實據者。再實成該管族黨正副立限確查。切實保結。倘仍前不敢担保。立即嚴拘訊究。一士為四民之首。文武生員。有吸食鴉片者。予限兩月。若再敢望遷延。則其罪實較齊民為重。即實成教官。逐一挨次轉報地方官。審明實據。立即詳奉治罪。教官查核學冊。隨意撥派五人。互相聯保。各於冊內。詳註互保姓名。事竣。申繳備案。至捐職及實監生。令各州縣稽查備

冊。開明人數。遺冊移送教官。諭令生員各保所知。倘生員未能盡悉。不肯違保。即責成已經保過之捐職官監保其同類。其無保之人。查訊嚴辦。一兵丁吸食。精神筋力。疲憊不堪。亟應明定章程。嚴加考驗。以除積弊。以肅戎行。每五人爲一伍。令其互相連環保結。呈送。所不敢保者。另立一冊。聽候委員試。一華友官親長。統於兩月限內。將署中有無吸食之人。出具切結。屬員申送。上司。同官互相查考。以憑查考。經承小書。各班書役。亦應責成本官。設法查禁。亦應便指撥五人。互相連保。一粵東中東西三路。口岸出洋之輪船。拖風渡船。泥船。以及船等項。或攔截吸食。或查無實據。接濟奸夷。責令該口岸澳甲編就造冊。呈送該管衙門。飭令五船互保。將無人保結之船。隨時挨次查究辦。或查無實據。亦應編入岸地。交保約束。不准再令駕駛出洋。其內河大小船隻。以及蛋家漁船。均責成地方官一體查辦。倘有窩商違例夾帶吸食。許該船戶前往沿途地方官密行首報。一船有織三扇。或一二扇。書寫大字三行。中一行寫某州縣某人姓名。右一行寫某字第幾號。左一行寫第幾甲第幾號。一客寓寺觀飯店。所有有織時寄寓之人。應由地方官責成廟祝店主。設立賭博簿。詰商里居姓名。詳細註冊。每五日送該管衙門核。許該廟祝店主。隨時密首。一各客商過關投稅。勢難一一打開盤驗。責成行戶經紀人等。逐一檢查。到關。即將貨單保結呈繳關口委員。核對圖記相符。然後抽貨。

二月初十日。義律自澳入省。欲挾贖曉私逃。以爲匿處澳門。或下船次。皆無如我何也。則徐偵知。撤其買辦。調集巡船。圍泊夷館後。查截嚴緊。使無從下河。而後斷臘德。防其遠遁。十四日。義律計無復之。乃請就夷樓黃埔。及旋洋臺船所有。合二萬二百八十有三箱。盡數呈繳。開繳數雖多。然其中有內地人先向夷樓交銀取單。未及載運者。又有上年由粵赴。熱澳澳門月報。一云繳與中國。值銀二千五百萬兩。一云繳銷破費一千二百五十萬兩。皆以所繳數核算。費碑值半圓。兩數相符。是并非借放者。亦作該船物矣。則徐親赴虎門驗收。凡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箱。以箱凡百二十箱計。轉浮出所呈數外。奏請派員解京。得旨令在海口銷毀。俾軍民知所震畏。乃開池引鹵水入。隨投隨夾以石灰。俟其揚沸。旋自糜爛。事後因免解京。有疑及所繳中多空箱者。不知義律當時實盡無存。林。蓮船既空所載。恐其聚泊生事。遂使還國。海船必重載而後可行。蓋船止棹泊載私。中屬散壞之船。非修不可駕駛。時事尙未繁。其時舟師奉公。又不敢稍作疎懈。夷人續至者。亦令續繳。甫至關。即開行者。免其窮追。此繳煙始末也。溯考康熙中。鴉片入口。以藥材收稅。來尙無幾。厥後惡吸食傷人。除其稅而禁之。嘉慶中。私販日盛。稍加貪者罪。摘總商頂戴。雖歲具季。



結總屬具文。始則屯於澳門。自香山葉恆樹得罪。乃改圖黃埔船。既慮內河受制。又租船而盡。蓋於伶仃急水等洋。每製出。即載至新埠。陸續來粵。源源輸運。售銷來數。馴至莫可窮詰。道光十三年後。歲至者已七千餘箱。至是且萬有六千餘箱矣。當阮元官總督時。知流毒日深。終必決裂。而內地商民。資以求食。欲換其本而無從也。則密奏暫事。購糜。徐爲之計。無如代者漸積。因循。李鴻賓創設兩廣巡船。道光六年事。而月規反從此起。水師關口。視爲利藪。內匪私製船形。如蟹。百漿飛運。謂之快蟹。代爲灌輸。行無曉夜。遇查捕僅十之一。不能避。則砲抗。兵船遇之。亦不復向問。外洋運米入濟。例免征稅。夷埠米至較多。往往因而夾壓米船。以入。盧坤知巡船積弊。立令裁撤。十二年事。已不可及。廷楨始至。與中軍副將韓肇慶言之。十七年事。肇慶佈其屬。如蔣大彪。倫朝光。王振高。徐廣。梁恩。升。保安。秦。輩。假查爲縱。時取壘船數百箱。

間自出所得。規貿易紋銀爲報功地。肇慶未幾而獲擢總兵。賞花翎。每指文員規費。語其徒。實皆假名。以入己囊。廷楨但見報獲疊至。以爲實效可觀。無可起疑。且易紋銀爲私貨贓貨。繳公至巨萬。變幻更出意外。事固甚秘。卽有聞見。亦疑信參焉。無敢質言者。實不疑肇慶之相負至此也。林公在道未至。鄂公爲予言。少翁在兩湖查繳烟具。以爲民間無具可用。卽爲戒絕之聲。殊不知其難繳。而凡可借以爲吸而食之者皆具也。時方在

二堂石簷押房隔案坐。因指視制水盅曰。譬諸禁茶。茶碗幾盡。猶可以此盅爲飲具。正源之法。却不在此。惟互結一法。尙可行於鄉里。可先做其急行之。予既陳五家互結。禮未開兩廣船名目。請卽便核查。蓋凡遠京報船之往來北江者。其類必書兩廣報船。粵人因亦稱曰兩廣船。與海口巡船名目相同。但報船止從內河往返連州江口。挾私或有或無。卽有亦屬零星。原無與查辦。其時公乃密令馮弁者。至報船泊處。詳訪至再。不可謂不隨知隨辦。無如神稽之彌縫。能出意料外。海口兩廣船名目。尙未入公耳也。聞規費之歸辦員者。每借節譽爲言。尤荒謬可發指者。則莫如訛言及三公子無名氏題壁詩。僅從耳食。又有月錢三萬六千金。及何時鐘室誅韓信。自昔銅山屬鄧通語。鄂公聞之。恐其無根謠語。因有查辦從嚴。不利食者。致作爲詩歌之奏。及至奉旨查拘。又不欲爲己甚。時關署有令江陰廳官訪於予。予以其人董南海林學正的稱薦。公命取閱所著書據也。先是公甫至粵。屬其門下陳舍人鴻。爲覓品學兼優之士爲公子師。舍人轉

以書是。是已四年矣。公偶言及作詩事。予背誦前書感激語。由是釋然。其延林時。公子方歸家。授經之暇。輒講古禮。無故不令人內署。書房門在二堂庭左。設老役守之。署內人且不得入。入則公自房窗一望即見。迨四省閱兵去。更恪守節規。旬日不入。一日童子出請。向師揖告片刻假。林恐其荒廢也。笑謂盡學書乎。遽送巡道座。頃之。官威有異。置者入官。今日其先夫人木主奉安里第。署中亦同時行禮。林乃慨然曰。何不實告。幾誤矣。其傳誦率教如此。林知之最悉。林故恭謙通儒。歿後。精神舉祀鄉賢。音動皆為人信。每談於片紙。數百人無一言及公子者。可見公論之自有在也。則徐因其鄉人之久於粵者。習聞水師得規故縱之說。乃選集會城粵秀越華羊城三書院肄業生數百人。為觀風試。假學政考棚。局而考之。卷夾條紙。開四事為問。四事。一大審口所在。零星販戶。一令各就耳目所及指出。而不書已名於紙片。一嚴絕禁物法。卷冊先由監院教習。於是諸生各以所聞詳書於紙。則盡備述。前一夕預傳刻匠。以三鼓刻印。留於行署。詰朝乃出。點名後。諸生見條紙始知。

悉屯戶姓名。及水師賄縱報獲。獻功欺障大吏狀。商之廷楨。奏擬擊慶職。盡發遣其屬弁。當時林公有嚴議至死罪之慮。予從容調飲問者。當不止此數人。後

終以鄂公故。然當訊諸人。鄂公適至。編却之。直告以方訊罪。惟恩升僞為目疾。禁未起解。奏定賞繳煙夷船茶葉。計箱給五十勛。每石茶稅銀二兩五錢。洋行會館。石抽銀六元至九元不等。有公司時。洋商包餉費至六兩七錢。歸時沿途海口七八處皆有稅。至英國。則每茶十二兩。納三錢七分五釐。較原價已加一倍。井水脚與武夷買價已及數倍矣。此出自恩賞。雖五十勛已不薄。則徐探知夷埠煙稅最重。歲留稅充孟阿臘經費有餘。盡收歸國庫。王享其厚利久矣。今中國雖禁絕吸食。

而來源未斷。是當責諸其王。王果恭順天朝。則宜在彼先禁栽種。此後私產不前。庶可永享樂利。於是會督撫銜。照會英國。予言於林公。謂宜奏請勸諭。且引乾隆嘉慶兩實。並頌以勸。似可率由舊章為首。林公以前次之賜勛。皆有使臣可帶。今既不便以人往。事當敬慎。不知由大臣照會為當。惟慮義律未必肯代寄。予舉廣照中勛賜俄羅斯。亦慮及邊日阻隔。因荷蘭人至。交其轉行發寄。此次似可交西。並慮義律懼王。以己不善辦理。受責辭不肯收。收亦浮沉。文既未達。終無實耗。乃繕封數十。按其在粵國船。及他國船之必抵其蘭荷(即倫)城者。船與一透。使歸投焉。以期必至。照會云。照得天道無私。不容害人。以利在重洋二萬里外。而問此天道。同此人情。未有不明於死生利害者也。以天朝四海為家。大皇帝如天之仁。無所不覆。而遐荒絕域。亦在並生並育之中。廣東自開海禁以來。流通貿易。凡以內地民人。與外來番船相安於樂利者。數十年於茲矣。且於大黃茶葉銷絲等類。



比十月間價更貴。後因買者日少，價遂漸已減落。前月十六日，據得印度來信。說自七月間，廣東已將英國貿易停止。遂至茶葉價值。又復甚價。至前月下旬，傳說國家要與中國打仗。茶葉價更增長。自後市上賣茶之人，皆囤積不賣。買茶之人，到外購買，竟不能得。以致下等之黑茶綠茶，亦如常時好茶。並工夫茶一極價值。又烟時之鴉片價值，每箱不過洋銀二。故義律以待命為請，其不敢具百五十圓。何名英國人將烟賣與義律，呈繳之時。又來價每箱五百圓之多。欲窺英國庫中價補之。故義律以待命為請，其不敢具結也。實稔知南洋息棘新嘉坡諸市埠，積頓鴉片尚多，運至伶仃者，方源源不絕。自備人疏職小，無與援於國，倘一遵

中國結狀，則來者貨沒人殺，皆出其手，為指願間事，而彼國尚未之知，肩任重大，用是籌之愈決，持之愈堅。子云郭制府

攝調鈴械，飽德醉醇，三爵而退，入城已及更深矣。適分之愛，敢尋常稱謝而已耶。欽使籌辦海禁，極為嚴密周詳，通國所譽為碩視，

刺下出駐虎頭門，令劉余兩隨員勒取義律結狀，堅不我從。固屬頑梗，然在鄙見論之，就使彼能具結，亦不過一時虛應故事耳。慎之飲

使平生實事求是之意，似有尚宜細思者。事繫中外，大防生民至計，苟獲一得，弗敢避嫌緘默。蓋將來內地無鴉片之傳染，必外邦無鴉片

之栽種而後可。鴉片之來，自開關已入稅則，今種册未去其條，但從前禁止供藥材，後嗜食藥，銷流廣，則製造多，其勢然也。英美自乾

際初年，攻諫孟阿臘，即古印度海出口，駐守至今，凡租地開花取液出口，四徵其稅，所以資於鴉片者甚厚。彼壤地為里有限，而鴉片乃

日出無窮，非土番拾耕得而專種墨粟，不能多至於是。其來也，先開已於新埠，而運至零丁洋外之臺船，隨即隨載，隨賣隨補，源源不絕

。情形如是，今具結之後，能日陳兵於口岸為之迎而搜之乎。糧設法不令入虎門，而自老萬山外，蔓延諸省，灌輸內地者，安所截止。

目前雖繳燒淨盡，恐不轉瞬而航帆至者，即以具結禁懈，而窺伺且接踵矣。故善後之策，實難計其萬全。不如明白宣諭，使義律速返報

國主，俾切諭其旨，期中國既嚴禁令，誓斷絕而後止。將來到必失利，而地貨亦隨以入官。夷商即從之受法，種種窒礙，利害懸殊。今

中國一視同仁，特予以三年期限，令外邦種植鴉片舊壤，得以立行改種禾稻架非之屬。凡地性所宜，可資生夷衆者，聽照未有鴉片之前

。就地栽植，以所出代鴉片，而贖生計，語迫切而時尙從容，貪利之邪，宜知去害。一俟三年期滿，孟阿臘生計有資，鴉片既不製造，

則來商自無從獲罪。至此方為盡絕根株，尙恐義律未明大體，不敢遽達其王，似宜加以照會。彼方圖天朝之市易，懼行法之嚴峻，安在

其不能如響斯應乎。在欽使集思廣益，飲食教誨，數月於茲，相待尚為至厚。每思丹忱獻國，竟便違言。惟是遠駐海墘，面陳無自。且

海禁一役，大人與中丞公同辦理，未便越讓，用請披陳於左右。蠶者繅粟，請永禁烟，以五家互結之法，當奉行司候選兩省。當時所議

潮陽幕客胡君畫堂者，來函以地多土城，奉行頗窺見商，始知有文據，均聲及在陳之由。自開關延至五月，會有英船水手毆斃

村民於尖沙嘴者，正嚴勒取結，怒其藐抗，報至，更令交兇犯訊抵，義律購緝正兇，自拘集其起事黑夷五人，聽官查勘，

尙未敢遽形悖逆也。雖正中，總督奏調查自來內地殺夷人多，而夷殺內地人少，緣夷人犯罪，畏官索禁，而地方官亦畏不能突禁，受

處分。於是任其股法消弭，轉非所以畏服外夷，請編後免其交禁，令夷目拘犯後於澳門夷監，而委官赴澳會訊

取供。俟部覆處決。仍委官往監視。則徐恐義律久居澳門。得與西洋人交結爲奸。論以英商在澳。原爲捭播貿易。今貨船行刑。自是夷殺人無交省禁之例。則徐恐義律久居澳門。得與西洋人交結爲奸。論以英商在澳。原爲捭播貿易。今貨船既不入。口無艙可開。無貨可售。逗遛無謂。令其概行遷出。下令禁絕入澳蔬食。西洋人懼爲所累。莫肯爲英居停。義律不得已。攜其妻若子。率住澳英夷五十七家。倉卒下海。暫出尖沙寄泊。由是諸夷怨甚。其國舊設護貨船。兵隨貨至。大者護以二船。小者一船。貨入留兵外洋。英夷既出。澳夷代請將蓋船盡遣去。夾帶者貨充公。而人不殺。謂西洋向不知有斬殺例也。則徐以所請不與內地辦法及各國結語畫一。斥之。保純屢促義律具結。義律轉以結則己受累。故開誠以告。保純亦無以難也。遂勸其自請船至口岸。泊候盤驗。意以爲夷商畏盤失貨。臨時將即甘自投結。可省口舌也。義律未明其用意所在。謂私但入官。仍未至正法可行也。欣然從之。旋具牘代請。爲則徐駁飭。事已不行。而義律誤以爲委員許之矣。既知仍需結。怨大吏反覆。羣夷因怨義律。督護貨兵。與我舟師抗。數自易其官名。自是始決意內犯。洋面皆出舟師。帶小舟載引火物。燒其蓋船之不肯回國者。八月初五日。英夷所雇呂宋墨爾咩那二桅蓋船。泊潭仔洋。售私舟師二。率二火船至。首尾夾熾。頃刻燒盡。夷乘下水逃者悉撈獲。九月晦。義律率其得眼喇士等貨船三。與夷埠應招新至兵船二。赴九龍山礮臺索食。突攻我師船。參將賴恩礮擊之。飄其三桅船一。夷駕三板駛近助戰。皆中於礮。餘退泊尖沙嘴。味爽復配械於三板。再至。亦被擊。旋自駛退。諸夷譁以爲怯。是日。適有英船繕結紙求入者。二義律揮其兵阻之。先二日。英兵船二自澳來。至穿鼻洋。兵目士密譯稱吐密。今據其新聞紙。投詞虎門。請停攻熾尖沙嘴船。俟其國信至。事即定。約其船退三里候批。提督關天培仍責令交兇。原封擲還。隨領五船巡洋。士密竊疑專以戰出也。遂燃礮迎擊。師船

拒之。閱一時久。天培身先士卒。挺出桅前。揮四船同時礮擊。值風潮皆順。壞其奉嵩船頭鼻。夷兵多落水死。時提督本

以巡洋出船。樹紅旂。官舟儀幟也。夷商居粵久者。習見之不爲訝異。蓋西洋無事。船旂皆白。進戰則改用紅者。迨黑

旂。則死鬪矣。士密初至。具稟。自謂。意本無他。忽見師船出。且用紅旂。以爲來挑戰也。故先開礮。既敗。即與義律秧馬禮

信。官名。見下。同駛避於尖沙。十月初。又來攻尖沙嘴。比官浦山礮台。接仗凡六次。卒爲舟師擊斃無算。凡淡水泉脉。皆守

以兵。或下毒物。英船不敢聚泊。遂將出桅外洋。事聞。賞天培福員阿巴圖魯名號。十一月初八日。詔英夷反覆。先放大

礮。未足絕其貿易。不足示威。即使此時出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茲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區區貨稅。何

足計論。彼自外生成。尙何足惜。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英吉利國貨貿易停止。船隻盡行驅逐。不必取結。兇犯亦

不值令交出。著出示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倘敢包庇。藉帶入口。從重治罪。則徐時方駐海澱。接奉字寄。卽爲曉示軍民。

通諭諸國而還。前九龍之奏。奉有批諭。不患疆等孟浪。但患過於畏葸。檄內荷知悔悟。儘許回頭語。奉硃批云。不應如此。恐失體制。奉法者來之。執法者去之語。奉硃批云。未免自相矛盾。恭順抗拒。情殊不同。究係一國之人。不應若是辦理。

十二月賞賜林公福字。有楷書玉音云。願爾福壽日增。永爲國家宣力。適大理寺卿香山會望顏條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海。設法剝辦。澳夷貨物。亦請定

限制。下廣東大吏議奏。則徐等以別國貨船皆遵例呈結。查無夾帶。乃准開船。惟英船屢諱不遵。是以驅逐。今若將未

犯法者。一同拒絕。事出無名。且米利堅佛蘭西外。餘皆仰英夷鼻息。彼榮此辱。此中控馭。可以夷治夷。廣東人以海爲

生。不准出洋。事卽不可終日。奏覆而止。奏云。查粵東二百年來。准令諸夷互市。原係推恩外服。曾示懷柔。並非內地賴其食用之資。更非關權利其抽分之稅。况自上冬斷絕英夷貿易以來。疊奉諭旨。區區稅釐。何足計

論。大哉讓訓。中外同欽。臣等有所秉承。無所用其瞻顧。惟將各外國在粵貿易。一律停止。則有尙須從長計議者。竊以封關禁海之策。一以絕諸夷之生計。一以杜鴉片之來源。雖若確有把握。然粵新各國貿易。與俄斯各國貿易。辦理度勢。迥不相同。蓋鴉片出產之地。

皆在英吉利國所轄地方。從前例禁寬時。原不止英夷應領來事。即別國夷船。亦多以此爲利。而自上年嚴清邊船櫃土以後。業經奏奉  
恩旨。概免治罪。即未便追究前非。此後別國貨船。莫不遵具切結。層層查驗。並無夾帶鴉片。乃准進口開船。惟英吉利貨船。聚泊尖  
沙嘴。不遵法度。是以將其驅逐。不准通商。今若忽立新章。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抗違者積之。恭順者亦掃  
之。未免不分其莠。事出無名。設諸夷商何辜。臣等即礙難從許。且查英吉利在外國。最稱強悍。諸夷中。惟末利堅及佛蘭西。尙足  
與之抗衡。然亦忌且懼之。其他荷蘭。大小呂宋。暹國。單鶯。雙鷹等國。到粵貿易者。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貿易斷心。各輸忱  
願皆欣榮。蓋逐利者。喜彼繼而此繼。懷恐者。謂此榮而彼辱。此中控制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與相視。以彼此之難心。各輸忱  
而內向。若概與之絕。則朕望之後。轉易聯成一氣。勾結私圖。左傳有云。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離間也。我朝之取諸夷。固非其比。  
要亦割不及衆。仍宣示以大公。且封關云者。爲斷絕鴉片也。若鴉片果因封關而斷。亦何憚而不爲。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達。鴉片斷  
與不斷。轉不在乎關之封與不封。即如上冬以來。已不准英夷貿易。而臣等今春查訪外洋信息。知其將貨物載回夷埠。轉將土換至粵  
洋。並聞奸夷。口出狂言。謂關以內法度雖嚴。關以外汪洋無際。通商。則受管束。而不能違禁。則不受管束。而正好賣烟。  
此種貪狡之心。實堪令人髮指。是以臣等近日不得不於各海口。加倍嚴拿。有一日而船烟並獲數起者。可見英夷貨去烟來之言。轉非虛  
捏。不然以外洋風浪之惡。而英船仍不肯盡行開去。果何所圖。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則廣東民人。以海面爲生者  
尤倍於陸地。故有漁七耕三之說。又有三山六海之語。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勢即不可以終日。至謂捕魚者止許在附近海口。此說亦  
難近情。然既許出洋。則風信靡常。遠近難定。又孰能于洋面而阻之。即使實令水師查察嚴禁。而查伏則夜動。東拿則西逃。亦莫可知  
里居難保。惟船數至於無算。至今尙未編完。繼又通商海關。如有夷船竄至該轄。無論內洋外洋。均將附近各船。暫禁出口。必俟  
夷船遠遁。始許口內開船。其平時出入漁舟。逐一查驗。只許帶一日之糧。不得多攜食物。若銀兩洋錢。尤不許隨帶出口。庶少接濟購  
買之弊。至大黃茶葉二物。固屬外夷所需。惟臣等歷查向來大黃出口。多者不過一千担。緣每人所用無幾。隨身皆可收藏。且尙非必不  
可無之物。不值爲之嚴禁。惟茶葉每年所銷。自三十餘萬擔至五十餘萬擔不等。現在議立公約。酌中定制。不許各夷運額多運。即爲措  
制之方。然第一要義。尤在沿海各口。查拿偷販出口。否則正稅徒虧。而漏卮依然莫塞。是以制取之道。惟貴乎允不爾。始不至轉生他  
弊。若謂他國買回之後。難保不轉賣英夷。此即內地行銷互售。尙難家至日見。而況其在域外乎。要知英夷平日。廣收厚積。本有長袖  
善舞之名。其分賣他夷。獨幸餘利。乃該夷之慣技。今斷絕貿易之後。即使從他夷轉售一二。亦已恩竭源絕。多吃賠虧。譬如大黃販商  
。一旦僅開子店。寄人籬下。已覺難堪。惟據縱有方。備助無懈。即原奏所謂該夷富長價而求我者。始則英船以布帆亮棹。幾於萬  
羣善潤之人。則臣等自上年至今。皆經層層辦理。惟待相權而助。即原奏水。上年本已漲價而求我者。始則英船以布帆亮棹。幾於萬  
能致萬。繼而竟諸山麓。隨處汲取不窮。則已守不勝守。似毋庸議。總之。取夷法。宜剛柔互用。不必視之太重。亦未便視之太輕。與  
其涇渭不分。轉致無所忌憚。易若蕭牆有別。俾皆就我範圍。而且用諸國。則不啻敵魚。此際機宜。不敢不慎。現所杜絕者。惟在鴉片  
。即原奏亦云。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亦已明甚。彼各國夷人。原難保其始終不帶  
。若果查出夾帶。應即治以新例。不但絕其經商。如其無之。自在不峻拒之例也。又另片請將澳門西洋貿易。定以限制。查上年臣林則

徐先已會同前督臣鄂廷楨節次議及。嗣經核定章程。驗澳門商知。轉飭西洋夷目遵照。卽如茶葉一項。每歲運箱准給五萬箱。仍以三年週融併計。以示酌中之道。其他分條列款。該夷均已遵行。至所請實令澳夷代英寬保結一節。現既不准英夷貿易。自可毋庸置議。



原书空白页

## 夷氛記聞卷二

英市禁絕以後，貨續至不下三千艘，皆阻於義律，不得入，咸怨義律，計事冒昧，義律以國信至未有期，而外洋風潮可畏，又懼覺開自己，見衆情攜貳，遂更爲婉詞，自陳奉國命來粵司理，本念實欲安靜無事，今事勢至此，心緒殊多憂慮，請此後一照大清律辦理，而彼亦得無違其國法，且仍許率諸商還澳，一得國信，即開船貿易，詞頗婉順，則徐以新奉嚴旨，不敢驟有更張，峻詞拒之，其船速駛出老萬山外者半，然尙觀望不肯去，濱海村落，初尙利夷厚值，接濟其食用，及是，以則徐出駐海澨，罔避風雪暑雨，辛勤籌辦，羣知感愧，相戒無復私售，惟無籍游民，或潛越他港，運出牛豕米石，五倍其值難之，而卒不能不就，漢奸初爲所誘，互引儔類，日接踵以出，至是感則徐誠惻，不敢自外，續往者亦少矣，時則徐留督粵，諭令廷楨調督兩江，尋改閩浙。

林公自越華院將遷入節署，謂予曰：我占諸生肄業地，殊抱不安。予曰：公以專事來，諸生留之久矣，何歎爲？既遷，同事六人詣謁，會客至，留予刺，使俟之，及見，公慨然曰：任大責重矣，何以處此？予曰：海軍公所優爲，無待籌養之獻，然公初至，集思廣益，自可執而用之。近則條陳者多，而愈足以亂人耳目，此後但以夷情來者見之耳。公首肯。予因言公既受節鎮，從此地方利病似可防其重且大者施行之，庶不負百姓之望。因舉桑園圍陷，係備歲終資者，爲目前首要，請飭查本項，令梓紳搶修之。公越日，即以所查見示，先是予撰粵海關志，成，已繕紅本，將次繕海防覽覽，林公謂且少緩，俟此次海禁事竣，增入數卷，遂停筆待之。迨夷難作，不復及此矣。

出洋不能如夷船帆檝之得手，令水師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籬籬備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潛出，乘上風攻其首尾，火器皆從桅擲下，又招募漁蛋，董以兵弁，潛伏島嶼，隨時挈小船攻撲，先鍊釘夷船四旁，使受火一時難脫，重給賞資，與兵勇約法七章，訓練既嫻，人知運用，踴躍爭先。

七章：一、夷兵船雖長若干丈，爾等不必看得他長，雖有大戰若干門，爾等不必畏他戰多而人，蓋夷戰惟在兩旁，我師

只要攻其頭尾。譬如頭南尾北。有北風則攻尾。有南風則攻頭。若頭東尾西。亦以東風攻頭。西風攻尾。既佔上風。又避敵火。再兼察看湖沙。取順湖沙。得勝必矣。夷船喫水多者。二丈餘。少亦丈餘。我船喫水不過數尺。自遠處繞轉。必能佔其上風。若攻頭。則必先打其頭鼻。攻尾。則必先打其後艙。後艙有玻璃者。乃其帶兵大官所住。火藥等物皆在焉。此處疊攻必破。破則火藥自發。其舵雖有銅包。但是生銅。破打可斷。舵斷鼻斷。則全船皆無主宰。且船內拉蓬之人。前後最多。若經燒燬。轟打上海。則船上無人。不能自動。即家敵皆為我得矣。一。駛近夷船頭尾。則我船俱須分左右翼。如雁翅之形。斜向船頭撲搗。船尾擺開。方能使多船。且火器不致悞。即家敵。譬如夷船頭東尾西。我船乘西風攻尾。則近左者。船頭應向東南。其近右者。船頭應向東。大家都用斜勢。則敵火無非擊在夷船。不致反擊自己。其餘俱可類推。此惟在乎舵工轉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賞數倍。並將所得夷船上銀錢表呢羽等物。以雙分給于舵工。若臨時快事。當進不進。當轉不轉。即將舵工斬首示眾。一。敵火能及之處。即先開礮。至為穩可及。便乘開礮。這噴筒火礮能及。其礮仍帶雙刀。並繫火繩。總須帶到夷船。不致悞。本船為要。其他與蓬齊為止。其下。每砲二人。頭戴竹笠。胸前遮小藤牌。繫繩於背上。其礮頂之人。即用火繩點著火礮。隨點隨放。此輩放完。彼輩又上。總使夷船上接應不暇。且桅上搗礮。而船頭仍須多放噴筒。如此絡繹不絕。則夷船被燬必矣。即使船未全燬。而火勢既猛。夷人必站不住。我師定可乘勢過船。既過之後。則火礮噴筒。皆停止不用。一。兵勇過船。過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級。留在隨後統算。不可急獻首級。轉讓要事。除砍夷人外。其船內最要之物。莫如柁車。纜。桅。纜。鼻頭。能將各纜全行砍斷。船已為我有。又何患錢銀貨物之不我有哉。凡得一夷船。所有過船之人。應將船上銀貨。一律盡行分給。並別頭重賞。總不許於船內過行搶貨。轉快殺賊工夫。違者照軍法懲辦。一。我船斜向攻擊夷船頭尾。大抵以四角分計。每角拋船。至多不過容四隻。其大者。不過容三隻。即四角合攻。亦不過用十二船。至十六船。攻擊夷船一隻。此外即有多船。亦可分擊他船。不必聚在一處。轉致凌亂。若有時必須多船齊攻。應聽帶兵將官號令。一。瓜皮小艇。應置三十隻。上裝乾草松明標油藤斤。配火藥十之一二。用草繩綑住。上蓋葵蓆。船之頭尾。各用五尺長小鐵鍊一二條。以鐵鍊繫定。其一頭拴大鐵釘。長七八寸。其末須鑿銳利。船上置大鐵鏈二把。使善泅者。二三四人。皆半身在水。牛鼻靠靠在船旁。挨次以行。妙在甚低。夷船火礮不能及。一經拋近夷船。無論首尾兩旁。皆可點緊鐵釘。將火船釘在夷船木上。將火點著燃起。其人即泗水走開。縱有極大夷船。有此火船十餘隻釘住焚燒。亦無不燬之理。况上面有火礮噴筒。中間有壯勇爬過船。下面又有火燒。該夷三層受敵。抵當此一層。不暇兼顧彼一層。安有不授首於我者乎。一。破敵首重贈氣。請大氣盛者必勝。此可代殺一白夷。賞二百圓。黑夷亦可得二百圓賞。視其人之貴賤。格外倍賞。是殺得十夷。即得千圓。殺得百夷。即得萬圓。得萬圓。即可賞。何等快樂。即或陣亡。生擒者。視其人之貴賤。男勇立功賞。是殺得十臨陣退後。即刻斬首。懸竿示眾。按第六條小火船用鐵釘釘死之法。本出鄭芝龍。崇禎十二年。廣督熊文燾。傲芝龍拒呂宋部必即哩哥夾板船於潮州外洋。病疾板板厚。無所施力。乃運能下水者五六十八人。駕小漁舟七八。人腰背大竹筒二。以麻棕瀝油。並硝磺引火物。實小船中。撥棹直冲夾板。將斧釘定。發火。人挑水向。火熱夾板極高。二十一年正月。遊擊馬辰分四路攻於長沙灣。燬內地

濟夷運私船二十有二。奸民焚死縛獻有差。金星門亦以二舟師驅火船進逼。會風轉。窩拉尼兵船。遣三板攔撥火船近岸。延及岸旁小艇。與他國底威爾三板頭桅。英國哥哇支麻里船。皇遽開避。膠淺倖免。夜再以火船出。亦緣風潮不順而返。五月初九夜。我火船燒其三。板二於磨刀外洋。夷船中火斷旋而逸。是時夷兵大小十二船。輪船三。先後入泊金星門。十四日。令火船十艘。每二艘連以鐵索。乘潮盛攻之。夷船亦以三板撐拒。我兵遂超過。其時威爾船殺水手泗水而返。先是上年九月。中國禁市之令先開於印度。已傳知其蘭倫<sup>(即倫敦)</sup>國都。有茶葉者。皆屯積居奇。銀價又再長。如初聞繳煙時。迨議出兵。黑綠茶驟如上茶值矣。義律請兵文亦隨至。國女王與其巴釐滿衙門。及甘文好司諸會議。僉以非兵爭不可。願通國商民。皆不欲啓豐東粵。且用兵。勢將加稅也。議數日不決。律士丹乃公上條陳。謂貿易之停。起於鴉片之犯禁。中國之禁。既派有專官。原非向日有名無實者比。至謂拘留我使。不知義律原不足稱使者。其在粵止一時代。理卑吏。何能聽彼言。致累通國正貨乎。請先將鴉片停止。自正本源。然後可對中國。謝頓新聞紙內載云。律士丹合皆由鴉片犯禁起見。請國王將鴉片貿易停止。中國人禁止鴉片。係爲風俗政事稅餉。外國人即應遵其法律而行。現在衆人皆說中國官所受規不替。禁止有名無實。又說中國拘禁我等使者。殊不思受規乃官府之事。而朝廷一知。立即究辦。安得說禁止有名無實。現義律並非使者。不過係代理人而已。若按英國律例。即應按各客商所有之鴉片。更加三倍罰銀。今國王是之。因懸重賞。募能者籌設章程。中國不過只將其鴉片收繳而已。然因波累我國正經貿易。亦受虧缺。所以不能任人再賣。國王是之。因懸重賞。募能者籌設章程。代擬斷絕鴉片文告。曉示出產屬地。終以衆隊洶洶。人持一見。隨以求和爭戰兩事。語其所事。羅占土神祠。卜將決焉。得戰圖三。於是專意稱兵。命其國威伯麥率守國水兵船十餘艘。合以印度駐防兵船數十。聯繫來粵。啓行未旬日。而印度兵目馬哈他尋病死。還軍待易將。旋代以布爾利。順德有周產才者。少商於越南。因其地無賴淘金沙者。人多失食。掠及行賈。產才使商客抽實裏勇衝之。往還關外者安焉。會阮王爭國。

揭以爲助。既得國。官彥才總兵。理總領事。嘉慶中英夷以收風價爲名。欲窺越南馬頭。泊兵船港口。王命彥才出與語。折還買賣。夷目知彥才籍粵東。相約旋籍。至者。夷館與結納。其夷目即數年前駛舟山東盛京刻印通商字說。爲沿海截擊者也。未幾。彥才老倦。旋粵。彥才仍請其舟。是春。即知印度夷兵必以七月至。偶爲子晉。子已密言于林公。請早爲備。至是。秋杪無耗。林出。使子招致。詢以夷不果至之由。彥才論指計其期日。以復林公。其冬。夷船果大至。信其不妄。夷每至一船。必具文赴官報。時林公欲遣海舟與夷戰。有輪子母舟數者。貼說謂一大舟中。藏十小舟。但伏兵藏於小者。使敵但見大舟。臨時則小舟四出。圍擊敵舟。此越南於富長江敗走英夷七船成法也。林公又屬問之彥才。答以是役身在行間。越南製獨木舟。銳其首尾。鑲以利鐵。令善水者擊舟水底。而以大舟搖旗水面。英夷不列名文。但稱統領本國水師主帥子爵巴兒免。協同本國陸路統領總領兵官布爾利。蓋巴兒免即伯麥。先與馬哈他同發。馬哈他死。伯麥亦還候代者。故與布爾利同至粵。同至天津。其在定海與王知縣善。則其國甘文好司綜理國事者。于兵行日。預下令諸將。至粵用兵。無驍勝理。亦不必遽求得志。宜挾延日月。使中國苦于費繁擾久。在在厭兵。庶可望如所願。誠以航海遠出不易。慮諸將苟且蕙事。墮中國計中也。則徐自奉旨斷英市。首防偷漏。更定澳夷茶葉歲市之數。責諸夷毋聽英夷假借船號。毋代運出入貨物。計米利堅佛蘭西之在粵者。既以阻貿易故。氣各不平。相與切齒。方欲歸國。招兵來與爭論。斷不直英夷所爲。而俄羅斯廓爾喀舊奉本朝冠帶。並與英印度屬地爲鄰。挾有夙怨。上年英取阿付顏尼。(即阿富汗。)俄夷出兵。助其恢復。攻巴社。(即用英旗。)以據印度。襲取其機注木哈臘二城。與英南北止隔一山。(山名與哥都士。)血戰未息。英夷常慮其乘間襲己。又慮其效勞中國。凡俄夷有出邊界者。即羣相驚訝。以爲入中國請兵。彼此切切探報。廓夷雖力不如俄。而倚中國與英爲難之意。無時或已。(語詳下。)則徐悉偵知之。(英屬孟阿臘。爲東印度。孟邁爲南印度。班都斯坦爲中印度。巴社白頭國爲西印度。阿付顏尼。即阿富汗。在班都斯坦。道光十九年。)

與沙蘇野相攻。沙王求援於英。七月。起孟阿臘阿邁痕都三部兵。將以割目沙欄尼。以大破破阿夷加模爾牙尼十二城。留兵爲沙夷守。阿王退保麻補。亦求援於俄。攻巴社。英帥律星爾救之。俄爲所拒。以收逃獲爲名。襲取巴羅模注木哈臘二部。乘勝取沙夷於都斯麻爾。

格模時散三部。駐兵荷蘭士阿。據英界。習印度言語。購藥等以圖印度。英亦駐阿界備之。議遣阿王於故城自獻。而意俄夷之忌。故二十年。英與書寄國商之在澳門者云。俄羅斯約木哈臘同取阿付頗尼。以攻印度。我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舉之。前俄奧巴社立約。欲收阿付。亦爲我兵頭律風蘭所拒。俄不知要到何地。方肯住手。現聞其使者已自比特革起程。由陸路到中國。必慮患中國與英爭門。並欲求諒。而夾攻。今必要提防。倘俄撤兵。俄必攻阿付矣。我兵若收沙屬三部。俄兵與木哈臘兵來攻我。兵恐擾亂而同。宜先預備。料英內顧。輒生疑慮。且聞其遠來兵費甚重。鴉片減值而售。成本不敷。盡供軍用。禮拜日。集夷商勸捐。有僅出數圓者。決其勢近窮蹙。與天培定議嚴防要隘。全力剿辦。俟其悔禍誠求。得操縱自我。庶幾一勞水逸。令洋商出買茶抽分積項。並鹽局商人潮州客民。分捐銀項。募水勇五千。橫鐵鍊木排于虎門橫檔。鄂公已委保純辦成排鍊。至是復之。購西洋礮二百。共雇同安米艇紅單拖風船六十。製大舟小舟倍之。買甘米力治夷船。使兵士演習攻剿。駛出獅子洋。校閱懸賞給格。令殺白夷一賞銀二百。黑夷半之。義律二萬。領兵目夷數遞降有差。獲夷艘者。餽物盡以充賞。凡夷船可入之海口。皆增駐重兵。夷見賞重。漢好之受雇在船者。慮就購爲內應。時滋疑忌。旋遣散去。夷船盤旋洋外。知要口無隙可乘。坐待非計。遽駛三十一艘赴浙江矣。則徐初但知其兵資貨爲餉。先停市易。次嚴接濟。以爲不久將失食自歸。固不料義律竟能請勸國款。蓄意大舉入寇。然事前亦移會閩海江浙。使各刻意防其舍粵他犯。江浙大吏。以事出過慮。未盡信也。赴浙之船。經福建。便道駛五船。突攻廈門。提督陳階平在病。廷楨亟出駐泉州。檄金廈道劉耀椿。就舊礮臺。壘沙爲垣。率兵駐守。礮臺擊其火藥船。沈兵船一分。裝水勇數百人。如商人舟者八。護以師船三。遇其希爾拉士船於南澳港之西北打魚洞中。駛近其右後梢。火鎗齊發。值海天波平無風。夷船舟重不能轉。船主獲西不知兵至。疑海賊誘劫。亦急呼發鎗回拒。彈子及師舟。盡爲皮席遮隔。我兵匿跡席內。外視甚明。所擊悉中。繼擲火礮。燃噴筒。又斃夷兵數十。風起。

始拽帆颺去。六月，夷全艦齊至定海，致書總兵張朝發，知縣姚懷祥，欲假縣地割兵岸上，語極狂悖。初七，朝發與接仗，兵多受傷，兵船亦被擊而沉，潰不能守。越日，城破，懷祥投水死。典史全福繼之，鎮標將備，相將趨入鏡海，巡撫烏爾恭額、聞夷將至，先調湖州紹興兵赴援，預檄甯波知府鄧廷彩、相鎮海通內要口，備鐵鍊木排保護，防其突入。一時均未得就，相顧束手。奏入，嚴議提督祝廷彪、恭額罪，詔提督余步雲馳赴堵禦。七月，以兩江總督伊里布為欽差大臣，赴浙，敕沿海督撫遇夷投書，許收受馳奏。初，當事者以夷商意在急圖售私，稍加懲創，即無能為。當可畏而就範，迨定海失事，慮隔海壘，非舟師不能收復，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可知。恐其更肆猖獗，勢滋延蔓，會外間有粵中繳煙時，先許以值，後負而激成之語，都中略聞之。林公孟粵，居越華書院，洋行機散各商，儲蓄其財，備日夜傳訊，義律呈繳稟至，夜傳總商入見，實人紛紛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數日，而呈繳淨盡，意行商必許以事後給假，及聞公言，畏得罪，適澳夷代求釋前獲夷俘，不許，先是不能不負約以自保，不暇復計夷怨，而夷已屢懲無及，然語皆出揣測，事秘，聞有顯據也。適澳夷代求釋前獲夷俘，不許。先是夷目，有以爲即伯多者，時欲與設一道于澳門，先令易守中學出駐，西留澳夷船，忽焚澳門後通香山之關，前山營都司寶守此，擊兵出，且拒且撲滅餘火，噉傷其夷目及夷兵數十，沉其小舟十八，則徐偵知士密兵船五，泊磨刀洋，令副將

陳連升率馬辰擊五兵船，各配六百人往逐之。辰先與遇，乘風破其頭鼻，夷多溺，鉛彈亦盡。小夷船十，亟駛來救。園辰船仰攻，礮及木排，辰開子母礮，斷其繩纜，不能進。士密船乘戰酣通，以提開，奉有貪功啓覺，嚴旨，則徐惶懼，遂力陳六月後，粵海防範情形，請戴罪赴浙，竭力圖克復，不報。奏云：竊臣奏報拿獲鴉片煙犯摺內，欽奉硃批：外而絕斷通商，并未絕斷，內而查拿犯法，亦未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際，又生出許多破

調。思之良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欽此。臣跪誦之下，伏地碰頭，愧懼懷惶，莫能言喻。伏思上年徵臣奉命來粵，查辦禁煙，先蒙頒給欽差關防，嗣後簡調兩廣總督，責成之重，委任之專，臣何人斯，曾茲荷畀，不敢不殫精竭慮，以冀水鏡成效，仰答高厚，乃

爲時已閱年餘。而鴉片未盡除。夷船別經遠竄。雖異數難延殘喘。而淺謀未策萬全。夙夜徬思。時懷憤愧。茲蒙訓飭。感悚尤深。自慚庸質。實無詞以對君父。惟有仰求聖主。將臣從重治罪。以儆無能。不勝戰慄擗誓之至。所有微臣惶悚下忱。謹繕摺具奏。惟臣

遍受厚恩。天其難誅。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爲皇上陳之。查此次英逆所踞在粵省。而遊擾乃在浙省。願變若出意外。而臣之竊憂。正在意中。蓋英夷之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銀出洋數千萬兩。若在粵得復興。則必遠赴浙洋。現聞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船。只賣洋銀一元。量在該國孟阿拉等處出產之區。尙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窮者。急於寬銷。或云以充食用。或云以給履資。並聞其在洋英夷各地貨船。屢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金。即吸子火藥。亦未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已可概見。夫夷人向來近冬以括爲暖。不著皮衣。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不能忍受。現有英酋到粵。肯定海陸運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盛發。自然捨去舟山。揚帆南竄。而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俱各船空不平。均欲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逆現有進退維艱之勢。能不內怯於心。惟其虛懸性成。愈顯其桀驁。試其驅喝。亦且別生詭計。冀陰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僥倖。臣前屢經體驗。頗悉其情。即此時不必與定海交鋒。第第固守。即可使之自困。

夫自古苗頑逆命。初無梗于堯舜之朝。我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知鴉片之爲害。甚于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日。亦不得不爲驅除。聖人執法懲辦。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病。係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必有別矣。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於內地。猶癩疽於人身也。雖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入。則以漸而成寇。原屬意計中事。其輕重必有別矣。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於內地。猶癩疽於人身也。雖疽生。則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作痛。不得不爲亟拔膿。而英夷滋擾浙洋。即與潰膿無異。無膿潰而後疾去。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至膿盡之時。自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籌消散。萬一毒邪內伏。誠恐患成養癰矣。溯查辦鴉片以來。幸賴乾斷嚴明。天威震疊。覆船三萬餘箱之數。英夷領事義律。自行認罪求收。現有奸夷原法可查。足服人心。夷書中具載其文。諒外城應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者。人即正法。貨盡繳官。以夷字合爲一紙。查驗他國夷船。皆已絕無鴉片。惟英夷不遵國法。且肆毆張。是以特奉諭旨。斷其貿易。然未有浙江滋擾之事。或尙可以仰懇恩施。今已或信國夷船。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咸已聞之。雖計曠日持久。設法難除。仰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其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國體。下播輿情。實不敢稍存游移之見也。即如船噸而論。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料辦。必爲長久之計。製敵造船。何至向形棘手。利在通商。聞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誠足昭垂奕祀。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適變爲防夷之用。臣在道伏讀諭旨。以稅銀有何計較。即見聖主外本內無。不有自無。必足昭垂奕祀。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適變爲防夷之用。從此製敵必求極利。製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即裨益實非淺鮮矣。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嚴請治罪。何敢再獻苟且。然有裨國策。雖頂踵捐糜。不敢自惜。倘格外天恩。寬其一線。或令前赴浙省。隨營効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東省各處隘口防堵加嚴。察看現在情形。逆

已命侍郎黃爵滋祁爾藻赴福建查勘延楨軍實並籌畫防守事是月伯麥借義律





關度支國體。令當以免稅減燴價舉。仍照征輪。以澳門爲市埠。西洋澳夷。必以其遠處不服。然澳前原有望廈等地。可於此建請。當可塞其口。但地遠難以彈壓。在澳曾不如在省也。以監督與平行。後三事。所關尙小。應令其還粵。就則徐定議。總以煙之絕不絕。爲所請之許。

不許。示中國禁令始終如一也。琦善不能用。故不復與夷辯論。但以現在夷情奏。又令奸民鮑鵬。無名氏寇海記。作白如

案。復書夷目。稱以公使上年繳煙。必有曲折。將來欽差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婉詞慰之。犒以牛酒。傳時戰

回粵夷船。且勿開礮。夷目明據縣印在定海。欲徵糧署吏。縣人苦之。諸夷見雖邀准查辦。而六事尙未切實許允。八月。

自天津辭琦善。先駛還粵。止半撤其泊定兵船。留者擾地方如故。先是餘姚令汪仲洋。設伏漁舟。陷夷淺沙。所誘執夷。

目突德等數十人。九月。義律道經浙鎮海城。見伊里布請釋之。伊里布謂定海見未繳復。不許。仍如天津故事。饋遺伯。

麥羊酒。伯麥報以呢疋。暫收以安其心。奏奉諭旨發還。夷不復肯收。名氏夷艘寇海記云。伊里布遣其奴張善赴夷船。餽牛酒。無

首實以林鄧率職之事。夷酋伯麥語首曰。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有才氣。但不悉外國情形耳。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斷。斷

則我國無以爲生。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豈仇林總督而來耶。此與澳門月報所云。中國官府不知外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惟林總督行

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番婦之人。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遞。若他國討好。將英吉利書覽與中國。林係

聰明好人。不辭辛苦等語相符。至云鴉片可斷。不能斷通商貿易。皆彼國所常言。又稱琦善與陳志剛同賞參物。夷回洋呢。奉旨發還。

姑無論記中語有據否。要在理中也。至語及林鄧。山東巡撫托渾布。亦有犒遺。並以夷情恭順奏。緣是浙亦效焉。皆屬糜意也。奉職。不過敷衍不諳大體之言。無與伊相矣。

奕有各夷向岸羅拜語。英夷惟事天行跪禮。餘見其王不跪。寇海記據參摺以駁。十月。琦善至粵城。因伯麥之在天津。語近乞憐膚

訴。誤以夷性尙易馴伏。未度嶺著先趨虎門定約。而後入城懲辦積弊意。以爲不過稍給燴值。仍許貿易。夷必俯首聽

指揮所事易了。或語以監督署規歲餘之數。極爲充裕。可勸監督籌出六百萬圓。舉其二三年所入債夷。應公徐代請。獎敘留權資。其彌補者。及抵粵途次。夷特有查辦恩命。求索無厭。轉多窒礙。不可行事。方思有以折其貪。而慰其望。兼釋其怨也。偶以所聞粵關盈餘。質之怡良。至是乃知津貼酬應外。餘存無幾。然後嘆事有棘手。既又自以專辦海口。無與他人。一切不復商諸巡撫。卽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謁。時夷船候於粵。諸省海防兵皆撤歸伍。粵兵船還至半途。出不意。爲夷擄。怡良以聞。琦善慮妨和議。不欲深究。首詰開礮肇釁者。將罪副將以謝夷。兵心由是解體。又中於夷言。謂英王嘗投書求通商。爲則徐所拒。匿不以奏。欲證成於怡良。怡良以事屬子虛。爲正言而止。蓋兩年來。怡良深服則徐正大料事如見。故言無不聽。又嘗爲姚文信公舊堂屬。其子衡方在幕。爲則徐所禮。亦力爭之。琦善終無以奪。義律初請繳煙。再開實數。夷稟具在。節次批發。並揭示於外。紳民皆知。至役守夷館。又懲義律搆商逃出之故。層遞辦理。皆正無所指摘。但散遣其舊雇丁勇數千。橫檔前後。備拒夷船之海底暗樁。悉如夷意。裁之。將欲促其早就範圍。豐卒消弭也。鮑鵬者。香山人。幼習夷言。投身爲顛地伴童。義律已見而輕之。待如奴僕。而寄以耳目。煙禁既嚴。畏廷楨拘懲。則逃之京。依其同鄉。因轉依南海作令山東之招子庸。適琦善覓通夷語者。鵬由是被薦。琦善喜其與夷狎。較衙門官倍得力也。一切往來文牘口傳。皆倚任焉。因而內地情形意見。悉爲所洩。所裁去之船樁丁勇。亦鵬歸述夷意。謂非是。必乖和議。不得已強從之。則徐之募勇也。擇海漁漁蛋。鬪狼亡命之徒。熟悉沙礁險隘。向爲夷所憚者。一旦裁使失業。相與榜徨口岸。夷專倚奸目二人。轉相煽引。盡出而應夷招。內外海口。水道淺深避就。夷非引水無從諳悉者。至是亦爲所

洩。義律知內防既懈，復投書有多增兵勇來敵，卽和不成語以挾之。與鵬所口述符計無所出，且已裁之勇，不復可招而集。諸營兵亦緣是不復再調。先是廷楨自閩解任至，值夷堅索埠地，琦善以閩之廈門、粵之香港，就廷楨商二地所與。廷楨曰：廈門全閩門戶，夷居廈門，可以窺內地，且澎湖台灣之在廈東者，聲勢所爲，隔絕不得聯絡，其害至深。固萬無許理。卽香港亦在粵洋中路之中，外環尖沙嘴，裙帶二嶼，夷船常藉以避風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給與，彼必築建礮臺，始猶自衛，繼且入而窺伺廣東，貨船鱗泊黃埔，輻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館者，以千百計，皆香港應也。與之，良非所便。琦善亦無以奪，已奏聞矣。至是進退無策，思借商議和款，往還論說，暫緩時日。義律已窺見其情，所請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意愈堅。天培密請添兵守虎門，琦善慮夷知而有詞也，峻拒不許，而允償煙價至七百萬圓，終無成議。義律不俟回文，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二臺在虎門鎮遠威遠靖遠橫檔八臺外，所恃爲第一重保障也。三江協副將陳連升，以六百兵拒大角前，夷船駛至二十餘，驅漢奸二千餘人，扒越後山夾攻，從牆缺入臺背，中於地雷，斃賊百餘。後至者蜂擁而登，我兵猶奮力拒戰，以扛礮礮賊二三百，而火藥垂盡矣。橫檔以下，諸臺僅足自保，地與兩臺隔，增兵運藥，必以舟渡，而前後已扼於夷，旣無生力可繼，藥盡，礮亦空設，已束手待斃。故當時夷尙能以餘力駛輪船三板，遠出三門口，焚我戰艦，潰我營兵，諸臺兵瞪目望見，勢不能救，頓足相呼，而無可如何。大角兵房，延燈殆盡，守船臺千總蔡志安，負傷督兵，盡取臺上堪用礮，推而墮諸海，防夷奪運，反身跳圍而出。沙角臺隔水相對，爲穿鼻灣，夷衆闖入，先焚草棚，亦越後山至，四面受敵，連升急發大礮，夷稍卻，我兵無藥，礮不復發，發者又以省局撥糶炭屑，力弱無濟，賊彈箭進

落如雨身無完膚。其子在側見父死狀。提戟大呼。左右躍殺數夷。袍皆血染。與千總張清齡等同時死。先是議款。戒母擊海口登岸。前二夕村民報。夷乘登而聚觀。連升嘆曰。臺不可守矣。夷能登岸。即能越山。咫尺已及我後。謂清齡曰。觀汝才氣可大用。盍留汝身圖他日報効乎。語至再。清齡誓同死不移。連升乃顧其子曰。予久不食肉矣。汝盍往太平墟爲市之子。知其父意。欲出而生之也。亦不行。至是皆及於難。

陳公有馬名神駿。經愛之。既殉節。夷乘馬不行。強驅至香港。餓之不食。鞭而後。則哀鳴嗚。卒以餓死。瑤制府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發云。竊奴才前奏英夷不候回文。直擊砲臺。師船尚在彼此相持。無分勝負。保

。有圖。而題之者不一。時題誅甚多。夷人據兩臺。自此遂與我逼。十二月十五日事也。陳水師提臣關天培函報馳奏。施文接准該提臣函稱。該夷於本月十五日復聯來大小兵船二十餘隻。分攻沙角砲臺。大角砲臺。砲火較前倍響。直至申時方息。隨查得大角砲臺前而灰沙砲壘已被打倒數座。至後圍牆。亦被打壞數處。又打倒砲耳六位。火藥局亦被打穿。火藥轟發。藥局被燒。并延燒兵房十四間。打倒兵房三間。該夷又另擲夷兵漢好約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從牆缺處打進砲臺。經陸路官兵打死漢奸十數名。無如衆寡不敵。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重傷。因恐砲位被其撤去。當督率兵將好戰十四位。推落海內。負傷打出。衆夷均亦回船。僅存破爛空臺。此大角砲臺之大略也。又沙角砲臺於被破之際。該夷另擲黑夷一千餘名。漢奸數百名。由穿魚寮登岸。兵船則攻打臺面。黑夷即從山後攻奪陸路營盤。被飛砲落火。延燒各兵草棚。接仗一時之久。我兵兩面受敵。遂致不支。副將陳連升。守臺千總張清齡。俱已陣亡。守備程步韓。受傷亦重。兵丁死傷過半。砲臺遂爲夷目義律所奪。此沙角砲臺之大略也。又守口師船十隻。先經該夷開放火輪船四隻。十四日。已刻進攻。已被我師擊退。各有受傷。該火輪船隻。復糾約大小三板船數十隻。攔來攻擊。其三三板船中。全用鳥鎗火箭火罐等械。其火輪船內用空心飛砲鐵彈。打落船中。即行炸裂。內藏有火藥。炸散焚燒。致我官弁兵丁有被鎗擊斃者。有被火燒傷者。船隻亦有被燒燬者。又前擲飛砲十二隻。現檢拾去二隻。其餘尙未查明。此師船拖船之大略情形也。據該提臣聲請奏參從重治罪。又請將該夷前次來文。仍從權再行照復。藉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爲佈置等情。函致前來。奴才伏查此開水師兵械。技藝之廢弛已久。該夷所用之飛砲彈子。內藏火藥。所至炸裂焚燒。不獨爲我軍所無。亦該夷兵械中所未見。經此次猖獗之後。我師勢必益形氣餒。爲今之計。總須設法止住夷兵。俾得再行籌辦。而該夷目前來文內。稱本有戰後再商之說。奴才正以該夷如果據有所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投其夷書後。總應聽候回文。何以驟先滋擾。不若藉此作爲詰問之詞。令其將是何意見。再行登覆。庶此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稟覆文書。既於國體無傷。仍得設法羈縻。奴才甫經備文飭發去後。續准提督臣函稱。十六日辰刻。該夷將辦我營兵何一魁放回。交其帶至該提督夷書一件。該提督臣登覆後。該夷隨又遞一書。列明請求各款。聲稱候候三日內照覆各等情。奴才隨代提督臣擬具覆文稿。寄交繕發。告以奴才業經行文詰詢。俟該夷登覆再辦。現尙未據回報。所有該夷兩致提督夷書。並提臣密到

致覆英文稿。暨奴才代擬底稿。一併呈遞御覽。至提督臣關天培身督水師統轄。督率無方。據請奏參從重治罪。相應據情代奏。謹候諭旨。奴才來此。查辦夷移。雖正在籌辦之際。該夷不候回文。輒先肆擾。大角砲臺。沙角砲臺。亦本係孤懸海外。然不能驚駭貼服。致令佔奪砲臺。戕傷兵弁。實深惶懼。相應請旨。將奴才交部議處。再此次仍據提臣來函具奏。雖經准到咨文。以尙在倉猝之間。其陣亡受傷各官員兵丁。及被搶被燒各船隻確數。未據逐一查明。奴才已飛咨確查。俟其咨覆到日具奏。并俟該夷目義律如何登覆。再行離報外。所有現在大抵情形。義律日夜趕製三板。增集販煙快船數百。多備火箭噴筒竹梯爲攻臺計。時潮州鎮襲伯忠毅公。謹具摺由六百里奏聞。

李廷鈺先調駐虎門。與天培張辰分守諸臺。兵僅數百。天培點兵入守鎮遠。兵譚謂夷船多。非常駐守。兵可敵。觀望不行。天培切諭之。則索資寄家。示必死。天培不得已。出其衣裝付質庫。得銀。按名遍賞之。然後勉從。入則令滿汲淡水。而扁鎖其臺門。不放出一兵。夜有扒越臺牆遁者。廷鈺知勢難敵。晝夜至會城哭琦善前。求亟增兵藥。并言後山空虛。夷人必來暗襲。非力護之不可。同城文武亦旁爲代請。琦善不可卻。凡兩次。但許增兵七百。親供云。天培陣亡時。兵勇增至八千九百餘。而十二月十六日棄

乃云。撥提標營標兵五百名。使以小舟乘夜渡出。分派各臺。爲懼遲明爲夷所知。故倉皇至此。琦善見夷人日肆披猖。非羈縻之計所得緩。恐其再奪諸臺。則粵防全撤。得罪益重。思救目前之急。遽奏請開禁通商。給廈門爲市地。以明年正月初旬爲期。還以煙價。又復許以香港全島。與義律再伸和約。稱之公使大臣。以浙江所獲夷俘易定海。義律得文約大喜。請繳還沙角大角兩臺。及所掠師船鹽船。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備文代遞伊里布。俾知繳還定海之由。送給留定船目。文至。琦善亦代封付伊里布。囑其據以收地。伊里布緣是觀望。不敢出兵。不知兩臺失陷。奏到。上已決意痛剿。革琦善天培頂戴。帶罪立功。速調湖南四川貴州官兵。及南贛兵二千。馳赴剿辦矣。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琦善自出閩視虎門。舟次獅子洋。於中道之蓮花山。與義律見商議條款。豐待以酒食。使保純時已官廣。偕廣州副將趙承德主席勸酬。義律欲

示其軍伍之整肅。飲已。領兵隊攜鎗礮。列陣山坡操演。請琦善出閱。欣然臨觀。畢。給賞而去。保純等亦先旋省。十九日。

義律復請見於鎮遠山後之倪頭灣。出上年所給香港券約。請蓋關防。琦善不允。觀供正月十九日。義律又來求見。欲求給

許。又云。當日逆夷求討地方。禁貿易馬頭。恐後有建署設礮等事。是以諒實奏明。迨後逆夷圍困戰艦。事在緊要。不得不俾允所請。以救眉急。是香港之許給。已在上年圍困戰艦之時。其正月在虎門再見所求請蓋用關防。則上年許給時。未經蓋有關防。今和後。乃請

補蓋為據也。互勘極明。漢奸雜夷兵。從義律入虎門。乘兩次接見。隨員無暇稽察。暗放小舟。四測水勢。因而內河沙澳。盡為夷稍。

所悉。琦善既目覩夷陣。怯其兵礮。愈執初見以為非和。則事未可知。特自憚無以回天聰。遽以粵中地勢。無要可握。軍

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陳奏。謂夷用飛礮。為從來所未見。不知西洋銅煤礮。既相語似過張夷勢。而代其邀恩。奏

到在調兵後。遂奉嚴旨。且奉有煙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諭矣。又以伊里布誤聽琦善據夷文。繳還定海之言。

屢詔不肯用兵。初七日。宣示逆夷前後罪狀。命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方入覲。道安徽。命折往粵。與戶

部尙書隆文。同為參贊大臣。以刑部尙書祁培。向曾巡撫廣東。熟悉夷情。命駐江西。總理軍餉。皆馳驛兼程而進。二月。

命伊里布回本任。代以裕謙。趨浙接理。奕山方度嶺。有勸以全師駐三水。使夷不能探我虛實者。保純自省迎謁。令以

此意還語在粵官吏。且令傳諭諸夷代表。仍准其通市。隨行司員李湘棗。座間忽為大言。謂奉命剿夷。當馳抵粵城。相

機調度。未宜遠駐示弱。奕山乃促棹倍道而前。旋以外來兵礮。攻具未集。暫止韶州。義律既探知和議中變。一琦善不

足恃。計非焦頭爛額。不能討便宜也。倍形憂懼。則徐自受代。別居館舍。病疴。不接一客。琦善亦未嘗過問。及冬仲。與廷

楨奉命協理夷務。始復出。詢知前所備舟勇。已盡撤。獻敵無如何。三水劉文瀾策購義律垂得。而虎門事已急矣。初五

日。夷船乘風潮大至。聚攻橫橋。臺前攢排突進。礮密如雨。臺藥皆自省發。不可源源繼。雖極力拒擊。究不能如夷舟之不時運送。彼此抽換也。橫橋後有小河。舊無行楫。則徐履船以備。咸議其迂。撤後。守者不復顧及此。適潮水盛漲。夷分船圍越後河。前後夾攻。天培力竭。守禦不支。手燃巨礮。忽自炸裂。兵無人色。皆走。一弁大呼曰。事急矣。盍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將負以出。天培揮刃搵之。弁亟閃避。一彈當胸至。洞焉不倒。夷衆擁入。天培與都司署提標遊擊麥廷章俱陣亡。參將劉大忠先遁。當時以大忠同時殉難。因已奏補香山協副將。照副將例賜恤。事後。與天培。廷章。湖南總兵祥福。遊擊沈占繁。守備洪達科。同立專祠祀虎門。大忠旋自回營。以遇救得生自解。夷見天培屹立如生。反駭而仆。續至者近前視之。知氣已絕。相與驚嘆。取所遺蟒袍繡褂爲服之。鼓樂安置臺中。奏入。上賜卹如例。增派齊慎參贊軍事。急調廣西兵二千。湖廣兵之赴浙者二千八百。改道入粵。琦善先奏及內河由獅子洋入至烏涌。獵德。二沙尾。大王灣。及烏涌。馳運西長洲岡。深井。黃浦。白泥涌。均宜扼要防守。有旨令芳先至。速相機佈置。毋令其駛近城下。夷越虎門。直入內河。虎門大礮之運自省會者三百餘。則徐所購洋礮二百餘。已盡爲夷有。防內河者。皆搜括遺餘舊礮。草率周章。雖層遞分段設防。究乏把握。會湖南提督祥福。統常德兵千餘新至。琦善倉卒令與粵兵同駐烏涌。烏涌者。會城東出數十里。先築土臺於南岸。備虎門有失。爲第二重守禦計者也。夷船縛礮於桅。空彈子心實以藥。雜鐵屑小鍊於中。合而圓之。擊則墮地。觸機自啓。屑鍊乘凶藥四飛。著人恆斃。烏涌沿河唇延壘土牆。穴牆置礮。牆盡處不復更爲橫築。牆缺大開。夷循北岸來。礮向南斜發。輒及缺牆彈從空墮。又無鐵網承阻。鐵網以鐵線織五分日而大線爲網。予嘗候陣及之。而倉猝不能用。粵兵先潰。楚兵亦相率敗走。亦爭先逃竄村落。道半阻於河橋。候補知縣瑞寶。方主管烏涌小糧臺。兵奔亦奔。懼落



後爲兵所隔。甫過。遽呼從役。撤其橋板。兵勇前走。至河岸。爲後隊逼墮河。自相踐踏。塞填河面。後至者。踏人首肩而過。無一生者。祥福及其屬將遊擊沈占鰲。提標守備洪達。科皆遇害。南越遊記云。或以祥公墮水。求其屍不得。然當時賜卹立廟。殉節無疑。或自死於水矣。二沙尾亦

預沉石隘口。購敵夷船。沉而堵之。願未守以兵。夷至。以輪舟乘火勢拔起。通流無礙。越獵德。卽省河矣。怡良方懸賞招

回漢奸。及運私快船。當時利賞畏罪。將藉以衝省河。投回者十九艘。艘二三十人。率代以老弱。至是出梁恩升於獄。令率投誠船。出烏

涌堵賊。與夷戰。有騰之者。語見下文。省河自虎門戒嚴。弁兵官勇。舟航梭織。夷煙不時得售。追越虎門。方實鴉片於輪舟。尾其兵

船以入。約窰戶快艇泊其旁。乘戰酣載運。烏涌潰。兵不復集。畦岸空其無人。恩升亦放虛礮。煙焰蔽天。售私者從礮聲

中。絡繹移諸快艇。陸續發棹而去。迨礮收煙散。則貨已售盡矣。芳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響其宿將。望之如歲。所到歡

呼不絕。官亦率倚爲長城。入城卽發議謂夷礮恆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在實地。而夷在風波搖蕩中。主客異形。安

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傳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爲壓勝具。載以木筏。出禦烏涌。使一副將領之。

自部卒隔岸設伏。約聞已礮響。卽舉筏齊列水溪。眠器口向賊來路。而後自抄出筏。首夾攻之。夷將至。舉筒鏡測筏縱

橫排岸側。駛近而副將已望見旂幟先通。筏上無一人。遂長驅直進。芳偵知夷順流勢猛。亟勒兵入城。縛副將欲斬之。

諸帥爲祈而免。乃令總兵永福率兵千。駐東南十餘里之東勝寺。以防陸路。寺距河千尙五六里。夷舟過。礮遠不能及。

又使總兵長春率兵千。駐西南十五里之大黃滄後鳳凰岡。對濬舊築石臺大而固。夷不敢越以入省。趣越省東。中流

水深。雖不能沉石堵淺。但橫排木筏。下水椿。亦未敢闖而拔也。芳久歷戎行。夷亦震其威望。且未深悉省河虛實。使其

徒持書至鳳凰岡營。假求款爲名。密挈漢奸。隨路探水。長春新來。不知其詐。修書使送芳於城。令候報。即掩帳堅臥。漢奸已乘便引夷。逼閱營盤。知無備可襲。甫出而兩路分入。勢如破竹。從東入者。遂我獵德。礮臺兵而守之。從西南入者。登大黃礮臺。壞臺一角。一亦留守焉。先是正月。義律伯麥合出新僞示。張於新安赤柱。曉其居民。稱爾總督琦善。將香港地方讓給英國。存有文據。是居香港者。爲英國子民。事須稟英官治理。復以此語照會大鵬營副將賴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則徐聞而髮指。勸怡良實奏。謂人民土地。皆君職。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豈宜緘默受過。怡良尙徘徊。東莞鄧淳集郡紳於學。具詞以請。謂僞示橫悖已甚。宜加痛剿。並詣制府陳焉。入見者數十輩。琦善謂款夷出自上意。而諸君未識情形。爭執如是。早晚禍及。可自爲計。仍舉所陳四事爲言。駐防進士朱介石。朝珩者。篤實君子也。與辯至日。戾而出。禁文并錄夷示上。紳士皆未之知。林公見事關重大。揣怡公意。必俟紳士學讀而後奏。尙可以對琦相。時晦前二日。林公召于語以故。且問外間公議將如何。子曰。似非紳士請奏不可。惜某年望皆輕。又素居江村。未嘗受讀省會。否則立集科甲門生。列名具詞。頃刻可行。若俟通啓。不惟纏轉需時。抑事幾先露。將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辭出。即招黃學博培芳商之。黃蓋香山人。居者且十世。門下多道顯故也。黃出語于。謂我兩人。方當有差。未便與名。不與則無以告同志。正躊躇間。而甄徽君淳至。如其事。慨然集諸紳於學。以朔日具詞進。姚司馬衡。何文學樸。同在擲。追怡良奏到。而兩江總督裕謙。力參琦善畏葸偏私之奏。適至。片奏云。再去英夷至天津。過星。僅船五隻。且所泊之直沽河。距天津府城甚遠。而琦善張皇其事。逆稱畿輔。遼京。處處擲動。因由山東浙江。相繼效尤。饋送絡繹。致使攻陷城池之逆賊。竟所至如實。而山東撫臣托渾布。又飾稱該夷歡呼羅拜。查英夷乘勝隨直。見該國王。尙無拜禮。嘉慶年間入京。即因夷使不能拜跪。竟逐回國。是其明證。豈有於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後。忽向山東。羅拜弁兵。羅拜之理。以大辱國體之事。爲歡樂天聽之詞。不顧中外之竊笑。皆由天津之辦理不善所致。此琦善張皇欺飾之罪一也。該夷回粵以後。桀驁愈甚。求索愈多。情勢日形迫切。琦善當一意調集滿漢水陸兵勇。親巡海口。嚴防要隘。明立賞格。激勵將士。先爲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乃惟知責罰將賄禮。責兵認錯。毫無激勵堵禦之方。將士解體。軍心沮喪。以致該夷乘其無備。突開鎗礮。或據礮臺。多折將士。又以未申二時。一時分爲二奏。其稱我兵乘軍不敵。責粵中水師船礮。縱不如該夷之聖驅。至陸路官兵。則者

城有駐防。有督標標提標。又有沿海水勇。以數萬計。誠賊何曾十倍。而賊之在粵者。不過數千人。其肆路夷兵。只有打安龜船二隻。約計不過千人。琦善能調兵嚴防後路。何致夷匪千餘。繞出山後。便稱衆寡不敵。而琦善不自知愧悔。尙以粵人武備久弛。誘過前任。有袁師性銳之舉。此琦善備備損之舉也。沙角大角砲臺既失以後。連度門尙有砲臺八座。而威遠繫固永安三慶鼎峙。餉械儲積。天險斷難飛越。此時自當速調兵勇固守。親自馳往虎門。就令調度。以安人心。以作士氣。一面知會浙江。樂機連船砲臺。使賊首尾不能策顧。其時定海只有夷船二十餘隻。且其船居其半。又義律伯麥皆未回浙。定城只有副將一人。而粵中義律。得砲臺後。已會舟登陸。正是極好機會。乃措中於剿堵布置事宜。一字不題。惟以覆書機兵為言。危言脅撫入奏。且趕緊札調浙省不必遣兵。旋即以給予香港。即日在廣州通商定議。不但故違高宗純皇帝敕諭。並未候總辦定海後。恭請皇上准否賞給之諭旨。是該夷先不遣兵。後選定海。以地換地。既不使威在朝廷。且計其即日通商。給地在後。又非願出自上。該逆佔據城池。殺害文武。荼毒生靈。罪大惡極。竟可置之勿論。倒行逆施。謀妄專權。此琦善違例擅權之舉三也。琦善既在粵給與馬頭換出定海。即當聲明浙中夷船全撤。乃其惡到夷日給伊里布咨文。則又稱定海夷船各貨。請即令甯波商人前往銷售。查該夷在定海大售鴉片。有去冬定色難民呈詞可想。是該夷仍欲於甯波通商。售賣鴉片。何以在粵講議時並不與之詳確訂定。斬截葛藤。此琦善苟且將就之舉四也。夷日自公領事義律。只係夷商首領。與中華洋行人一例。自上年在天津浙江投書。擅用照會。僭稱公使大臣。而琦善不知詳察。轉以貴公使大臣稱之。則稱該領事。竟與天朝將相平行。大闢國體。倘海外各國夷商藉口。紛紛效尤。何以處之。豈有僅嚴於各國。而獨屈尊於英夷之理。又豈有現周專於英夷。而仍能謹嚴於各國之理。此琦善失體招蜂之罪五也。臣愚昧之見。邊疆大吏。必須稍有威。方足以鎮服外夷。廣東澳門大小西洋通商者數十國。皆觀望強弱。以為向背。天朝舉動。遍播海外。若使英夷得志。則愈足以誇脅諸夷。啓侮召忠。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琦善挫軍損威。委曲求款。已為英夷所玩。慮為大小西洋各國所輕視。若令其久在廣東。勢必專務敷衍彌縫。恐不止難收禁烟堵夷之效。從來外夷祇知長威。不知懷德。故取夷必先削而後撫。自來至明。邊患不同。要之示國威者。皆忠義之臣。而不顧國體者。皆奸佞之輩。虛久遠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圖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年來。聲威遠震。四夷咸服。曠古未有。英夷不過奸商。其所糾合。不過販烟之匪類。何必知琦善委。惟務張外夷以挾制中國。臣受恩深重。不敢瞻顧嫌疑。而懷遠慮重計。隨遞誠書片附奏。伏乞聖鑒。再臣聞夷人到粵。必用漢人為買辦。而至於買辦者。實為漢奸之尤。敦發升木。皆其所為。前此罪延植任內。奏明驅逐之奸夷顯地。有買辦醜職。係買辦中最為可惡之人。因查辦嚴緊。逃往山。轉至直隸。改名鮑鶴。隨同琦善前赴廣東。託以心腹。與義律往來講事。情殊醜惡。琦善所稱夷官先觀後商之說。難保非即係此等漢奸有所窺伺。改之使然也。臣謂鮑鶴不誅。夷務必多反覆。可否請旨密飭總辦逆將軍參贊諸臣。確查琦善處。如果實有醜聽其人。實係買辦醜職。即行密拿。嚴究交通實情。正法海濱。以杜內外勾結之弊。臣既有所聞。不敢因事無所確據。默不言。坐視琦善懷墮奸匪之計。合併密陳。

## 夷氛記聞卷二

時琦善先已革職。至是上疑其私命派副都統英隆擊解赴京。時以佛山同知李百齡出籍其家使怡良暫權而以祁項繼門下故粵中令臨解。其節鉞義律知聖怒不測外軍雲集勢必用在粵永絕和議兵船費重即資捐於商船亦必通市乃可而諸國商船續至者四十餘雖未嘗一律禁絕先以虎門嚴守阻諸外洋虎門破而後得聯艦以抵黃埔而會城內外居民店舖遷徙十已七八市井兵多民少貨益滯銷咸怨英夷會義律進退失據神情顛倒二十四日船遮山西南撲入爲守風風岡江西參將譚恩都司伍定青守備周榮升湖南守備王金國奮擊急退越日米利堅領事多利那赴風風岡營請見兵帥稱英夷自是不敢再有他求犯順稱兵止其國兵頭之過其貨船原未嘗附會助逆請准與諸國一體開市則貨船在埔兵船即順忌不敢滋擾矣議未決而出二十六日夷增多船乘風越風風岡且前且拒冒險闖入省河飛礮向城隨退泊白鶴灘月盡乃去洋商亦代呈英夷字約有不討別情惟求通商私貨查出甘願入官語芳怡良據以會奏奉旨飭駁皆革留當芳之來粵行抵江西也聞琦善和議將成欲附和之途次忽有給粵夷人堆貨之奏是時上方整練戎行大申天討特簡老將贊畫師中今芳未至粵先有此請已失望望既而復有攻守八難之奏迹並與琦善暗合至是又請許港脚通市港脚種類雖異英夷而印度實爲役屬即與英船無異許港脚實許英也掩耳盜鈴未戰而款大非命將出師本意且奏內未將琦善畏敵致愆及外兵既集夷再猖狂如何剿辦情形層次籌及此有意阻撓怠慢軍

心之諭所由來也。頃既入城，病居民空城先徙，思所以招徠之，以士爲民望，乃示召觀風，取粵秀、越華、羊城諸書院生，童而合試之，以示整暇。於是還居者半。

城策。虎門既破，是夕，林公先知之。二公爲其鄉人，綜團練，不可出。予具文以環。因條陳旣勇協守法，以駐防餘丁皆驍勇，可募用也。自是寓佛山，往還兩地者三閱月。儲李都轉候見，都公於南岸市樓，刺入，而林鄂二公同棹小舟適至。都鄂本同官交好，林亦補其任內所辦夷務層折繕厚摺，開誠以告。都未暇閱，隨手置之席下。二公並以夷舟檢省河，凡官船有旂幟，恆爲所擾。勸都公一出花埭海，即折而上，由泥城入北門，僱游息鼓登岸。當公來未入沙，已有勸其度靈洲山，過石門，灑城者，語與二公合。語畢辭出，會日仄，都轉老德先歸，予登舟，都公言少穆以所辦事我，不知舊令尹事如何。隨長嘆，謂我去不幾時，不料地方遭劫，竟至於是。予曰：公來，頗有救矣。公曰：不，我以小心謹慎，作無事時巡撫尙可，總督則非其才矣。況有事乎。吾兄不記鄂制府聞兵廣西，我以巡撫兼應夷事時乎，非墨農軍事提督，不知談却多少矣。墨農者，高關備克中，就書記，數年來所心折者，及公內擺，儂已作古，故憶及之。予因謂如大君子謙卑自牧，何不別舉精力強毅者相助爲理焉。公曰：樞廷以我熟諳夷務，非善辭，則早來久矣。此次半道接旨，不得不勉肩艱鉅也。既又問：林鄂並勸改道入城，可行否。予答以故事，大吏抵任，必由近日稟登岸，便各官行禮，而總督署在靖海門內，此次似可由靖海門入，諸官必集迎於此。公舊望籍然。夷船何敢犯前驅，若竟道泥城，未免滋其疑感，失製瞻矣。公大以爲然。

三月 奕山隆文亦至，義律來文，請在香港開市，督撫以未奉諭旨駁之。

此端與英官無涉語，今來文請縱走私，故拒之。

是時夷船之在定海者，多駛復廣東虎門香港，合五十餘船，奕山意芳有將略，首與商軍事，芳謂夷越虎門深入，粵城外民居舖舍櫛比，無隙可乘，即無隙可守，惟於東南獵德，西南大黃滯，速下樁杙，沉舟堵塞，而以重兵扼岸上，堆沙壘爲城，庶幾可作省城外障，使夷不能搜截軍械，運船散我谷米埠，然後俟風潮集柴葦爲筏，用火攻之，方可得手。既又商諸則徐，則徐爲六事答之一，堵塞要口，謂夷日擾省河，法皆難用，當設法誘夷出獵德大王滯外，否則束手待斃。二洋面船查明備用，三礮位驗演撥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戰船分別籌辦，六夷情宜周密探報，較芳條陳尤爲詳密可行。六條，一水道要口宜堵塞嚴防也，此時二十餘里，有要隘曰獵德，其附近二沙尾，兩處皆有礮臺，其河面寬約二百丈，水深二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有要隘曰大黃滯，亦有礮台，其河面寬一百七丈，水深三丈餘，若前此果於該兩處築礮臺，駐以重兵，則逆夷兵船，萬難開進，省垣高枕，何須戒嚴。

乃既延候於前。追悔無及。今夷船正於此兩處要隘。橫巨堵截。使我轉不能自振其妻。幾如骨鯁之在咽喉矣。惟有密飭近日往來啟事之員。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誘令夷船退離此兩處。而在我則密運運糧運石。雇齊人夫。一見其船稍退。即須乘機多集大兵。累日連夜。填塞河道。一面就其兩岸。厚堆沙灘。每岸各駐精兵千餘。先使省河得兵。則逆夷仍可拔圍。雖已塞斷不可緩圖。尤不可偏廢。若僅駐兵而不塞水道。則夷船直可闖過。雖有兵而無兵也。惟塞水道而無河兵也。則逆夷仍可拔圍。雖已塞斷不可緩圖。尤不可偏廢。若僅駐兵而無兵。則以兵機噤。立脚不住。相率而逃。仍猶之乎不塞不駐也。此兩處辦成後。應致力於內洋之長洲灣。及耗蔡。最後則籌及虎門。彼處有南沙山巨石可據。如何堵塞。容再酌議。一洋面大小船隻。應查明備用也。查虎門所泊師船。除沙角失事時。就焚十隻外。聞尚有提中營二號三號大艇二隻。五號小艇一隻。提右營二號大艇一隻。五號小艇一隻。現停鎮口。自應由水師提督督齊奔兵噤。以備調用。其虎門以外附近之水師營分。東則提左營。大鵬協。平海營。碣石鎮。香山協。廣海營。現在各有師船若干。配齊奔兵。噤械若干。亦應分飭備足。報明候調。至省河有府廠運廠兩處。均係改造巡師船之所。現在各有造竣師船幾隻。另購堪以出洋大船幾隻。應防深資開報。并將運案恒俱。即日備齊。聽候查驗。再上年府廠改造巡師船。及新造安南三板。現在尚存幾隻。裝配噤械。若洋大船。亦應開明聽用。其招到快蟹船十九隻。現泊何處。此內壯勇若干。噤械若干。亦即稟候核奪。一大小噤位。應演噤機用也。查此次虎門內外各噤。既被估奪。所失鋼鐵噤位。合各師船計之。不下五百餘尊。其中近年所買夷噤。約居三分之一。盡以藉寇資盜。深堪憤恨。今若接仗。非先籌噤不可。而噤之得用與否。非先演放不可。查佛山新鑄八千餘大噤十四尊。會講無處試放。殊不知演噤不必極寬之地。祇須水上備一堅固之船。安砲對山打去。其山上兩頭設標欄截。必不至於傷人。並須堆設大沙袋。每袋約長四五尺。寬二尺餘。堆成橫堅各一丈。高七尺許。以為噤靶。對標演放。既有準頭。而噤子之入沙囊。深至多少尺寸。果否可搗噤。亦即見有確據矣。此十四尊試過。如皆可用。即日運省備防。其餘即於佛山如式再鑄。倘試後有須酌改鑄法之處。亦即就近論匠運辦。以臻周妥。又番禺縣大堂。現有五千餘大噤四位。似可撥至離省十五里之燕塘墟。向東演噤處所。亦照前式。堆排沙袋演試。又廣協箭道有夷噤六位。初重較小。似可撥在北較場。如式堆演。所有來粵客兵。即令該管官帶領。輪現演噤。如此。則噤力之遠近。噤械之堅鬆。與兵藝之高下。無不畢見。一舉而三善備焉。再前據廣州協道副將。開報該協箭道。并賢良祠現存堪用各噤約五百位。又紅單船拖風船卸下各噤。亦約有一百位。雖俱不大。然未嘗不可備防。似應分別查驗演放。以便分酌各船。及岸上營盤應用。至裝配船兵。宜將船隻駕到將近佛山之五叉口。業將沙瓜步口等處。分起裝就聽調。庶免疎虞。一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也。查夷船在內河。最宜火攻。前日經楊參將飭備業草油料松香。裝就火船。約百餘隻。聞係習督標中軍副將羅。候補知縣錢蕪給等經理其事。茲隔多日。恐柴草等物。霉濕短少。應飭查明。重加整理。其裝載之船。原祇以備燒焚。固不必堅固新料。但亦不宜過於艱舊。且必須有篷。方能駛風。若專藉一二人之力。猶恐推運艱力。不能成功。載之船。約以數隻為一排。駛近夷船。則環而攻之。能於各船頭尾。繫大鐵釘。釘住夷船。若火使之推不開之。拔不去。當更得力。其未用之先。此船宜移上游。近佛山一帶。裝載完妥。晝夜乘風。與有駛各船。一同放下。隨攻隨燒。諒必有效。又內河東路之梁塘司一帶。另有捐辦火船百餘隻。即其所捐辦也。分段停泊。如需用。亦可隨時調集。以收夾擊之效。至水勇一項。人人以為必須須用。惟忠其有名無實。前此虛糜經費。已非一次。除淇澳之二百八十八人。係鮑鵬為前營部堂雇用。聞已散去。可無庸議外。若桌運兩司。防雇之水勇一百二十名。聞有董事管帶。應可得用。第未知其船現泊何處。似應查點試驗。又番禺縣張令。原由揭陽帶來壯勇三百名。

皆係以鳥鎗擅長。每人各有自帶之鎗。施放頗準。此一起雖係僱為陸路之用。而上年曾經證明。肯下船者。多加雇賞。彼即欣然下船。似宜將此壯勇三百名。作為水戰之用。此外再雇。務須考其技藝。查其底裏。必使層層保結。不任濫竽。並證明陸路爭先者。即手拔官。如敢潛逃。立斬不索。信賞必罰。自足以勵士氣而壯戎行矣。上年外海戰船。宜分別籌辦也。查洋面水戰。係英夷長技。如夷船逃出虎門外。自非單薄之船所能追剿。應令製堅厚船殼。以資制勝。未及製辦。其船機尚存虎門寨。如即取來翻酌。趕緊製造。分路購料。多集匠人。大約四個月之內。可成二十餘艘。以後仍陸續造成。總須有船一百隻。始可敷用。此係海疆長久之計。似宜及早籌辦。若此船未成之前。即須在洋接仗。計惟雇覓本省潮州及福建漳泉之草烏船。亦以百隻為率。將其人船器械。一齊雇到。給予厚賞。聽其在洋自與英船追擊。不用營員帶領。以免牽掣。仍派員在高遠山頭。瞭望探報。果得勝仗。分別優賞。其最得力者。賞拔弁職。充入營伍。綠潭英船三艘。人性強悍。能出死力。既可兼得名利。自必踴躍爭先。較之本地弁兵。顧惜身家者。其相去甚遠。至於能在水裏潛伏之人。查本省陸豐縣之高良鄉。饒平縣之井洲。及福建澎湖之八罩鄉。其人多能久伏水中。似亦可以募用。其火攻器具。如火箭。噴筒。火罐。火礮之類。亦宜多為製備。以便臨陣挑用。一夷情匪測。宜周密探報也。查逆夷兵船進虎門內者。在三月月中旬。探報有三桅船十四隻。兩桅船三隻。火輪船一隻。兩桅大三板四隻。單桅大三板一隻。其各國貨船。在黃埔者。現有四十隻。自虎門以外。則香港地方。現泊有夷兵船十七隻。伏食船三隻。此等情形。朝夕變遷。並非一致。似宜分遣妥幹弁兵。輪流改裝。分路確探。密封飛報。不得捕風捉影。徒亂人意。其澳門地方。華夷雜處。各國夷人所聚。聞見最多。尤須密派精幹穩實之人。暗中坐探。則夷情虛實。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後。即行刊出。係將廣東事。傳至該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彼此互相知照。即內地之塘報也。彼本不與華人閱看。而華人不識夷字。亦即不看。近年屢有翻譯之人。因而變轉購得新聞紙。密為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取準備之方。多由此出。雖近時間有偽託。然虛實可以印證。不妨兼聽並觀也。至漢奸隨聲煽惑。自是窮其羽翼之長法。但漢奸中竟有數十等。其能為之畫策招人。掉弄文墨。製辦船機者。是為大奸。須將大者先除。則小者不過接濟食物。即防擊亦易為力矣。

是月則徐旋奉以四品卿銜。馳赴浙江候旨之命。緣是時裕謙已抵浙。自去冬曾與閩浙總督顏伯焘。浙江巡撫劉韻珂。先後密陳。則徐在粵辦理無誤。宜責以戴罪立功。而謙之劾琦善。則以上年廣東就本省兵防。本省省夷未聞敗辱為言。比較迭失台口功罪。則徐又先自請赴浙。竭力籌辦。

粵中初聞有調外兵攻剿之信。林公實不知意出自上。尚疑琦相因夷情反覆。當大示兵威。密為奏請。但未商及同城耳。此子親聞之林公者。林公因言封疆大吏。得調本省兵。粵中兵額諒水師者已不少。皆經督所屬。就地調用。不致多費帑項。故辦理邊事。以不至奏調外兵為主。今國家方全盛。一經用及天兵。至是上見夷情叵測。外兵至粵者。已有八千。防夷敗而竄何事不了。此時雖出於萬不得已之舉。蓋初未料外兵他日之敗也。

浙爰有是命。然其時粵聚兵雖衆。守禦尚無勝算。所備攻具。巨木之運自西省。編紮為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

千人。香山東莞者三千。一時亦未能驟集。奕山初尙用芳待時而動。不可。浪戰取敗議。而翼長文則李湘棗西拉本。武則段永福張青雲輩。皆利在一戰。爲得功地。且非是。則軍餉將無以開銷也。密請開仗。張必祿亦從而慫恿之。奕山爲所動。謀於頃。頃官粵久。素悉夷啗喝伎倆。以爲外兵新至。當乘銳而用。亦不阻止。爰於三月晦。密集軍官。發令三路分出。一屯西甯礮臺外。爲中路。一屯東礮臺。爲左路。一由泥城出。爲右路。使及夜運礮出。佈置粗定。將突攻夷船於省河。調發畢。已日暮。芳猶未之知。兵出城。奕山始詣芳告以故。芳乍聞。不覺大訝。拔劍奮呼。謂事且敗。而局難收。頓足至再。奕山亦旋悔。亟思挽回。然令已行。人自爲備。兵乘地散。已莫及矣。先苦水勇未集。會四川營餘丁四百。願充其數。與廣州應募者。合爲千七百餘人。乘小快船。挈火箭噴筒。都司胡倅伸率領而往。分三隊伏。約聞礮齊起。抄路後攻之。專以長鈎鈎其船底。擲火焚燒。官兵但沿岸施礮轟擊。應之。省河夷船出不意。又值風逆。一時四面受窘。西路攻毀其大兵船一。火輪船二。三板四。小艇數十。於白鵝潭。東路擊其三板。夷衆從睡夢中聞變。亦猝不及備。相繼溺死於二沙尾者無算。總兵張青雲設伏西甯礮臺。夷見守禦空虛。捨舟登岸者數百人。伏發。退不及登舟。我兵湧出。氣銳。迎刃皆斃。無存者。義律夜深聞攻殺聲。不知何處有兵。咫尺閒調遣不及。自夷館踉蹌走出。呼小三板渡上夷舟。兵目援以登。僅而獲免。四川湖南兵。探悉義律所在。相率向圍。不知其已遁也。蜂擁入夷館。登樓搜之。不得。則掠其貨物。時米利堅夷商居館者。外兵不能辨。誤傷其數人。越日黎明。夷兵大集援救。止擊沉其三板船一。風潮轉順。我兵反爲所乘。夷船豎黑旗。連日遊弋省河。直逼礮臺。勢甚張。段永福領勇千餘守天子馬頭。望見夷飄旗。速放空礮。一閃而潰。所設八千觔大礮。未及放。礮眼已爲登



岸夷所釘守泥城者，爲副將岱昌、參將劉大忠，卽協守虎門。夷至先逃，以陣亡奏請賞恤。事後飾詞歸營者，所備木筏、材料購自西省，費至巨萬，及油薪船三十餘，大軍輜重咸萃此。至是亦不戰而走，軍資可用者盡爲夷有。守北門外山者，定台俗以形稱四方砲台者，爲總兵長春、粵城北五臺。此其一也。明以前無之，迨至國朝大兵南下，攻數月而守尙固，乃築此

以瞰城中，瞭若指掌，輔以東西得勝臺。旣築，城始不支。蓋攻之利卽爲守之害。粵旣隸版圖，承平垂二百年，無議毀者。其年，前湖督周天爵奉命從軍至，亦以形勢不便，思將北門城伸築，而以舊定兩得勝圍入城內，蓋不敢遠議毀拆，而不知加城於山，所費不貲，尤非策也。此與所議伐村里古樹堵河，皆不可行而行之事。至是初五日，夷泊岸試登，

無阻拒者，竟據之。築土隄藏藥，爲久守計。登高俯瞰，窺以筒鏡。凡城中措置及官民來往，悉爲所見。填與怡良議，亟調砲置南西二門，示民死守。是日，福建水勇適至，旣入，撫標官以令箭揮使出城應敵，以駐防將軍不肯啓而止。芳立北門女牆下，視至移晷，忽掀髯大呼曰：「可擒也。」欲以兵二千分兩翼下城擊之，亦阻於同事不果。稱疾不出者三日，火箭巨彈自下上者，肅肅過耳畔，芳談笑自若。罵曰：「醜虜要擊死老子耶！」左右咸股栗，勸稍避之，不顧。夷旣聚泊遊弋，小舟如梭織，其兵船迭迭飛砲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間，環東西南三門外，砲聲無片刻斷。砲子往往墮城西北隅，蓋知大將軍以下皆駐城北貢院，特向而注發，而不知蚤已借遷避巡撫署，墳亦移駐城內矣。入夜，火光如晝，日則四射火箭，焚南北岸舖舍，南門外燒毀尤甚。民間無救者，官軍亦不敢出撲，聽其自滅。留者，但洋行積貨棧舍而已。時內外兵萬七八千，軍令皆撤入城，都司守備以上無一人在城外者。夷小舟放火，延燒兩岸，惟洋商屯貨之棧，則過而不燬。自二月虎門失事，及是，連日遇紳民眷屬運下鄉者，每爲夷舟阻尋空處，或竟墜池，飛砲彈子，大者至百十觔，每自屋面滾下，無著人致傷者。是時內城分藏火藥，至二萬觔，漢好偵藏藥所在，火箭

向之。會大雨如注。曾不延燒。事後。夷人言當時共見一白衣人夜立城上。以手掩鼻。備到即燒。或以爲非神助。顧不及此。設一有延燒時。則人心不固。城從此不可開矣。

貢院號舍八千有奇。令舍住一兵。而兵往

往拆數號。通爲一。搆所自備物居之。因不能容。則令其自擇居民間空舍。客兵各招引其同隊。三五成羣。擡門挈具而

入。隨地駐足。於是夾雜散處。佈滿內城。營主但知按籍記其兵數。實不知兵所寓何地。同寓何人。遇有號召。輒出小旗。

沿街市招呼。有畏微發。匿不出者。非領餉之期。無從見而問所駐地也。夷登者定臺。越山磴徑十餘里。軍帥坐北門樓。

親視夷兵魚貫而上。所至無阻。莫可誰何。駐防甲兵見而髮指。動公憤。自請出城截擊。以阻其登。城亦不啓。有超城下

者數十人。中途復相計。旗營藤牌少。不足禦夷火器。旋返城隍上。駐防將軍阿克精阿。先期令地方官以沙包遍塞城門。初五六七日。城閉。城內米值大起。油薪將乏。亟開一門放行。歸德門

開後。仍置軍視於卡房。凡肩輿出城者。令白書姓名。始肯放出。當時雖官亦不免。蓋有謠言。謂夷將裝扮差官。輿入爲內應者。故有是事。然不搜其入。而搜其出。且但搜肩輿。而步行者不與。亦疎甚矣。諸帥初以衆兵閉處一城。

雖不得其用。尙幸其安靜坐食。可不擾害閭閻。忽初五日。南海義勇爲湖南兵誣殺。整兵初至東門較場。其地多瘋女。少未

受其病。而女愈可嫁。楚兵新至未知之。既而多傳染者。或言孩肉可醫瘋疾。於是攫獲近小兒。旋斃烹食之。壯勇知其事。以爲人人如此。遂力與拒。此致怨之由。羣勇大譁。擁入貢院不散。大帥不得已。摘水

福翎頂解其怨。而互鬪者。已乘勢四出。放火殺人。較場中屍骸如積矣。逃難入城者。恆指爲漢奸。攫其財物。有挑夫於

大佛寺前買粥方食。芳以送琦善就逮下舟。馬至。適挑夫輟食出。抵其前驅。遽令斬之。刀挑其首。出至河干。民環城聚

觀。駭甚。先是方開仗。越日。旋有不循紀律。聚搶夷館之事。所搶貨物。屢挑背負。各壓所欲。拾物多者。不使回營。受指摘。

則相與潛遁。軍官未知之。知亦無計招復也。去者信足所之。罔識途徑。道中每以所得。易貨消散。所過州縣。沿途詣官

索餉。北行。遠抵三水清遠者。尙數十人。地方爲之應付具舟。送返會城。僉以追逐敗夷。迷途爲詞。人多不能東以軍法。

反人爲犒賞。爲其歷驚。非不知夷在南。而兵反從北返。然不暇正言詰也。夷兵中率有多年市粵者。爲之領導。民與夷習。義律初發難時。時以繳烟斷市。萬里虧缺。爲不得已之詞。謂兵來但與官爲難。而無與民戶爲。與市者訴。有資市爲生者。半出番禺香山新安之市。井無識。否卽蛋民漁戶。未明大義。以爲害不及民。竊私憐之。市粵者初謂義律僅六七等官。視若無關輕重。船梢姑聽命焉。食用居處。終與大班二班迥別。義律亦退抑。不敢擅作威福。迨來粵七八年。值變起。夷商雖號殷富。實平民。或假貨於國。或合力置船。義律雖微。亦官也。倚以爲重。國王亦因其居久事習。就令爲諸船總管。伯麥雖以國戚初至。反副之。自以勞頓風濤數月。至則使義律赴浙。自留粵暫代。其時義律隨挈兵以出。破定海。留船以守。意中國且厭兵。當可動。乃僭伯麥北抵天津。獲陳達。得恩旨。復相與挈琦善文。還粵候款。及偵知琦善以失聖意得罪。大局全易。虎門攻陷。皆兩人者爲之。伯麥絕不諳中國底細。義律自繳烟取結。屢與保純晤語。數出其妻於座。示敬。保純亦感其誠。還輒私語所親。故當事但知有義律以爲人尙明白。可以理諭。城旣閉。軍帥伏處一隅。半籌莫展。百姓洶洶。謂兵不足恃。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則扶老攜幼。哭詣怡良。請權宜爲目前計。於是款夷之議遂決。城上改換白旗。軍帥以下。各換會印。繳付保純。縱城出。就義律商之。會夷用正急。思得實以濟。旋議定。餉軍六百萬圓。計四百二十萬兩。作清收內商夷欠。約限五日內。銀項交足。大將軍挈外兵先離省城。遠屯。夷船亦退出虎門。保純還。議義律自捨其

心。有天理良心。不敢攻城語。議定。洋商合力。僅得銀百二十萬兩。餘從公帑代爲墊支。括藩運關三庫足之。時參贊齊慎後至。城未敢。阻居佛山。會奏者。惟奕山。隆文。楊芳。阿克精阿。祁壇。怡良。裕瑞。言調兵萬七千人。奈無戰地安營。熱熯濕蒸。久而多

病。夷入北路山嶺。居高臨下。勢已危極。一有疎失。收復困難。而土匪竊發。通省搖動。亦斷難久守。若不權宜行事。必至決裂。其洋商欠項。分於各商攤還。又奏據原商伍秉鑑等稟稱。積有夷欠。請明分年歸款。自十九年停止英夷貿易。至今未能歸結。除商等自行籌措外。不敷銀二百八十萬兩。一時無可借貸。懇於庫貯款內。撥借交領。以清夷欠。

• 分四年。在生理價銀行用內。按款攤出。將借項全數歸補。此項雖由商欠。而關係夷情。不若先為墊借。庶幾洋商無可藉口等語。當時商實欲以其行美清還庫項。及和約內已准英夷請款去。洋商無美可收。此項雖該商舊欠在先。終歸懸宕。久而未清。又據粵夷仔顧林供云。廣東行商給還烟價。不云該商舊欠。當時兩項在夷商尚未及分晰也。至所給還夷欠。即作烟價。及此後是否停給香港。皆未之陳。方議款時。夷兵以船泊泥城。登岸肆擾。沿西及北。其據守着定臺者。兵千餘。款成。尙遷延不遽退。伯麥身肥體健。首大如斗。自恃膂力。率領餘衆。自臺下關至泥城。西村。蕭岡。諸村落。大肆淫掠。姦及老婦。村民大譁。舉人何玉成。即東傳東北南海番禺增城連路諸村。各備丁壯。出護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餘鄉。率先齊出拒堵。對岸之三山等村。亦聞聲而起。老弱饋食。丁壯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夷目畢霞領其兵與村民戰。村民稍却。被追深入牛欄崗。所近居民大至。轉瞬民多夷少。急匿叢薄間。放鎗自衛。村民但遙圍之。入夜。則脫衣懸樹杪。迎風搖颺。作疑兵。民不敢前。及天明。入林內。搜殺幾盡。逃者不識途還。亦多被截擊。有叩首流血得免者。伯麥畢霞同時殞命。收其調兵符券。防身鐵劍。小鎗之屬。夷兵方舍命突出。無奈人如山積。圍開復合。各棄其鳥鎗。徒手延頸待戮。乞命之聲震山谷。村民以其困不復還。亦即不殺。其留着定臺餘夷尙衆。一人不敢下。村民但環立山麓。相約聽其餓斃。圍既久。越日義律馳至。亦被圍。密遣人間道求救於保純。聞報請於煩。或勸出福建新至生力軍。助村民活縛義律。監而勿殺。挾使悉其船出外洋。還我漢奸。以是痛懲之。機不可失。當事相顧。無敢任者。咸以爲事在和後。不欲更爲戎首。且款銀已先給。設敗盟。於我有害無利。

擊却不用其策。然款貨來從三庫，商行分起運下夷舟。其日計已給者僅及四之一，而久困之夷得全款，一時驟裕有所恃。以外擾江浙粵，爲彼中市舟最旺馬頭，向所稱呢邊火石棄物，皆可易錢者，萬不肯取快片時，招怨賈恨而輕棄之。當時能略延期日，陳兵城上，不下與戰，縱不給以資，彼無所焚掠將自止，亦無攻及城池之事。不過以朔日之戰，遽收兵入城，爲彼所窺，因以焚掠爲報復。我愈退而彼愈進，蓋情事之常，亦兵家之所宜然耳。事經兩日之久，倘官民同志稍善機宜，村民萬口同聲，索其繳還原資而後散，官爲調停其間，續給者當可免，彼目覩民情，計無復之，有未必不可行者，惜乎策不及此也。頃令南海令梁星源、番禺令張熙宇，隨保純出，步向三元里紳民，揖勸代夷乞免。越數時許，紳士潛避，民以官故，不復誰何，遂親翼義律下，羣夷繼之，衆口喧譁，笑聲聞十里。其後逆匪見湖北、瓊州節、張防九江，敢於小孤山，告擄至兩司矣。余守因試爲士夷自是始知粵人之不可犯，尅日全幫退虎門外，其時近海紳民有欲邀於海口，奪還所得資，適其大船擱於淺沙，將截焚之，亦爲墳所聞，切諭而止。其他船在虎門外者，初四日新安武舉庾體羣夜半出火舟三隊，自穿鼻灣乘潮攻而燬之。佛山義勇亦於龜岡礮臺乘上風颺毒烟，斃夷數十，破其援舟，款夷事聞，舉以切責，諸帥皆罷吏議，義律入內河，恆陸居，坐肩輿，遨遊市上，例所不許也。百姓已見而切齒，遁後自慚無以對漢奸，乃出僞示，有不難報復，姑示寬容語，以掩其辱。三元里等村民亦大張文檄，痛斥而醜詆之，戒其毋復相犯，盡出所械級及奪獲礮械繳之官，當事優予獎勵，爲祠祀死者，玉成等請自海珠至石門水陸銜隘，如仁威、沙南、荔園、泮塘、澳口及對岸之白沙增步，各按險要，設防置礮，河南數十村及城東燕塘亦均起而團練，進士何有書等接踵倡行，各就所近設爲社學，輔以

公所而二之。西北曰昇平。東門曰平東。練勇至數萬。無事相安農業。有警農卽爲兵。一時聲勢聯絡。咸隸廣州協副將。二社學外。繼德者河南橋內曰隆平。設於道光二十九年。民與官應。墳復防其內擾。策之大帥。取則徐前堵塞兩臺口之議。請入城時。南門外曰南平。則奏而未成。村間曰坤神。未集。民與官應。墳復防其內擾。策之大帥。取則徐前堵塞兩臺口之議。稍推而遠之。於東西兩口。先大石。次瀝滯。又次臘德。沿及石壁黃埔三山。凡夷船可以直達省河之道。度其船之修廣。勸紳民買石沉而狹之。淺其河底。僅留中小口。通民楫。而阻夷船之闖入者。先又於所堵四旁。密豎椿欄。復縱橫曲折。投石其內。慮其輪船挾火力。或可用鈎扒拔石。徒勞無濟也。於是勘擇要道。東路如東礮臺。赤岡。二沙尾。洋桃地。姚家圍。南路如大王滯。南石頭。東塋。鳳凰岡。西路如西礮臺。永靖。海珠。新塋。竹排頭。泥城。北路如永康。拱極。保極。耆定。紅椰寺。餘。防維周密。以補東南兩口臺所不逮。令訓導黃培芳。拔貢生余廷槐。齋撤周。遍村落。開陳大義。民氣感動。而後檄知府楊霽。署糧道西拉本。南韶總兵馬殿甲。高州總兵趙承德。督標參將曾逢年。遊擊李志和。趙如勝。督學正曾劍守。蛇洞大岡邊。爲南路正防。而以從九品林俊英。守穗石。文生彭鶴年。守壩頭廟。武生范廷安。守南廷。職員何大山。應之。教諭陳文輝。守官州。外委曾文基。守官州門。爲東路正防。而以從九品衛綬光。守瀝滯。□□□□應之。從九品楊汝正。守三山大通河。爲西南河路正防。而以副貢生高廷佐。武舉關鵬飛。守南頭。教諭虞世珍。守東塋。應之。拉本殿甲。又自守龍船墟。得勝坪。及臘德諸臺。舉人李國賢。守員村。文生葉焯。守下渡頭。拔貢陳大勛。守東礮臺。文生林福祥。以水勇爲應。計南海番禺團勇至三萬六千名。而營兵不與焉。取濱海數縣。滋生田坦。凡十七萬餘畝。收諸公。招佃納租。曰

屯田爲守臺墩與捐造巡船兵食。屯田之設。條陳於南海曾帥。旗人樊封。皆博古士。見之於公者也。始以兵食急需。知粵東近海

。被按者。勸借縣照影射。非通海清丈不可。都公慮擾民。遂止其事。又諭召好捕者。出己田贖官。以原買價銀數請獎。於是勸者以四溟盛

浸。失收之田。獻。引勘收。委員詣田所。但見不根在畦。不知水退委苗所斂。發佃無難者。因議使本土紳士。分局。分別受遷田段。俟赴局獻

者。按其土名。先定拒受。非鄉同紳士不識情形。頗難其選。許員外祥先亟逐孔觀察愈。謂子當者差久。且悉香順沙田被水處所。時科

方居憂。聽書見勸。予辭之再三。恐以一人談公事也。未幾。獻田之事又不行。乃奏請取沿海數縣。凡貧民照例赴縣承墾。而未經戶科

者。盡歸公田召佃。分別定其租款。仍令原墾戶各按所墾。赴官領佃。領佃半年。限外即准他人承佃。白太守從濶率各縣勸民認領。

督撫出示招之。以養兵費急。檄促縣行且嚴。香山墾戶。視他縣獨多。初尙徘徊無以應。香山令陸君孫鼎。省中舊交也。使其屬香山司

巡檢饒長春。來予村舍。詳備代勸紳民出承。會大府亦以爲言。且出印示。交予爲驗。當時猶以爲官佃例不過欠租易佃。無害於民。

重以大吏及白守之故。時亦略有所動。令其自以保佃姓名。早官備案而已。其後部議照地丁例行。則官受考成者重。而白墾之田。自領

團築而後成。未免墾水爲害。可嘆矣。方運石堵塞。視夷所入要津。一時並舉。南灣九龍產石之山。悉在虎門外。夷船所聚。

因購於內地之潭洲。絡繹運載。隨至隨沉。諸河夷已偵知之。謂不利己出入。則駛三桅船泊橫橋。馳輪舟三。撲入大石

四沙赤灘角。遇石船即焚。紳士曾劍林福祥周其俊何達海各督其勇護之。工始克竣。郡公委調者余馮沅。督諸紳境河。沉曰。堵河當壁其淺深廣狹。以開

方法測之。今由石船遇河口即投。受石不均。恐有阻水之患。又其時所募守口壯勇。月食或八元六元不等。悉出籌捐局。設大佛寺勸捐。洋鹽二商。捐百二十萬兩。紳士各自赴局捐資。及鑄鐵築台。購械三十餘萬兩。勸及牛。子隨告養。礮械甲仗。皆

日有補造實既厚集。凡有一材一技。足資捍禦。可稱破夷妙計者。臈揭黃榜。奉諭旨招徠之。即所條策而詳爲講求。著

效者優獎。與築臺製械者等。當是時人人思奮。翹首企足。以款夷爲辱。將待夷船之再入也。而盡殲之。廣管數縣。游手

之衆。收勇籍者十之八。綠是內河村落。盜匪亦無復竊發。蓋豐其口食。時其訓練。日飽食於臺墩。力無所用。無不磨拳

擦掌。以待一試。當時設勇未試。而內賊以是少。及勇一散。而賊即四起。實見過不見功。填以內勢既定。省城根本。無可搖動。而後由內及外。層次整理。以虎

門諸臺修復爲終事。至派將弁設防守。如平時而後已。英夷平日已畏粵民勇悍。至是知內河守備甚嚴。愈不敢正視

粵東。越虎門一步。因變其說。謂市久人習。不忍肆害。且存市地爲他日相見計。欺粵民之恃夷爲食者。但速建香港房舍。拆虎門舊臺石。悉運以出。請官爲示。召商民就香港與貿易。至是請已再矣。內商以風浪險。無肯往者。夷請以尖沙嘴九龍山二地易香港。當事以未奉諭旨却之。而反勸其入市黃埔。夷以入埔必經虎門。諸臺修於彼不利。遂泊兵船阻我與築蓋毀石之舉。不盡關營建也。以是雖就款市。仍未得流通貨物。仍蹙滯如初。國商咸以義律鹵莽就款。不以各省所索馬頭入議責之。會英國王別派曠鼎噓爲大總管。又派吧噶與思啞刺力巴。敦時爲副。增船大者合至百餘。小舟數百來粵。義律亦自以官小。爲所屬。宜受鈐制。慮其至或生異議。無以對保純也。遂先期借帶運粵所得銀揚帆返國。按顧林供伯多義淫被殺死。報知女王。激曠曠噓來。然伯多之死在四月。而七月曠曠噓已犯廈門。彼國遣將不知是速。寇海記云。伴官國王遣義律無能。改命曠曠噓。所指無能者。以曠款不來各省馬頭。亦與伯多死同一時事。意義律先自請換。已得而行。且知增兵易將。請至。奕山因議款有離出省城之約。旋借隆文退居距城數十里。三水縣之金山。撤湖南兵歸伍。留芳駐城彈壓。芳初居寶院避暑。欲運越華書院。以警隆文。素剛直。軍事多持正論。格於勢。不得行其志。金山山水孤僻之地。居甫數日。心抑鬱。恆咄咄自語。謂無面目對君上。歎不絕口。寺僧頗知事。故進以諧談。欲舒其憤。滿果略一啓顏。因潔卮酒奉焉。不飲。曰。汝方外人。不識予心。非相却也。子自分辜恩罪重。方愧悚無地。日在憂憤中。敢以酒自娛乎。僧再勸。則色變。曰。若更相迫。吾立嚼吾舌矣。竟不食死。四觀察爲其長。攻城時。方居寶院。忽擊彈飛至。擊中其僕。連倒。時驚悸喪魄。未幾試。主考率小門生見之。猶問粵事。曠曠噓至粵。知義律議款。止了粵事。且所得故商欠。而閩浙江南之市地將開。英國他日無窮利源。又恰符其借失市搆兵之本意。且犯他省。仍不與在粵和議背。況義律適去。粵官難以責備。設遠來無奇功。是明居義



律下矣。計既定，遂嘗試以覘中國意。乘諭旨令酌將所調防兵裁撤，謂有機會未宜坐失。於是舍粵洋而北，以潮州南澳爲粵閩適中地，帆檣之所必由也。爰於南澳長山尾預泊數船，載馬備登陸計，船狹不便竊移，則沿岸蓋造房屋，上爲屏樓，澳官無止之者。土木日漸增益，駐人爲兩省往來航舶嚮應，頃令海陽令倪澧諭毀之。

先是澄海學諸生，就課海防論，卷有及長山尾蓋澳

屋養馬事，言之切實，時方奉旨不准香港搭蓋，故南澳文武，無敢言及者。子已奉調旋省，輯卷早制府，部公行海陽倪令，帶郡巡檢往覈。夷初尙支吾不肯拆，再往，以正言曉之，時駐泊止一二船，懼內地兵威，即遵拆，而放馬於長山，凡十二匹，過者皆見，凡夷馬皆剪尾，可認也。

此辛丑九月事。

以七月初十日，與吧嗎、思亞勒力吧、敦時等，駛火輪兵船數十，踞尾闈廈門，梃青嶼，越日投書提督，囑

自稱公使，吧稱水師，敦稱陸路，並云提督詞極悖誕，謂不照上年天津所議事款，即應交兵，暫空廈門城邑，讓其軍士棲止。俟定議後，纔還。提督陳化成老而能軍，遇閩海遊弋者，輒擊之，礮傷足，猶鼓勇進，尋改官江南。去時，總督顏伯彥先已出駐泉州，提督寶振彪適洋巡，留兵無幾，方以粵夷就款，有旨撤兵，水勇已散，伯彥率與泉永道劉耀椿，自白頭汛倉卒出迎擊，以萬斤巨礮，傳令對岸之嶼仔，中路之鼓浪嶼，三面合攻，沉其大船一，兵船五，復損拆其船桅，夷冒礮蜂擁而進，集七八船併攻一臺，別駛三板船，分路登岸，用先後夾持之法，攻一臺破，復攻一臺，勢甚兇猛，副將凌志以下，多被傷且死，兵勇血肉狼藉，猶奮前拒敵，自辰至酉，斬殺亦略相等。夷船絡繹，愈至愈多，人登岸者，亦愈殺愈厚，迨併力環攻大礮臺，我兵遂不支矣。沉兵船五，官房舖舍，悉爲飛礮延燒，又轉我臺上巨礮，內向反擊，城破，據之。伯彥退保同安縣城，專派同知顧教忠移駐灣尾汛，以防越廈入縣咽喉，調金門鎮江繼雲，陸路提督普陀保，分防要隘，繼雲戰敗落水死，志負傷，殺退前夷，爲後隊所逼，剖腹死。都司王世俊殉之，遊擊那舟球、楊青江、羅重傷，備弃死者數人，前

一年夷船初次入擾。廷楨方督師。但令耀椿固守舊礮臺。兵力聚於一處。得自保。伯燾世任封圻。又籍東粵。連平州與廈門距近。地方夷情。皆所素習。深恨琦善一意主和。開門揖盜。而意見與則徐頗合。甫抵任。即追勅提督陳偕平告病規避罪。以爲廷楨但自知守勢不能剿盡橫逆。且謂守而不攻。則我勢而彼逸。彼省而我費。夷礮不及岸礮之大。載火小舟。雖恃以焚夷。然僅可用於內港。而不能挈出外洋。鑿鑿見諸奏牘。慨然有澄清海宇之志。請帑三百萬。造戰船。買商船五十餘。募伍數千爲新兵。招海濱勇士八千。鑄大礮千。先期令候補知縣孔昭慈。赴潮州購買船鐵。及一切軍資。不惜資費。孔昭慈嘗令廣東饒平。丁艱服闋。改發閩。至是効力軍營者。寓潮城穀育。會子遂試至潮。以舊識。且夕過從。談頗公布置事甚詳。從沙汕頭。購大商船。欲鑄額項再至。予謂軍務孔亟。當隨時隨令先由海往。而後以人解價償之爲便。時首邑爲倪念瀛太守禮。舊令順德。可與暫假。否則汕頭船主人。其父兄弟。多在學。一言爲保即可了。無事往來稽延也。孔大喜。議甫定而廈門已破。孔遽跟蹤還矣。增建口外之嶼嶼。青嶼大小檣三礮臺。守禦既分。船又購自沿海鄰郡。不時至計師船需砲千一臺。需一二百。急卒匠鑄未成。攻守雖有人有地。而軍械不備。仍復掣肘。臺牆開門置礮。牆厚門深。又不能左右活轉。但可直擊夷船。不知避我礮路。過此卽衝突無礙。往往先試以敵舟。而後啣以排進。致有此失。既退至同安海上。先期散遣之丁壯。因廈地人皆遷徙。無所覓食。夷遂招而養之。盡爲所用。廈雖非全閩門戶。然實無險可據。故夷得之。亦不能守。遽以二十一。駛其三十餘船。並掛航而去。留艇內港者。僅數船。勢孤不復登岸。旋鼓浪澳者。瀕出。猶大言今雖暫去。行當復至。至則於此蓋造樓房。必俟官給銀乃已。蓋猶是廣東故智。已爲聖明所洞悉。有可堵則堵。可剿則剿。此外再無酌量辦理之嚴諭也。顏制府奏云。逆夷竄離廈門口岸。於七月二十一日。開去船三十餘隻。尙有五隻在港。避七日。由縣馳奏各在案。茲於二十六日。據廈與泉永道劉樞樞稟稱。該同知顧教忠。稟奉前往廈門口岸。會同署水師中軍參將張勝元。實得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蹤跡。所有逃避各鄉男婦。陸續轉回。各尋舊業。商賈市肆。未經殘廢者。亦漸照常交易。穀米流通。經該同知逐

處安撫。人心稍定。並經該道移檄。妥為彈壓。詳諭各鄉紳耆。各率子弟。保衛相資。其被害之家。尚須逐細查詢。造冊詳請撫恤等情。臣查海島中後兩路。一百三十餘鄉。雖皆軟耆無犯。而前而口岸。噉火所及。民皆驚恐。痛定思痛。疾心奚得。自夷船開三十餘隻之後。臣分遣員役。各處高山。用鏡瞭望。附近大海。東控一帶大洋。帆影不絕。或駛或泊。三五隻至十餘隻不等。其在廈門港內。或五六隻或八九隻。來往遊弋。不敢上岸。所有在鼓浪嶼。聲言起蓋夷樓。必須官為給銀。方肯全行開駛。探聞如有文武在廈。即欲呈遞夷書。是以飭令顧敦志暫駐鄉間。與陳勝元察看動靜。隨時稟報。酌量辦理。除臣督同在事文武團練兵勇。相機追剿。不遺餘孽外。所有撤回廈門口岸。及安集逃避各鄉民人。現在辦理情形。由驛五百里具奏。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諭。據奏廈門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蹤跡。商民復業。穀米流通等語。覽奏已悉。現在大海東控一帶大洋。帆影不絕。廈門港口。夷船往來遊弋。是此時廈門街巷。雖無夷人。難保不懷別項奸計。欲逃故退。該督務須督飭水陸將弁。加意嚴防。本日已降旨從寬治罪。其應得之罪。交部議處。倘再有疎虞。罪在不赦矣。噫之。該夷聲言鼓浪嶼起蓋夷樓。俟官為給銀。全行開駛。顯因粵東代還商欠。得差所款。又欲藉其故智。該督深知廣東辦理不善。若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如果坐視夷書。斷斷不准接受。現在辦理機宜。可堵則堵。可剿則剿。此外再無酌量辦理之法。又另片奏此次夷船。探聞義律在內。仍著嚴密偵探。遇有擾到夷人。細加詢問。可得其實。該夷如果復來。自當痛加剿洗。即傷數人數十人登岸。亦當盡殺乃止。現在該省新兵義勇。已有二三萬之多。若駕取得宜。據險設備。亦不慮其滋擾牽制。該逆屢經犯順。未受其創。正當乘其驕橫之際。力挫其鋒。若外托持重之說。內存畏葸之心。尚安望其一鼓作氣。大伸國威。即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此。

伯巽令激勵中後兩路百三十餘鄉。又馬港一帶。團練至萬餘人。同安募兵三千餘。晝夜輪防。亂石拋擲。使留船聚泊無所。其速去也。意固在江浙臺灣。亦緣閩續防嚴密。有以使之。是時分擾定海臺灣者。半為廈門退出之船。同時分撲兩地。而意則專在定海。故所用船。臺灣少而定海多。當時漢奸為夷畫策。或以定海界接內地。兵力易集。非如臺灣為海外孤郡。止恃澎湖為聲援。而風信不常。勢難聯絡。但能入其口岸。即可得力。或以臺灣昔為荷蘭所有。而奪於鄭氏。港門險阻。較諸荷蘭之沉舟拒鹿耳門時。難越百倍。海舟素所習聞。止可以一二船嘗試。知難而退。不值枉耗無益之兵力。是二說者。皆夷所知而不能捨。至福州通市。則彼意中事。而離廈時。反未之擾及者。蓋五虎門在省河外。河沙甚淺。潮盛乃可通舟。潮漸縮。則漸為沙擱。非輪舟牽拽不可。恐舟未浮。早為我兵擊碎。且受火焉。所畏在此也。鄭氏之入臺灣。在順治十六年。兵敗江南。被剿金廈後。逾年遂據

臺屢擾閩粵。爲沿海患。康熙中。與師征討。克壞降。至是已百四十年耳。南自瑯瑯。北至蘇灣。以臺澎爲中路。南鳳山。北嘉義。彰化。淡水。及新開之噶瑪蘭。綿亘延於山後。凡千八百餘里。設總兵。綜攝師千。分水陸十六營。類兵萬四千六百有奇。無土著。但從閩中督撫水陸提四標。漳。汀。建。福。海。金。六鎮標。福州。興化。延平。閩安。邵武。五協。計五十八營。抽撥更成。渡臺後。自七八百至百數十人。布散臺內外十六營。以三年爲瓜期。期滿臺灣。鹿港。蚶江。廈防。四同知。各配船。渡新遺舊。是爲班兵。蓋臺地番民雜處。漳泉粵人。各分氣類。動輒肇釁。械鬪。民氣浮動。易生反側。生番深居山社。自耕而食。不與民接。更性野難馴。故不欲召募於本土。班兵則家在內地。同營來者。多不過百。其至也。又爲之錯雜散布。立法之意。誠以海外孤懸。風潮洶湧。往返非可以常期測。有事。勢難恃內地策應。班兵既有兵餉。仍給以贍家米石。議由舊運入石。二百餘。可以安受訓練。爲東南沿海數十郡藩籬。外夷不敢窺伺。成效昭然也。 道光二年。閩督撫以兼台道職。欲改班兵爲

免補革造新之擾。時觀總兵米能決。實於姚司馬營。爲議二營。暢論之。時乃中止。及葉道。擢閩撫而奏及此。上命與總督籌議而行。會趙文恪慎修檄節錄。得登議乃罷。至今仍沿舊制。 夷事初起。臺灣時庫聖慮。屢諭總

兵達洪阿。兵備道姚瑩。以夷船沿海騷擾。亟宜嚴爲預備。督撫亦以內地防範嚴緊。且定海既失。大兵雲集。一經擊敗。勢必竄逃。臺爲歸途所經。備哨巡拒擊。勿任停留。潛銷鴉片。瑩使知縣魏瀛。會廳縣營勸修礮臺。復加以礮墩。礮牆。麻

袋貯沙以衝。又於郡城自小北門至小西門。加築外城。郡相國劉藻。黃鴻臚爵。道。奉使所會奏者。在籍提督王得祿。游歷海洋。嘗以水師六

百。破海賊蔡牽黨數萬於洲仔尾。既又敗朱漬於蘇灣者。以功世襲子爵。最精習海戰。至是老而家居。登請於廷。楨奏請使出襄軍事。得旨令與鎮道協力商辦。夷船自上年夏。已不時徑臺澎洋面西駛。及鹿耳門外。馬鬣隙深。水外洋。但

徘徊不敢進口。副將江奕喜恐其竄入北路內洋。則難以制伏。即乘東南風越其前。鎗礮兼施。夷亦還礮回拒。遽轉帆向西南急遁。追至麥丁仔洋。黃昏霧大。越晨始收。望之不見。由是始議造巨艦。做得祿舊製。建威奠海船式。以備戰。得祿建議。但嚴守口岸。不輕與海上決戰。洪阿先緣他事。與得祿有隙。瑩勸兩人乘嫌敦好。兩人亦各矢公誠。頓忘前怨。得祿自募精兵三百。出駐澎湖。以澎湖西距廈門水程七更。東距臺六更。一協守之慮。其單薄也。督勵將弁。為台聲援。台地募勇安兵。洪阿出郡城南路。瑩赴北路。至雞籠兩路口岸。親為整理。郡城要口三。曰安平大港。曰四草。曰國賢港。嘉外。淡水廳二。曰滬尾。即八里坌。曰大雞籠。噶嗎園界外一。曰蘇灣。皆水寬深。餘南北路小口九。較淺狹。鹿耳原稱天險。道光二年淤廢。船不能入。各口共水師兵二千四百八十一。屯丁二百。勇二千一百六十。水勇五百二十。得祿及應縣團練不在此數內。各莊壯丁自一二百至七八百。計團練凡萬三千餘人。相其險次。測水深淺。堵以船筏。裝石木桶而深之。嚴杜奸民接濟。收其悍夷為勇。俾絕內顧。時班兵額缺未補者千餘。就現在水師派員弁於十七口。授以機宜。令於臺墩多插旗幟。守口者日必三次登陴。姚石甫觀察壯勇不能登陴。謂曰。夷匪往來澎湖。無非窺探虛實。見口內無人。則乘虛入。必多插旗幟。使不測我兵多寡。臺地游手。每秋冬蠢動。今借防夷得資生。免為難用。據外即以靖內。惟夷大幫若至。尙須調陸兵。豈數百水師壯勇即能濟事。守口之人逸樂。恐其滋事。故每日常三次登陴。使其練習。令每日一次點卯。餘俱聽其自便。失召募守口本意矣。又駁鳳山港。毋庸設礮。勇。曰。據稱內修戰備。毋庸外示兵威。所持者口小。夷不能入耳。彼非愚人。豈不知更換小舟耶。現奉縣檄。夷匪拔商艘。取漢人衣服。則有坐小船冒漢人入港矣。夷匪圖。利水不利陸。登岸原足勝之。今縱之使入。欲誘登岸乎。萬一所謀不遂。徒自撤其藩籬。不陷定海覆轍乎。夷大幫集至。則各保團勇。足以破之。使登陴者得休息。非徒任在戍久勞之士。實以破敵也。無事以守口者為正兵。有事則出新兵以應之。視敵多寡。定派防人。來船少則出擊。多則守內港。以俟。大船既不可入。小船則非所畏。誘近礮臺藏之。可以得志。佈置定。姚觀察覆顏督書。謂王提軍以郵勇為合。恐無紀律。欲分交各營操演。但令屬募在口。長駐防者。二千六百餘人。各莊團練萬三千。為數實衆。若醜營操。恐十餘萬民兵。素不相洽。動即械鬥。合人好亂。所以易撲者。為合也。若入營。教以紀律。則營中所畏。彼且有之。異日不可復制云云。此通論也。粵中已款夷。且堵河矣。又募勇至衆。日教以抬鎗弓箭。及藏撤失食。則羣起為盜。每百營兵不可彙。而後招我。輕視營兵如無物。貽害至不可勝言。不獨臺屬民悍難制也。

至是八月十五日夷船一挾三板自雞籠杙移泊近口之萬人堆。越日黎明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二炮。壞兵房。參將邱鎮功守備許長明歐陽實發砲回擊。三沙灣墩亦接放為應。鎮功突然八千勛巨礮。中其船桅立折。索紛紛斷。即隨水退出。適口外驟起潮頭。撞礁船碎。夷多落水。幾岸下其三板駛竄。文武官分帶兵勇駕船出生擒黑夷百有十四人。格殺者五。一夷目投水死。其一駕三板借諸夷逃。別營聞信截擊。千總陳大坤在野鼻頭遇逃駛者。沉其三三板。沉白夷一。擒黑夷二十。同知曹謹在大武崙港外殺白夷二。黑夷十七。擒者九十七。日在草嶼殺白夷五。獲其圖冊。繪海五十一篇。曹謹獲夷後。巡至雞籠杙。並獲夷書二本。在烏踏山下。有自刺夷屍二。一白夷。戴黃金冠。紅呢戰甲。似係夷奴。此屬似投水之白夷。然據顧林供。船上官頭。一喇跌萬。一吧喇海。一人跌海。一人刺目。一同白黑夷駕三板走。是登岸自盡者。即走脫者矣。雞籠破獲夷舟奏云。本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據淡水鳳山各屬稟報。北路之雞籠中港。南路之小琉球等外洋有夷船游弋。當飭守口文武各員。相機防守。備進口門。即開礮轟擊。旋據護臺澳水師副將江奕喜。南路參將金龍龍。署鳳山縣知縣白鐘慶。稟報南洋夷船一隻。將進口門。見文武兵勇人多。防守嚴密。立即竄駛北去。又據淡水廳營。先後稟報。八月十三日申刻。有夷船在雞籠口外之雞籠杙洋面停泊等情。又經臣等飛飭總督。會督文武委員義首人等。嚴防去後。茲於八月二十五日。據臺紳營參將邱鎮功。淡水同知曹謹。委駐雞籠協防澎湖通判范學恆。委巡海口之即用知縣王廷幹。稟報。該夷船於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萬人堆洋面。該員等用千里鏡照。一隻桅大號夷船。拖帶三板多隻。有夷人在桅頂張望。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台。連發兩礮。打壞兵房一間。我兵尙無損傷。該參將邱鎮功督率調防雞籠之署噶嗎蘭守備許長明。署臺紳守備歐陽實等。在三沙灣。將安礮大礮。擊對夷船轟擊。曹謹。范學恆。王廷幹。督同艦隊併派不慮惟懼。在三沙灣礮墩。亦放礮接應。邱鎮功亦手放一礮。為八千勛大礮。有准。立見夷船桅折索斷。船即隨水退出口外。海潮驟起。沖破礮碎。夷人紛紛落水。死者不計其數。或免水上海岸。或上三板駛竄。邱鎮功督同守備許長明。歐陽實。署千總陳連春。外委尤登和。帶兵駕船趕往。生擒黑夷四十三人。又劉取格殺黑夷首級四顆。該令王廷幹遣派家丁隨同縣丞。密偵快船。帶領屯丁鄉勇出洋。生擒黑夷三十一人。督理謝集成。董事吳助友。及弁屯義首人等。生擒黑夷二十五人。劉取首級一顆。該同知曹謹之親屬郝芝。帶領家丁生擒黑夷五十一人。督臣委來臺之候補從九周晉昭。亦經趕到。幫同出力。當該船擊碎時。見一白夷自行投水。是否頭目。打撈無獲。其時有署臺紳營尾守備蓋協千總陳大坤。同委員德化縣典史陶榮。在尾防守。聞信馳駕巡船截擊。在野柳鼻頭洋面。見夷人數十。駕三板一隻。向南逃駛。該守備等。揮令兵勇開礮。將其三板擊沉。夷人落海。該守備。帶同親丁陳功。陳經邦。義首林得方等。劉取白夷一人首級。生擒黑夷十八人。委員陶榮。生擒黑夷二人。金包里汛外委林光章。目兵何得和。兵丁李風起等。皆一同出力。又據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恆。參將邱鎮功。署北路右營游擊安定邦。先後稟

輯。十六日晚。有白夷帶領黑夷二十餘人。駕三板一隻。在文武衛港外竄駛。該廳遣派役勇。坐船追尋。十七日早。在觀音山道及。互相格鬥。該署遂擊督帶兵丁魏擊。當經官兵役勇。刺死白夷二人。落水。生擒黑夷九人。殺斃黑夷十七人。奪獲夷礮四門。兵丁謝捷陞。同鄉勇二人。均各受傷。謝捷陞傷重。隨即殞命。十九二十三等日。署守備許及明。縣丞恣惟懷。在海濱撈獲白夷屍身二具。查驗。一重紅呢戰甲。胸前刺有八卦形。一係尋常夷服。胸前刺蓮花形。左右臂腕。左右腿。或刺人形。或刺蓮花鳥形。獅形。又撈獲夷礮五門。一重七八九百磅不等。大小礮子數十粒。鐵棍一門。大鐵鉤一箇。署千總陳連春撈獲大夷礮一門。重二千餘。大孩子一粒。棕櫚二箇。被水火藥不計斤重。又該同知曹謹。通判范季恆。遣派義首帶領壯勇。及忠壯丞丁役等。十七日駕船搜捕。至外洋草嶼。有白夷二人。紅夷二人。擄帶圖冊。在彼藏匿。經役勇等上前圍擊。該夷俱被格殺。割取首級。帶回搜捕獲夷圖一副。時廈門外援已失。臺中形勢並孤危。民間驚惶。謠言一日數起。遂撤還巡洋兵船。塞鹿耳國。賽三鯤身。專防要險。請帑三十萬資軍需。人心始定。洪阿瑩均賞花翎。九月初五日。三桅紅旗夷船泊雞籠口外。忽換白旗。駛近萬人堆。放三板二進口。願以銀每名百圓贖還。夷無答者。流連數日。十三日辰刻。大船突入。直撲二沙灣臺。礮發猛烈。破我臺右兵房。其地三面環山。形勢頗峻。有險可憑。守備許長明。率外委伍雲升。先裝礮伏三沙灣之鼻頭山。伺擊之。斃夷二。退守衝隘。義首壯勇齊至助戰。夷船之在龜頭洋者。亦遙放巨礮。為彼聲援。而不敢入。越日。夷見兵勇驟增。人叢山險。仰攻不利。日半。遽出口去。會南北兩路土匪乘機竊發。郡兵存者無多。內地處處設防。未便請渡。添兵壯來助。鎮道就以民勇選補班兵之缺。鼓率兵將。姪期撲滅內逆。一時剿辦淨盡。先後奏開。以功並給世職。洪阿騎都尉。暨與知府熊一本。並雲騎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同得優獎。有旨集訊夷俘。因知噤噤噴噴。攻廈門後。分其船二十餘。北抵浙江。別派啊味萬率領林等。駛其三桅船三同。赴臺洋。伺便窺臺。郡開行後。二船者不知何地阻風。停泊。未得聯艦。而一船先至。闖入被擊也。其再擾定海之船。亦同。以是月出。當英夷之候。處分於粵也。定海尙留船盤據。不肯遂歸我地。伊里布示諭居民。謂夷人無向定民擾累。即不

得復行查拏，並據夷書，以現在夷已起棹，十四船赴粵，移慰巡撫，蓋未深知夷之詭詐，以為從此馴服，直信不疑。然當時巡撫劉韻珂，則偵探留定諸夷，方築礮臺開河道，穿達城中，居住岑港沈家開門兩處民房，搶奪淫辱如故。又僞示招居民接濟，種種情尚可疑。奏謂定海為通洋適中，南閩廣北江魯直隸，並可揚帆分駛，忽南忽北，難保其不勾引漁盜為羽翼。浙為財賦淵藪，寧波定海，又浙中精華。在定海者，必覬覦寧波，請乘市地未定，早為杜絕。因綜舉八端之不便者，曰地利，曰物產，曰勾結，曰烟禁，曰關稅，曰國防，曰國體，曰民心，反覆縷陳，固逆知夷情之必不能決舍定海以去。不可謂非先幾之燭也。

浙撫劉奏云：竊滋弊不可不決。防患不可不嚴。籌國家之大計。不可使顧目前。取化外之夷情。不可稍疎事。以分頭懸懸。恐該夷有欲在定海通商之意。自不得不近慮遠圖。乘此專議未定之時。繕陳弊患。叩乞聖裁。一在地利。查粵東海口。向係各夷互市之區。止准停泊虎門。例不容其進口。廣州城外。駐兵重兵。虎門俱設砲位。故夷人有深畏虎門砲臺之說。不敢輕犯。是廣東海口既可守。溫環諸山護衛。形勢控制。防範嚴密。至定海孤懸海外。並無咽喉險要。附以控扼。其西北。直達定海之鎮海。象山。奉化。石浦。及紹興之餘姚。再西。則達台州之甯海黃岩。溫州之玉環。瑞安。樂清等處。正北。則直達杭州。海甯。錢塘。又北。則達嘉興之平湖。海鹽。乍浦各城。俱與江蘇之崇明。上海。通州等處。一潮可達。綿亘二千餘里。大小海口數十處。並與紹興石浦。江口河道可通。若英夷在此通商。地勢散漫。一無餘束。即極力稽查。亦斷難周密。且馬頭即立。該夷盤踞日久。恐於沿河形勢。探訪熟悉。不可不防其漸。一也。一在物產。查浙江通商。皆產稻穀。杭嘉湖產蠶絲。溫處二府。又產紙纈。嚴金衢區皆產絹各府。則又皆產茶葉。鐵斤。例禁出洋。蠶絲為夷人所重。至茶葉。則夷人更以之為命。是中國之所以能制外夷。外夷之受制於中國者在此。若英夷在定海通商。稻穀蠶絲。既可就近謀取。而各處茶葉。更必潛收。不特耗內地之資財。弛該夷之忌憚。且恐其居奇。轉售他國。獲價倍蓰。適足以遂其貪而益其富。二也。一在勾結。查英夷自佔踞定海縣城。其定民之殷實有力者。先已航海逃避。其貧甚無依者。不能不困守放棄。現聞該夷有在城中與當衣被散給老幼之事。要結伎倆。已有明徵。浙江沿海。半係捕魚賣海為生。既無恆產。却少恆心。若該夷在定海通商。陰施小惠。恐無衣食之徒。即甘心為其役使。而乍浦海口。又逼近杭嘉湖及蘇松等府。糧船水手。多係無業游民。業驚性成。亦難保不為夷人以利煽惑。且粵閩洋面。為海盜淵藪。定海一帆可通。更恐其串結為盜。三也。一在烟禁。鴉片來源。實在廣東。自上年嚴定例條。懲辦漸有成效。該夷因廣東斷其烟利。故架檣通商。欲求通商。假借貨以售烟。現聞該夷在定海城中。開設舖面。所售者未必即無藥物。運行查禁。深恐另生枝節。有礙廣東查辦。若該夷在定海通商。與閩。廣。江。蘇。山東。直隸。往來甚便。勢必潛謀分售。暢意以遂慾壑。聽之。則流毒滋擾。禁之。則騷擾陸途。詭計難離。轉得藉口。不能相安。四也。一在關稅。貨實



波浙海關。歲征稅銀七萬九千餘兩。乍浦溫州各小口。均附於甯波正口投銷。其稅銀俱由閩。廣。山東。天津。來浙商船。及本省商漁船徵收。定海爲各船隻出入必由之路。自英夷佔踞定海。各船裹足不前。現聞該夷已有在定海強取洋稅之事。若准在此通商。商船勢必畏葸不來。奸詐商漁。必依附偷漏。是廣東之稅既少。而浙關之稅又缺。五也。一在防費。查英夷自奪定城數月。浙省防費。已屬不貲。即閩。粵。江蘇。山東。直隸。各有堵防。亦不無耗費。擬准其將來在粵貿易。沿海口岸。尙擇要防守。若在定海通商。居適中。洋面。各省防範。更宜倍加嚴密。防夷於粵與浙。其難易迥不相同。且日久上盜漁船。散爲該夷之用。隨處可到。不特海防宜設。即江防河防。亦俱難弛。則費繁亦愈鉅。六也。一在國體。夷人既不欲在粵東貿易。已屬自外生成。乃因通商而先佔定海。而又求通商。恐其得立馬頭。七也。一在民心。查浙省兵丁。贖力懸於閩粵。而民心之懦弱更甚。即如英夷佔踞定海。居民紛紛逃避甯波府城。遠酌量撤防。鎮海居民又聯名具稟。嗚嗚懇留。粵省查辦未定。而民心驚惶。已難言狀。若准該夷在此通商。且恐驚惶者不止甯波一府。鎮定之民。終無歸家安業之日。八也。種種弊患。關係匪輕。惟求聖恩。諭令廣東欽。差大臣培善。計出萬全。必不可准在定海通商。則夷奸可弼。而海疆可期漸安矣。

江西巡撫錢寶琛亦於病中致伊里布書。謂夷築定海礮臺。志在安居。今攻剿之策。徒若捕風。兵苦久役。潰散可慮。商漁失食。盜賊將作。浙之溫臺。江之徐壽。民皆曠悍。前調兵海濱。城守空虛。尤易竊發。若仍一味遷延。要害爲夷所守。奸民爲夷所用。欲水陸夾攻。其道無由。必自作主裁而後可。伊里布不省。事機已失。裕謙素重則徐爲人。既代來浙。意中將倚爲左右手。定海初收復。安內防外。改修建置。事出草創。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鄭國鴻。定海鎮葛雲飛。以兵五千駐焉。雲飛嘗練親兵六百。最强勇。明紀律。可驅以用。寧波城則別以兵四千鎮之。城與定海鎮海。並隔一洋。修築城臺。招集流亡。亦日不暇結。未幾而則徐遣戍。旋改赴河工。謙失謀主。已懷惻悵。提督余步雲。又謙所素輕鄙者。但令其駐防招寶山。一時孤掌自鳴。無臂指腹心之助。不得不專任候補知府黃冕。知縣舒恭壽。時議增築外城。定海形勢。三面皆山。而一面臨海。雲飛盡圍濱海市埠。收歸城中。左右袤延至山麓。其三面則但依山爲城。謙方駐事城。據圖說從其請矣。諍之者曰。賊踰山入。跬步即在城內。且城分則備多而力懈。我兵登陟山嶺。未戰先勞。不如捨近水市埠。但加築內城爲新郭。庶受攻可守。實爲當

前至計。既而機於乘議。竟不果築。謙曾大父誠勇公。乾隆中開西域。有大勳。故自受任軍旅。每念係出將門。毅然以副平醜。逆爲己責。至則購重賞。號召沿海漁蛋。喚喚窮民。同心殺賊。禁斷接濟。招復漢奸之爲夷用者。許以自新。而責其後效。薛齡閩閩。毋遽遷徙。聞夷將出粵犯浙。馳文詰督。謂通商旣由粵代請。盡向其詢。駁折其桀驁。何至恣彼飄忽。貽禍鄰疆。義正詞嚴。粵中大吏。終無以答。又請求上年擒解夷官晏士打喇打哩之義民包坦等。親爲鼓勵。優加獎賚。蓋自伊里布停兵不戰。夷得以羣遊無忌。民間雖抱公憤。已畏不敢前。至是駭形踴躍。有糾集多人。放假就買烟土。逕泊夷舟。或作捕魚。潛伏山陬島澳。百端設法。誘擒夷黨。詣官報受賞者。由是兵勇亦思愧奮。咸知用命。夷船先犯石浦。礮險失利。遽遊弋外洋。八月十一日。忽內駛攔岸。爲我兵擊退。夷合二十九船。橫截定鎮洋面。風潮陡漲。鎮城外水深四五尺。裝帆起樁。將乘巨浸來攻。官兵礮火。並移高阜不動。風轉西北。潮亦退落。夷轉帆。遂向定海。十三日午刻。駛至十三船。停泊竹山門外。先以三桅船一。火船二。進雲飛擊斷其大桅。卽退。十四日。連帆逼攻曉峯嶺。我兵伏山後。夷下三板。渡而登。國鴻擊殺夷兵無算。傍晚。繞至縣南孤懸之五奎山。越日。就山上支搭房帳。我兵排立土城。遙擊斃夷十數。又越日。改從吉祥門駛入。攻東港浦。畏我礮火密。且前且却。旋再攻曉峯嶺。及竹山沿。又斃其登岸夷衆。十七日。甫四鼓。卽駛火輪船衝入力攻。雲飛手燃巨礮。中其船上藥櫃。頃刻烘烈。船自焚盡。已刻。一由五奎山。一由港東浦。一由曉峯嶺。三路分至。錫朋首當其鋒。夷冒死直前。我兵前隊傷亡。後隊繼進。夷屢却復集。攻曉峯者甫上嶺。卽自撤其舟。絕反顧。會我兵鎗礮紅透。不復可裝藥。延至未刻。夷三四千。分路驅漢奸。駕筏續進。亦舍筏登山。兇猛有加。勢難抵禦。

縣城尋失三鎮同時陣亡。

錫朋嚴斷一腿死。國鴻在竹山。雲飛在東岳宮死。

恭壽嬰城守。傷於火箭。飲毒自殞。將備弁兵苦戰迄六晝夜。筋疲力

盡多死者。自接仗連日。風逆浪險。夷船梗阻。難以東渡。策應謙在鎮海。督步雲守禦。自矢城存俱存。招集內渡散軍。亟

調江甯駐防兵八百。壽春鎮千。徐州鎮三百。又改調原發福建之江西兵二千。尅期圖克復。然焦勞盼望。皆未至。時鎮

海防兵僅四千。謙自統千餘。駐守城內外。步雲所率亦千餘。仍守招寶山。及沿江礮臺。總兵謝朝恩。則率千餘出守隔

江之金雞嶺。數皆不及千五百人。謙知兵力難敵。賊急又不獲從容布置。則誓死報國。倉皇拜摺。言黑夷漢奸。不下萬

人。合夥來犯。而我兵必處處分守。夷可數日不攻。而我兵刻難弛懈。夷乘風潮至。前船退勢。自與後船相撞擊。故以有

進無退爲利。當茲艱鉅。計惟有竭盡血誠。獎勵士卒。不敢以兵單而退離鎮海一步。不敢借保民而受逆夷片紙。蓋事

勢已洞悉胸中久矣。奏發。卽召步雲盟神誓師。步雲見謙死守志確。難以婉勸。已心惡之。及行禮。託足疾不跪。軍機訊步雲供。奏

云。據裕謙家人余升。以步雲心懷兩端。謙督戰城上。步雲欲暫事趨避。有是日嫁女一家三十餘口可憐語。步雲則供聞定海接仗。曾商之謙。謙以鎮海止有兵三千。不能往救。又謙言守兵單弱。步雲答以早應奏。謙云。爾係提督。爾也可奏。是日並無嫁女事。質之余

升。稱得自伸豐太。而豐太亦稱止聽聞謙爾也可奏語。因步雲逼守意。當時必係商退守事。故牽連述及耳。又寇海記。謙

先期見招寶山建白旗。知步雲二志。乃盟神誓衆。訊案無此節。未敗而先懸旗。未免駭衆。而無論有無。已先懷二矣。 二十六日。

夷船分犯金雞招寶二山。隊各數千人。謙上城督戰。自辰及午。金雞山兵奮力下擊。斃夷數百。步雲不令兵開炮。夷甫

至山麓。攀援欲登。步雲遽棄炮臺走。謙揮城上兵。燃炮截而止之。下者稍却。卒繞轉山後。紛紛隨步雲潰散。夷登據招

寶山。俯攻鎮海城。守金雞山者朝恩。協守者冕。而分守泮港。則朝恩子榮光也。謙以泮港去海近。守兵尙薄。且沿海路

歧。處處可登。與其分路迎敵。不如握要合擊。使冕持令傅朝恩。撤泮港鄉勇。移沙蟹嶺。與官兵合。無論夷由何路上。

皆可從半山下壓擊之。移定。夷果分道進攻。由泮港登岸者。繞出山後。環擊沙蟹嶺。朝恩力竭陣亡。謙是日將臨陣。先出所佩關防。付副將仲豐。太令賚赴浙江。

浙撫劉葵云。都司球倭同者。倭到省。而軍機訊步雲供奏。則云豐太保護各印至浙。當時受命也。

及是。見大勢已去。詣學望北關。

叩首。跳沉泮池殉節。爲從兵撈起。已昏不知人。亟抬之出城。輿至甯波府署。而後徐爲易濕衣。灌救。僅存氣息。甯波亦

危在旦夕。不敢稍停。復與至餘姚縣。去城五里。氣絕。歿於杭州。

時其八月二十八日。無子。遺言以第一等誠勇公銜。授子德峻。兼職。二十九日。夷船八。火輪船

二。挾三板三四十。直駛薄甯波城。東北量水進泊靈橋門。城炮先已分運定。鎮兩城連陷。守禦空虛。人心惶懼。甯郡六

門。臨江者三。夷炮夾火箭飛鑽兇烈。隨發隨擁而登。步雲開門拒殺數夷。被拒者繞至西門。其攻東門者。爲將士周士

德。李宗白。併力拒退。民舍爲飛炮延燒。男婦擠擁出南門。步雲適至。獲漢奸二。而夷已攻破靈橋門。且至提督署。步雲

喊殺。夷放鎗不及。奔入巷。步雲騎爲彈擊倒。壓傷右足。不復搏戰。遽易馬出城。直奔上虞。甯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

彩。亦從以去。

劉葵云。儲備長。自鎮海隔後投水。爲兵勇撈起。小舟送至慈溪。離甯甯傷至上虞。招集潰散。欲至甯郡守禦。隨獲廷彩家人。稟知。甯波已失。廷彩跳入西門河。爲船戶撈救。送縣城。盡湯灌救。稍有氣息。甯郡既陷。

浙江又失。一重屏翰。所屬奉化象山。皆被隔絕。雖府境迤西。河悉淺窄。夷船不能深入。而漢奸誘其探水遞進。則小舟

可隨地繞達。慈溪逼近夷氛。居人一時遷避。百室皆空。慈溪以內之餘姚。上虞。會稽。山陰。蕭山。諸縣。亦紛紛逃徙。土盜

因以四起。夷方以所得定海。令鎮海丞二印。多製漢衣。令漢奸所至煽誘。於是浙江以西大震動。巡撫劉韻珂。思握要

守禦。保衛紹興。斷其長驅內犯省城之路。以曹娥一江。下可以顧餘姚。上虞。慈溪。上可以保紹郡。而所調壽春。江西。湖

北。兵仍未至。遂截留先調之江甯旗兵駐焉。仁和鄭祖琛。方以福建藩司在籍。

祖琛後官廣西巡撫。以逆匪被議遣戍。爲學人祖琛之弟。祖琛河章爲浙中知名。是時已

先死。謙知其小心慎重，奏以原官赴軍營，迨抵鎮海，而城已陷，折還杭州。韻珂乃令堵扼曹娥江，祖琛亦以桑梓難棄，不辭，與澤長及衢州總兵李廷揚，各以所招散兵往。臬司蔣文耀亦出駐紹郡，爲之聲援，而省城則實力清查，募勇團練，至二萬，以固根本。仁和令張印塘之力爲多。當謙死時，步雲自知畏死罪重，欲以先走歸之謙，謂猶足掩飾也。爰以謙率江南將備兵丁星夜走退衢處，二鎮兵亦借護送爲名，不復嬰城固守。詭詞入告，適韻珂亦舉謙屬官，受遺賚印及餘姚死狀，發送江甯事。一切詳縷以聞，上惻悼，褒忠賜恤，典禮隆厚。臣節昭彰，海內咸聞而隕涕，步雲身爲本省提督，徒擁重兵，不能赴定海之難，又不能固守郡城，鎮海失，則退入甯波，甯波失，則退入上虞，率先奔潰，將弁效尤。其他節次，遇賊聞風即潰者，推原未嘗不由於此。乃厚誣忠義，以自掩其迹，又親駐曹娥江，遇渡江難民，瑣尾流離，萬喙怨咨，時輒招與語，以謙夏間不合，梟斬自夷，嗚哩，致夷船此來，特尋其報復，欲使百姓怨有所歸，殊不知夷欲未厭，故爲易帥敗盟，而粵不可再擾，所最易犯者定海，安得不仍其故智，不然乍浦之犯，江南之擾，所曷何俘，所報人何仇哉。武夫狡詐，一至於此，適以增其罪狀而已。夷寇一役，搆鎮大員皆死疆場，朝廷無不賜祠賜諡，偷生者獨一步雲，平日本有夙將名，而必正典刑者，亦惟此。九月初旬，夷果以輪船挈小艇入犯餘姚，城兵少，民逃無拒守者，所至焚掠而去。其後再肆掠，凡五六日，退入慈溪，飽掠旋還甯郡，別夷駛入上虞之斗門，窺探，退泊城外。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七八日事，入餘姚在十五日，入上虞在十七日。又越五六日至奉化，以雲梯登城，開門而逸。十一月二十一日事。凡三縣倉庫皆拆毀，餘姚亂民於賊退後，拒地方官，不使進剿，致縣內奸民藉以肆掠，官以夷在近，不復能兼顧，又慮激變，因遂忍之。夷之在浙，不畏寒暑，每晨必以冷水澆其身，林公前以爲避冷不敢過冬，原屬捕測之圖耳。夷所在蹂躪，地方官令民間集資權設蕭棚，挨戶支更，辰起酉閉。

民日延頷以待大將軍至。

夷氛紀聞 卷三

六七

原书空白页

## 夷氛記聞卷四

九月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爲參贊，收城剿賊。廣東巡撫怡良以欽差大臣馳赴福建，河南巡撫牛鑑擢督兩江，琦善已議罪下獄，詔出之，使効力軍前。舉人臧紆青者，宿遷人，有智略，爲奕經所知，至是招商軍事，首勸先奏，召則徐於工次，令其來浙勸辦，而止琦善，斬余步雲，福建軍官並如江浙例，歸將軍節制，皆目前切要事也。奕經故謙謹，終以爲迹涉自專，不敢用其說，但奏止琦善，隨命荷戈出塞。夷事竣，歲終即以四品侍衛代爲兼辦大臣，後仍領封疆節制。紆青又建議，浙兵屢受挫敗，士氣不揚，宜別調川陝豫三省兵六千爲新軍，遣員募選魯、汴、江淮勇士萬人，加以沿海漁蛋，與近場鹽梟，並及江湖土盜二萬，分其名爲南北勇，以南勇備耳目，而北勇壯其膽氣，使分伏定鎮甯波三城，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不尅期日，水乘風潮，陸匿叢莽，或伺伏道路，見夷卽殺，遇船卽燒，重懸賞格，隨報隨給，人自爲戰，戰不擇地，務令住舟登岸，諸夷出入，步步疑忌，驚惶所在，皆風聲鶴唳，俟其魂飛氣散，然後應以大軍，伏舟港口，內外交，備而盡殲之。又以三城多通賊奸細，請令浙之官京師者，各保舉其鄉紳士耆民，按人密授方略，使各率士勇分伏，預爲內應，奕經皆如議奏。陳得旨，諭奕經先前駐蘇州城，兵勇如未大集，毋遲赴浙，杭致使夷知有備。十月抵蘇，隨員楊熙、聯芳、阿查達、侍衛容照並少年有志，蘇城故金粉繁華地，歌闌舞榭，足動人豪興，所攜僕隸，雖諳師中紀律，受供張率如平時，不及加意裁抑，一時人多費重，訛言驟起，奕經頗有所聞，慮遂影響傳播，遽促移營嘉興，以二十二年正月



初吉赴杭州。留特依順駐守。文蔚出渡曹江。十六日。奕經前駐紹興。兩人者先於臘之望夜。同夢夷黨悉棄陸登舟。聯帆出海。甯波三城已絕夷跡。遣偵探。果有運械歸船之事。以爲佳兆。昭著。連城恢復。在指顧間。於是定議尅期進剿。預計兵至。民舍必遭焚掠。戒諸軍入城毋載火器。但聽城內首奸爲應。縛其酋。挾以就款。自意策及萬全矣。浙地冬雪。較往歲深且數尺。入春。又連旬霪雨。小舟引火物。既濕蒸不可用。官軍以三城隔洋地廣。布置未周。請緩至二月中旬。而後進。奕經意銳甚。僅許展至二十八日。下令統兵者。遇夷則排陣對壘。紆青初議。所謂遇便散攻。人自爲戰之法。已變而不用。二十二日。黑夷持書至三江口約戰。大意謂如不敢戰。則還我烟債。因內地百姓。尙知就我交易。故不卽長驅至耳。今必以定鎮廈門爲市地。如香港。方肯罷兵。語狂悖如前。將軍還其書。調提督陳階平。挈壽春兵六百。守三江。總兵李鈞掣六百。守歷海。越二日。進駐會稽車關鎮。又進駐餘姚原。千總張天台。購首盜龍飛翁走壁者。六七十人。僭藏藥衣枕之丁壯。先期陸續混入甯城。出入者被獲二十餘人。釘之。然仍不甚搜查。購夷奸郭大耳。安得撥羅濮丹等。重賞有差。聞官軍勢盛。甯波一路悉令夷目捨城還舟。留大礮城上。守以夷兵數百。候拒我兵之至。西門者。鎮海一路。則驅夷兵盡割招寶山。使俯擊我兵之入城者。師期既預洩。故夷得及早爲備。奕經營於紹興之東關者。三千人。文蔚屯慈谿二十里之長溪。領者五千四百人。分其半以屬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屯西門外之大寶山。使遙圖鎮海。提督段永福。既爲粵翼長。潰失天字馬頭。至是在浙。率四千五百人。半伏甯波城外。半屯大隱山。備及甯城。爲第一隊。壯勇則泗州知州張應雲。領第二隊。城紳杜寶辰。領三隊。其鎮海甯波波眉中地。曰駱駝橋者。亦令副將謝天貴。率兵千餘駐焉。步雲亦率三千人駐奉

化。時鄉勇析分水陸。在陸者。令其沉船梅墟。隔絕甯鎮兩地。夷船來往。俾不獲自爲連絡。應雲實統之。別令楊熙率勇伏於上虞爲之應。在水者。則專雇乍浦漁舟。潛渡岱山。圖定海。且俟夷船敗出。窮諸海而攻焉。海州知州王用寶實統之。處州總兵鄧國鴻。旣殉定海之難矣。其子鼎臣志切復仇。投軍自効。帶定海水勇多挈火具。伺攻夷船。布置粗定。陸路兵皆按期乘夜冒雨而進。抵甯城已曉。永福出所屯五百攻西門。千總陳兆平。勇目薛舉。各率兵勇。以從城內伏者。起斃守門夷賊。釘塞城上。礮孔。奪門啓而俟之。二十九日午。西城內夷使漢奸冠五品頂加翎。迎我兵大呼。謂夷先走東門出。宜亟追勿失。我兵莫能別。又察在城夷少。相率以入。應雲實辰所伏勇。偵知夷奸目郭大耳。匿府署樓。轉夷礮向樓擊。放火燒署。夷驚呼。巷戰多死。繞北門出。我兵後夾戰。山西勇六七百。擊碎南門外輪船。卽入南門。適遇地雷轟發。遽退出。永福亦中火箭。我兵死傷過半。他夷踞街樓。登屋夾街。擲火如雨。牆高巷狹。我兵仰攻。復不利。無所施力。且戰且却。舉力護永福退至城外。後隊適至。知我兵敗。不敢扼城以拒夷。追至大西壩。永福竟趨東園。不復退保原駐之大隱。步雲中道聞敗信。終夜呼喘疾奔。而甯波城遂不可復矣。鎮海城雖有內伏。苦人數無多。至期亦已開門待。自顧勢弱。不能縛賊。天保與桂初約先後發。天保自大寶山率河南勁勇五百先至。依軍令。未攜火器。乏攻具。亟令出城運取鎗礮。往返需時。取至。則天正黎明。招寶山夷礮已齊發。俯擊我兵。倉猝竄出城外。桂統兵後起。半道風雨迷天。不得如約至。而鎮海城遂不可復矣。兩城雖敗。軍士尙傷亡無幾。桂仍率陝甘兵千二百。還屯大寶山右。天保收竄出之河南勇五百。還屯大寶左。應雲亦率原領兵勇還守慈谿。旣而文蔚調應雲詣奕經營商軍事。慈谿守勇無主。一時

潰散。夷於三十日闖進去甯三十里之故墟。我兵擊破其三板船三。獲白夷三。二月初二日。夷輪船三至慈谿之城山渡。燬我火舟十餘。械舟三。初四日。輪船至姚江。焚我火舟數十。慈谿城外獲白夷七。衆蜂擁來奪三江。守兵見者皆逃。夷兵數千。復自慈谿登陸。越十餘里。攻大寶山。仍自撤其來船。止中途返者。噪令奮力前。意在必勝。桂督扛礮兵四百與戰。自辰迄未。我兵匿崖石樹林自蔽。斃夷兵四百餘。夷目巴麥尊亦被殺。我兵無傷者。夷既深入。船先撤。欲返不可。懈而怯且甚矣。此時倘得一生力軍夾攻擊。可復滅其前隊。而謝天貴兵不至。應雲慈谿之勇又潰。不復集。天保兵火器失於鎮海之戰者多。徒守大寶山左。不敢張空拳下山尾賊後。文蔚所駐之長溪嶺。故與大寶山距近十餘里。桂請增兵數百爲援。不許。及暮。僅發兵二百。而夷已分四百越旁港出我兵後。桂至是前後受敵。父子同死難。天保兵亦同時驚散。其乍浦所募漁舟。已渡岱山者萬餘人。分伏港汊。亦用容照議。悉散之。驟爲夷用。文蔚孤軍屯嶺上。隨員僉謂險無足恃。防夷夜攻。力勸棄軍而走。寇海記。容照聯芳等。請文蔚棄軍宵遁。沿途賞與夫。賞舟子。惟恐夷追及。連糧運器械山積。反奏營被漢奸宵燬。其賈次日薄暮。夷尙未至嶺也。又天保軍僅傷七人。而奏言全軍覆沒。脫回七人。大寶山之死。以百爲千。語不知何據。於是長溪嶺之兵亦潰。軍資盡矣。三城地殘破已久。夷意無所留戀。而上虞慈谿以上。又勢難突入。江口咫尺。一帆可達。議者每慮其北擾。其時軍聲不振。夷志益驕。有請移營上虞。選新到未受驚挫之兵。出與決戰。誘之深入重地。一戰不勝。則增兵再戰。務緝其後。爲之牽制。使無暇改圖而北。庶幾可奪其驕矜之氣。杜其貪索之謀。因遂乘便。乃可徐與議款。若但畏避不出。適以堅其出海入江之本意而已。當時大帥不用其謀策。而誤聽軍報。以慈谿夷兵登岸。竟至萬有七千奏。不知夷自倡亂以來。從未聞有此兵數。其國先後來船七十餘。噉噬實分廈門。

之二十餘船。再擾舟山。合兵船商艘計之所雇漢奸。並雜其內矣。當時訛言失實。徒張敵勢。喪師辱國之舉。良由前途探者。虛詞塞責。有以致之也。先是。曠囑噉分其廈門三桅船三。同至臺灣窺伺。其二阻風停泊未至。惟呵味萬等一船。先抵臺灣。入雞籠口。爲我兵擊破。二十一年八月。其一船繼至。怒求贖夷俘不遂。突撲二沙臺。二十一年九月。臺郡守禦愈益嚴密。達洪阿姚瑩。以籌議方略。要端有五。會奏一塞港。二禦敵。三破其烏館。四守城。五稽察奸民。二十二年二月。奏云。之法。各省皆有講求。當各因地勢而用。臺郡近城。惟國賽港。與三鯤身之新港。最爲寬深。新港現用大竹簷及木桶截石填壘。國賽港則以不堪用之暗船數隻。並製大木籠千餘個。載石堆貯水中。瀾其大小船隻。港內岸上。均設兵勇守之。至四草港。與安平港對峙。安平爲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港內。復製大木排四座。上架大礮。瀾截港門。更製以二丈長大木數百枝。上安大鐵鑽。帶鉤。貫以鐵條。橫浮水上。以壓其船。此塞港與守港之法也。二曰禦敵。沿岸建設石壁外。以竹簷貯土堆。作礮堆。或用大竹簷。夾築土牆。長數十丈。及百餘丈不等。其下更挖溝溝。或埋釘桶竹簷。或布鐵蒺藜。臣達洪阿近更製地雷數十處。埋伏以待。三曰破其烏館。水中用竹筏。上張木架。懸掛牛皮棉襖。使水勇乘之以進。岸上則以礮牌之外。新添礮架五十名爲一排。後藏小礮。拾礮拾鎗。可以破其烏館。四曰守城。臺郡城。逼近海邊。本洋商所築。通市已久。無賴之徒。素貪夷利。故爲之用。臺灣向無洋商。夷勇。城內八坊八十二境。諭令紳士舖民。每段樹棚。自選壯丁。稽查嚴守。現在遊冊亦五千餘人。此籌防郡城內外之大概情形也。五日稽察奸民。夷匪猖獗。皆由所在奸民勾引。廣東廈門惡漢。本洋商所聚。通市已久。無賴之徒。素貪夷利。故爲之用。臺灣向無洋商。夷船不到。似無此患。而民情不靖。則其患更深。昨獲鹿山逆匪張旺。竟以廣西逆軍。在廣東與通夷奸民勾引。同黨糾人爲夷接應。幸逆黨首從伏誅。該逆爲臺灣縣知縣聞所獲。並究出夷用漢奸劉相益莊爲之主謀。本年夷酋噶喇復自定海道。夷目顧林。僧漢奸黃舟等。以重賞來臺。懇探。欲行勾結。又即破獲。而南北兩路匪徒。上年復痛加激勵。惟是逆夷既屢次失利。懷恨轉深。果否遂能載其邪謀。尙在未定。臣等益當督飭文武。隨時嚴密稽查。以防意外之虞。且夷因現在臺監一百六十八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獲亦非善計。經奏請訓示。股未奉到。發批回。而大幫祥至。惟以先行正法。以除內患。是爲要者。以防大幫夷船猝至。請別籌經費五十萬。得旨。賞俞。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三桅夷船三。在五汶港外洋北而駛。時方以御史福珠陸續請查訊臺獲罪夷。錄明利陸等供詞奏覆。盡得其窺伺臺灣情事。請決禁者於臺。請御史原奏。解省訊辦。而達福姚道。並以現之官兵。配船船。恐洋面夷船截。二月三十日。三桅夷船一。帶三

板船四。在淡津交界之大安洋海面。挾粵奸黃舟等七人。持奸目劉相蘇旺書至。將招臺內逃匪張從等勾結爲夷內應。覓機便入口。同知曹謹魏瀛。通判范學恆。知縣黃開基。副將關桂。游擊安定邦。率兵堵禦。別在港口迤北土地公港設伏。夷船畏軍容整盛。遽退。巡檢高春如。謝得琛。預雇漁船。駛近夷船。使粵人周梓等。以土音與舟問答。舟許以重利。令其指引海口。梓即誘從土地公港進。旋爲暗礁所攔。船頃側入水。夷衆正擾攘間。伏勇齊起。搖盪水勢。夷船不能開駛。官兵發礮奮攻。又急切不能裝礮。回拒。船立破。夷衆墮水。淹死無數。有跳三板竄者。復有數十夷。持短械。跳上漁舟。欲奪以逃者。兵勇合力圍擊。殺紅白夷數十。生擒十九。黑夷三十。粵奸五。所獲烏鎗腰刀。皆鎮海甯波營械。上得去。冬奕山在粵奏逆夷。曾聲言馳駛回國。添派兵船於明春大至臺灣。諭詢洪阿登計。大隊夷船。萬一果至。復如何定謀。決策。操必勝算。並令查訊夷伴。五汶港北去二船。究駛何地。此次擾臺。船從何來。取供後。與上年獲禁百三十餘夷。提同從逆奸民。均卽正法。其夷目仍暫留禁錮勿殺。

按夷用烏鎗。不拘雙單。皆以機擊火。曰自來火。與內地用火繩不同。鎗口旁有尖小刀。長出。內鑿所無。今獲鎗七等。有浙江營鑄號。據顧林供。竄過來船十九隻。顧林在其內。帶大三板二。小三板一。管稅官馬哩監發銀十二萬。置備烟土。及呢羽。到廣東。雇現獲之奸民黃舟等二。轉過陳盛。張廣。張有。並跳水在逃之唐高。陳二。在船。上年十二月。噫哨哨聞本國兵船在離船被兵擊破。隨即顧林兵船多隻。與黃有來探。相機行事。劉相蘇旺。寫信交黃舟。帶與張廣張從。囑同顧林來陳盛。在地勾結爲應。游七數日。不見張從等接應。不料開淺被獲。銀物落水。據此。則顧林等以商船載兵。隨噫哨哨至浙打仗。賴船有管鎗。又訊供張從。鳳山人。十八年從逆。配廣西。賴媽來嘉義人。十二年從逆。配貴州。陳惡。鳳山盜犯。配新疆。送回。聽從劉相蘇旺回番。婦人內應。黃舟等二俱番山人。在望遇與夷熟識。投爲漢奸。蘇旺劉相蘇旺俱番萬人。張廣顧德人。張有南海人。凡投充漢奸。俱奸目蘇旺劉相蘇旺。寄張從原信。縫領掛夾層。被獲遺失。三

月。滬尾中港。五汶港。番仔塔。諸洋。有夷船一。自北而南。復自南轉駛。草烏船十數。或尾其後。或爲引導。滬尾漁舟。有被牽去放還者。夷詢以滬尾水門深淺甚詳。鄧瓏生番山後大秀房洋面。亦泊夷船六。其一游弋。打鼓港洋面。草烏數船。

亦隨之。見兵卽向西南而駛。黑水外洋亦望見夷船十。別有草烏匪船駛至四草湖口。官兵擊沉其二。餘卽駛遁。其夷船亦先後由南向北去。三月十八至二十五六日事。二十二日夷船一帶草烏數船。在樹荅湖口外窺伺。兵勇又擊破其近岸者二。夷

船在洋面開礮應之。礮子皆落水旋去。越日草烏船八。復至擊沉其三。溺斃多賊。獲夷皮盔一。內營烏鎗一。續年字二十七號。爲廈門水師所失。

土賊林山等。各備草烏船。俟夷幫齊至。糾結其黨以應。別有賊黃勳等。亦出草烏十餘。已與夷約爲嚮導。先留

夷盜於其船。爲事成相謝之驗。皆爲縣營獲。而夏秋間。乘郡戒嚴。肆掠洋面之盜賊。亦分起弋獲。計夷船先後凡犯臺

者五。而擊走者二。潛遁者一。破舟斬馘者二。卒不復誰何。蓋知其守備之嚴。無懈可窺。馴至受撫。不敢再圖入擾臺地

矣。八月初五日。國賽港外洋三桅夷船一。自四南來。泊馬沙溝。由西北去。初九日在風山打鼓洋面過。四帆身。四草湖。向外洋去。望見師船。卽暨白旗。不敢近岸。皆畏避之。奕經文蔚既以二月還駐杭州。戰火

諸船盡撤。獨鼎臣以父仇未報。不肯聽命。仍聯火舟圍繞夷船。詳後。隨員皆請治以軍法。奕經念鼎臣意出忠孝。不爲

已甚。諾而不行。賊紆青憤已計不用。而諸將又非可恃也。暴怒傷肝。眇其左目。將歸醫。入辭奕經甚力。奕經終以左右

無運籌決勝之人。一時智士無出紆青右者。堅不使去。紆青既留。請復行伏勇散戰法。議數日乃定。是月十六日。再渡

江。分檄諸路之帶兵勇者。副將託金大。游擊高峻。勇目王建功等。各以計密授其秦。俾得隨宜自効。於是兵勇仍伺夷

出入。驟起刺之。隨處驚擾。凡殺黑夷三百餘。擒夷目四。白夷五十餘。縛而獻於甯波。自是夷每見兵勇至。莫敢迎拒。

紛逃歸舟。又獲漢奸之爲夷主謀者二。餘奸聞之。盡解散。鼎臣以三月朔。聯火舟數十。圍夷巨船於岑港。攻而焚之。又

分所部攻其三巨船。於別港亦焚之盡。小夷船來助救者十餘。或焚或沉。無片板存者。先後焚溺夷兵五六百。副將鄭

宗凱守備徐價寶等亦乘風雨大作密出火舟七十餘駛近夷船擲藥燬其船首我船連排繼進火焰飛騰四面攻搶賊殺夷船多被焚燒溺死者又三百餘同時建功等在定海口頭門搶擊擲藥焚奪其船殺夷目丁時儀之弟<sub>初八日</sub>鎮海令葉瑩亦率勇火攻夷船於縣屬海口時巡撫劉韻珂意在羈縻奏請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勿殺零夷違者罪之會奕經於海港焚攻夷船奏賞復雙眼翎文蔚亦復一品頂戴有以鼎臣等虛報邀功言於韻珂方奏請驗實鼎臣具四大艦盡載所獲夷級衣械及擊碎船板送核且有不實甘當軍法語事乃白終受獎上命宗室尙書著英署杭州將軍爲欽差大臣與參贊齊慎赴浙兵勇自奉不許殺夷之令所裁水勇復受夷雇轉爲嚮導夷日造小舟如內地至船式求渡淺水遂以船出海而入江擾及松江天一閣者范氏藏書樓守世至今宋以來圖籍咸具夷至取所藏一紙志而別購內地之黃河長江兩圖略識地理與江河梗概先是上年甯波失守夷即歸報其國女王令再往天津求甯埠地通商即止至是月之初旬夷之留甯波者得國信有行意紳官皆未知之也隨索其地犒軍銀百二十萬兩退出甯城會各路兵勇大加焚剿夷亦倉皇失措果於二十六日登舟越日奕經乘諸路勝夷氣壯以大兵來收復而夷遁走其在鎮海者亦以四月初一日下舟北去留夷兵千餘分四舟仍據守定海及錢塘江口龜赭二山而不敢窺杭者知近年灘潮淤淺防攔阻如福州也初九日突犯乍浦副都統駐防其地夷先整陣船上排列而進隨進隨開砲都統長喜率旗兵出拒夷遽以小舟分路登岸直攻東門陝甘客兵以扛礮擊之傷夷兵甚多遂轉至南門力攻踰城入盡焚滿州旗營長喜見營中火起知事勢已失不復能抵禦投水盡節被救出旋復投入死焉乍浦兵力未嘗單弱又先

集有福建水勇爲備。旗兵率橫暴。平素蔑視土人。臨時每指摘以爲漢奸。卽水勇新至。亦不堪其辱。已人人切齒。積憤甚深。戰正酣。驟舉火爲內應。拒賊僅數時。遽報失陷。兩年中所備軍資。一時喪盡。標兵有未及交綏。見而奔潰者。副將哈拉吉那被戮傷重。同知韋逢甲亦帶兵西行防堵。受傷被虜。不屈死。惟兵備道宋國經退走嘉興。會城聞而戒嚴。夷駛輪船游奕尖山口外。嘉興府平湖海鹽二縣水道相通。小舟可入。民心驚惶失措。勢驟危急。撥陝甘兵一千分往防守。並俟河南廣西兵到境。截留同出守衛。上聞。諭酌留將軍參贊中一人駐曹娥江。餘統將備弁兵速爲應援。十八日。乍浦夷臨岸列隊。城中夷亦絡繹出。相與鼓吹登舟。越日。二十餘船悉泊小軍山。旋開行而東。小軍山界交江浙。去乍浦近。蓋擾入長江之志。已定於此矣。上以乍浦兵潰被破。不過頃刻。追究潰散之由。實余步震有以倡之。屢走屢失。城池未議重譴。遂使人人各懷微倖。相率效尤。嚴旨拿解治罪。伊里布語乍浦夷舟。晤商受款退兵事。無如夷當迭勝而驕。又窺見我軍怯狀。所要求多不可行。議不成而返。韻珂意夷重得前俘。還之。仇當立解。從此可與銷兵矣。隨奏出所獲白黑夷於獄。載乍浦以歸之夷。至而夷船先期啓盡。又改道而遠送諸鎮海。俘還船不謝。受者亦嘿無一言以復。十年。粵南海村民。有獲白夷目解官者。林公令禁之。四年代請不釋。時相至。以夷日益肆戾。出所禁夷。將以還義律。令司獄借至節署。入見。但叉手於腰。直立不拜。問之不言。告以送還之由。亦不答也。留堂側。令巡捕官飯之。更不謝而出。其倔強與此同。當夷之離甯波也。諜者謂聞國急耗。以所屬印度地有驚。不得不去者。蓋邊西有小國曰廓爾喀。在我後藏之南。與披楞部鄰而隔小港。英夷據有孟阿臘特。外部稱之曰第哩巴麻。以利誘披楞屬焉。乾隆中。廓夷併有其鄰哲孟雄部。緣交易。擾及藏境。旋畏天威。悔而求貢。既又叛服不常。五十七年。軍師福康安海蘭察征之。檄哲等諸部協力助攻。廓夷因索援於孟



會日果爾那爾者辭以國人市粵恩厚義難背逆拒不爲應更兵襲其南鄙英夷表陳及是事廓夷遂卑詞表求內附披又嘗  
積貽廓王珍寶約親啓疑而啓以囚中機破發而囚死由是積與披部有隙哲部越披卽後藏地中一山頗險峻有道  
僅容羊行英夷鑿而寬之可由披達藏初廓王溺愛其次妃子觸正妃恨至置毒殺焉窮死狀誅其臣畢與貴官稱大  
烏大巴與者畢與姪也入披請兵謹以還廢王改立正妃子凡治畢與獄者悉殺之籍及入貢中朝充使之兩噶基使  
還不敢入亦逃於披爲廓夷所忌潛使人詣我駐藏大臣言聞第哩巴察之莫斯黨頭目也指義律與京屬打仗願假我餉  
得助擊之大臣不知第哩卽謂孟阿臘京屬謂廣東也奏奉覆得前大臣和泰菴西藏賦注稱西南徼外大國以爲蠻  
觸不必問也助餉廓夷之議遂寢及英夷叠犯閩浙廓知孟地空虛自起兵乘間掩襲大勝之擄獲無算英夷兵船方  
遠集中國耀兵待款欲全師還救又徘徊慮中國訓練嚴防再至機頓失僅分船還至孟以粵所得貨厚賂廓夷贖還  
所擄男婦千人就與約和而消其釁此二十二年事也中國因他市來者略有所聞而未詳審其故英夷尤秘不以告  
人也至是忽駛離甯波適會其時粵中好事者遂競傳孟阿臘夷埠糜佬士番久苦夷虐不敢違今復緣出兵故括其  
貨舟勒派其子弟爲伍洵洵勢不可終日因乘其兵行守虛噪起突攻而盡殲其衆殺顛地之弟某奪復其舊據鴉片  
稅埠會馳輪舟倍道趨粵亟召夷兵之泊甯波者踰浪返救粵憤夷甚乍聞謠言紛紛傳述幾於萬口一詞五月二十二日姚石甫  
稅埠會馳輪舟倍道趨粵亟召夷兵之泊甯波者踰浪返救粵憤夷甚乍聞謠言紛紛傳述幾於萬口一詞五月二十二日姚石甫  
觀察覆怡園奉督部書云聞夷人孟阿臘地方屢爲東印度國所敗擄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救若我更益持三月夷將內潰惟  
諸將屢經挫頽之後怵於夷之威詐未知能及此否又八月初八日覆云聞廣東有言英國已空虛羣夷不服所爲頗多與惡仍有內  
潰之形乃轉按商艘助弼其勢外益恃強內實急迫米利堅謂天朝不可隨其術中此言又與曠道前月所陳不無暗合我但守  
口岸不與海上爭鋒內查奸民謀之不事姑息再持數月夷將自潰據此則當時審辦亦有是言海外傳聞不獨粵人矣官

郡中者聞而信焉。粵人御史蘇廷魁講經濟，最留心時務，見機有可乘，將有以慰聖心也。卽據所聞入告，請就此時先修虎門礮臺。資他日抵禦策。城東大沙河堤營龜尾岡東岸。時著英方以欽差大臣馳及嘉興，上命特依順代杭州將軍，促著英改赴粵，確查印度及夷船回帆虛實，令相機攻滅香港，重整海防。未至，而夷船已大隊犯江左，復命回江堵禦。是時虎門礮臺，尙阻於夷，未得修復。香港新爲海盜藪，夷駐兵千餘，盜目倚爲聲勢，各設堂號，沿海劫掠商漁，滿載則歸泊香港。奕山等設法招徠漢奸，爲之剴切曉諭，動以天良投還者，凡三千有奇。盜目之投首爲官用者，逾半。羣願立功自贖，請興修諸臺，而各率其首黨拒夷虎門外，糾合香港漢奸爲內應。乘冬月潮縮月晦，出夷不備，突攻尖沙夷船，使表裏受困。一鼓殲旂，奕山心動，以商於墳，墳事持小心，始終謹慎，自惜乏權，宜濟變才，海事更非所素習，初尙守則徐，由內及外次第舉辦之議。旣目觀夷但擾閩浙，絕不與粵爲難，因循久隱，有順時聽天意，惟覺端再啓，觸夷怒勢，不可收。特徵言勸止其事，山亦不再言，而不知屢奉嚴旨復虎門，攻香港，將以牽制閩浙之夷。聖意固大有在，而轉以船械未備爲言，其運石塞海，不過一時從權，非經久制勝之大計。遂請職還都。六月革御前大臣左都御史伯燾亦緣廈門夷船未能剿辦革職，而代以怡良矣。五月初三日，夷船闖入吳淞口，奕經聞北擾之報，馳檄令暫事羈縻，夷已突攻寶山，寶山舊設礮臺，正當大流入港之口，高下適中，無突出水上四面受攻患。縣城亦去淞江口不遠，知縣周恭壽號知兵，建議以臺城兩逼汪洋，惟口內東溝江灣，並號險隘，可扼以固守，欲棄海口，但設伏口內，誘夷至擊之。總督牛鑑不能用其策，而步雲前在招寶山，所領見賊卽潰之徐州殘旅，至是又使總兵王志元領五百以守小沙背，素藐紀律，日以詐索恐

嚇爲事。民被騷擾。夷未至。已閔然無固志。恭壽請撤而易他兵。實防民心激變。亦不從。初八日。提督陳化成率游擊張  
 勳在南門外海塘與夷戰。化成久歷海洋。先二年擊閩海夷受傷。隨調江。稔知水師。恆怯不可用。選閩中親軍教練之。  
 兵志頓奮。勵防亦嚴密。夷在吳淞。畏化成不敢驟入。潛購漢奸。問道伏。覓便焚其藥局。爲所獲。甫縛斬。而夷船適進。礮  
 懸桅上。彈子從空飛下。對擊良久。我兵運巨礮轟沉其大船二。一桅船橋亦被擊折。其溺死夷兵二百餘。夷更厚集火  
 箭。隨礮急攻。烟燄騰溢。校場附近民舍。轉盼延燬。彈箭所著。屋瓦亂飛。同時灰燼。將臺亦壞。化成勦勵將士。悉力拒守。  
 鏜初聞捷。自出督戰。與化成分守海口。夷再入。飛礮及山。鑑失色。知勢不利。匆遽旋城。方移動。而所督諸軍皆尾而潰。  
 走。夷遂乘勢大進。更以小舟繞至小沙背。徐州兵望風先逃。化成親軍不及百。手燃巨礮擊賊。臨危猶破一舟。志元亦  
 遁。化成中礮死。證忠恭壽領勇二千人。力旣孤。懼賊圍。亦與塘兵及東礮臺兵。一時並潰。寶山陷。鑑北走嘉定。上海震驚。  
 參將繼倫急猝走松江。上海兵備道巫宜稷知縣劉光斗相率以從。獨典史楊慶恩投水死。水勇無軍令約束。則相聚  
 爲盜。焚掠難民。及夷七八船駛入上海。城市已空。無炊烟。又二日。輪舟二。挈三板四五。至松江。壽春總兵尤渤先相度  
 遠城八里之港口。沉塞壞船。領陝甘兵二千以守。教兵伏避夷礮。俟礮轟盡。然後發以擊之。夷連蒸礮數千。無中者。對  
 擊至半日。夷力懈自退。越日又至。相持如昨。復力盡退出。松江之得免夷難。賴此。輪舟沿道量水。至溇湖。雇漁舟。避沙  
 線引入。將窺蘇州。輪爲草膠。遮舍去。至二十日。遂退離吳淞。而駛入大江矣。著英與乍浦都統伊里布求款。夷間居者  
 頗難其人。知洋商伍敦元夙爲英夷深信。思差出與周旋。慮其懼事後指摘。必將以老難跋涉辭。咨粵派員送其子弟

赴江未至，急不能待。常州鎮道請守鵝潭鼻嘴，鑑又以長江沙路屈曲，夷船萬不能深入，却之。江蘇巡撫梁章鉅方引病卸任，二月居邗上，與運使但明倫言：夷猖獗，必犯長江，則瓜州一帶口當預爲計。揚州富盛，都轉筦度支，儘可挹注。今大江兩岸口裏滿號漕艘，不下千百，宜預調至橫塞江口，鑄鐵索聯爲巨柵，柵內伏兵設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再集捆鹽夫丁一二千，予以械船，使並力堵禦，以廢船爲前茅，捆徒爲後勁。四十里外得此兩層扼隘，夷未必能飛渡。明倫深然其說，方調查間，而夷已挾沙船引其輪舟漸次駛進，見諸險全未備設，而近水可以設伏之叢溝荻港，皆虛無兵礮。遂於六月八日直薄瓜州，以城空過不入，越江路六百餘里，逕抵鎮江。鎮居江甯下游，枕北固山，運河繞其右，守以重兵，實有險可扼。時鑑已至江甯，副都統海齡率其駐防兵千餘，合綠營兵六百，守鎮江，下令禁富戶出徒，犯者殺，兵緣是奪行人財物。虛傳城中藏有奸細，沿戶搜索，稍可疑者，卽受誅戮。城內人人惕息，又不知預備守具，與團練民間丁壯協守，參贊齊愼，提督劉允孝，以兵至海齡，拒不延入，但使禦賊城外，賊由西北登岸，爲我兵所擊，夷多兵少，相持者二三日。夷方攻北門，我兵奮力與戰，夷已分隊潛繞西南梯陴上，守者亟手刃之，僅傷數夷，餘已相繼而登，肩挨趾錯，不復可止。城上兵立潰，夷先就旗營縱火，城陷。海齡自縊殉節，其妻與孫並同時死難。聽騎校祥雲擲都統印入井，隨自投下，與其父及妻及二女亦同時死。夷入焚掠，慘逾他縣。鎮江旣陷，曠曠嗑嗑，將如國王後命，仍遵海赴天津，再求通商地，中於馬理遜言而止。馬理遜者，夷官也，世人稱秧馬理遜，幼禾曰秧，童時隨其父來粵，故國商以是名而別之。當嘉慶中入貢使臣，卽以當年駐粵之大班阿瞻陳者爲之副，出粵洋迎貢舟抵津，挈其父使司筆札入都，粗

知中朝地里政事。至是言燕京漕運。以江甯爲咽喉。今但盤踞江面。阻絕南北。即可要挾。所求當無不如志。否但揚言將密招漢奸。挖衝高家堰堤。彼慮工險費巨。合龍無期。阻於外舟。工亦難舉。計更無不得請者。事出權宜。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期有利於英。不必調守國王來文也。噤噤噴深然其言。隨下令諸船齊進。一路聲礮不絕。瓜州儀徵所有鹽船商舟。焚燒殆盡。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直逼江甯城。勢益兇暴。先旣奉有設法招撫。許便宜行事之諭。伊里布已遣武舉張振龍。家僕張禧等。冒險赴夷船。以候款開導。夷果停不復攻。而責覆款議殊亟。初六日。著英至自丹徒。復遣佐領塔芬布。陳志剛等。與禧再詣夷船。切實議論。時民情驚駭失措。若岌岌不可終日。噤噤噴終特馬理遜熟悉情勢。條件皆屬其登覆。馬理遜先索三千萬圓。稍減爲二千一百萬。中以六百萬爲補償烟價。三百萬爲續還舊商欠。千二百萬爲軍費。預議過付期日。本年先交六百萬。餘分三年帶交。侍衛咸齡亦偕往。語以烟價。曾由粵償還。今同一名目。何以重索。難達天聽。商欠自當清結。但貿易利歸洋商。宜商欠商還。何以官爲賠墊。未免公私混淆。至此次因爾國稱兵。爰有軍費。若反取諸中國。是中國以錢買亂。何以服民。因反覆與之辨論。夷衆同稱烟非產於英地。實爲鄰埠客商貨物。繳燒者久已折賠。在粵所收六百萬。尙未及原價之半。必得此乃足所賠。又國商市粵年深。積欠數鉅。商疲且衆。懸宕稽延。今所索尙不及原欠十之一。請行粵關清查。可以勒限歸款。是數仍有著。官但先爲保交而已。其軍費一項。因現議和。來船均宜賞犒。遣散。不給所欲。則船之退否。非吾輩所能強抑。倘有帆航。仍留內海。遇兵民。勢必與戰。爭端再開。恐中國將來費更不但此。况糧艘所集。已阻遏京口要衝。一得當。則令及早退出。所以裨補於中國者。甚大也。齡

不便再言。夷復求賞給香港爲彼來商僑居地。聽在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省五地通商貿易。五口外仍不准商船駛往他港。遂即受治。梁榮命中華船致劉次白權部書云：自引夾得請後，應即旋閩。因假裝之頃，忽聞浙東英英船隊。大帥已回。踪已迫嶼山。口復隨跟軍家於六月初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錢鎬中奪路而出。甫過丹陽。即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幸途遇帶兵大帥齊禮堂參贊憤北來救護。某與參贊曾爲甘離同寅。乘其沿途擁護。星夜趕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潮至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北大吏。以千萬金。與英英議和。許其沿途擁護。久遭荼毒。勉從彌吏所請。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之計。惟我皇上知天德之深。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彌吏所請。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含。生質氣之倫。無不感頌皇仁。而吞嗟太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月初至浦城。本擬即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英英欲在福州添設一馬頭。執事已爲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戶。紛紛各爲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中旨再三嚴飭。仰見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海濱臣庶。均各安耕鑿於幾天舜日之中。爲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以此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樞。史傳中屢有之。今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忽民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此。民爲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顛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浙兩省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先於江浙兩省廣東也。乃江浙兩省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備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浙江之寧波。福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爲香輪交易之區。而福州則閉關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爲番奉外夷之故。強推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寧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又何說以處之。况中原海濱各省。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英夷之例。於山東東登州馬頭。於直隸秦天津馬頭。於遼東崇錦州馬頭。則概將惟命是聽乎。况外番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英夷之例。亦於海濱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惟命是聽乎。且福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遙。蘇州省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蕭結海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尚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必住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安所產。尤皆該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進崇安。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泊滬江。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乞假卸事回籍。在竹竹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各兵。聞聲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隊。視十年前更甚。得福州。人之常情。况犬羊之無厭乎。此局果成。其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達俞旨。下洽輿情。而保中丞張田瑛記乃云然。蓋當時傳聞。自當恬然聽命。其不願日後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大吏及士大夫也。按原奏已云五口通商。而保中丞張田瑛記乃云然。蓋當時傳聞之誤。齡等答以香港之建造夷屋。在未款前已上事。尙可代請。至市地代請。舊止廣州。今增其四。數實過多。不無窒礙。

其開市貿易如何輸稅亦應預爲詳議。庶免臨時執爭。夷言既有香港寄泊。此後船貨來者較前宜倍。必得五地分售。方可通流不滯。稅屬公幣。自宜公立章程。謹遵中國例則徵輸廈門甯波鎮海定海乍浦寶山鎮江各城岸。一俟五口通商。便即退還。不敢再事滋擾。將來貿易各關。並設領事官經理。用資約束。而慎輸將。從前官設行商。侵尅受害。此後請聽來商。自投行交易。貨至責成領事赴關納稅。庶不受洋商挾制。期保久遠相安。齡等仍令將市地刪減。夷堅執不從。嗣後又請彼國官至。與中國官用平行禮。及事後將被擄夷人。與被誘漢民一體釋放。俾反側皆安。無復顧慮。語畢促諸人亟歸商定。諸人終以索費過重。頗別有遲疑意。頗形躑躅。馬理遜因爲言所有軍費馬頭。皆我國現請之數。非即中國已許之數。歸自酌裁之可也。塔芬布等還報。當事僉以所請悉如夷初意。而索項視前轉奢。遷延莫決。難以遽覆。又使更往傳語。當往返議擬時。夷船已易白旗以俟矣。而漢奸有慮和議成不利己私者。七月初八日夜二鼓。夷開漢奸閩播謠言。有當事實無和意。不過借議款事。暫杜急攻。已一面飛調壽春兵。晝夜馳來。決死戰語。夷酋信之。恐遂中我計。忽下令諸船皆易旗。約以次早復開仗。猖獗更不可名狀。當時相顧無策。慮及甯甯城周五十餘里。防守兵力不敷。所調甯甯江徐州兵卒。挫敗之餘。斷難恃以克敵。又望見夷遽登城外鐘山。俯瞰全城虛實。如指掌。飛砲轟墮。勢必難支。事勢至斯。不得已咸願爲國受過。隨使成齡偕署布政使黃恩形面見夷酋。開誠告以無他。勸勿爲流言所中。致中道乖違。因盡勉循所請。一切不復再加挑駁。夷衆乍聞。歡呼喜出望外。於是鑑伊里布者英會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卽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動。鄰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揚帆直達。所請雖貪利無厭。而意但在求市地。

通商。倘非濶蓄異謀可比。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費。以全大局。所索較平七折銀一千四百七十萬兩。商欠折二百十萬兩。行令粵商按數歸還。本年先交四百二十萬。就將揚州商人現給之五十萬圓扣抵外。令江蘇捐備百萬。再擬於浙江江蘇安徽三省庫存。及關征粵稅庫。通融借撥。其餘三年帶交。歲不及三百萬。彼國貨稅既新加。饒裕。可以作抵。較用兵費。實不及三分之一。癸卯六月。給三百萬。於洋商欠項追交。十二月三百萬。於各海關稅撥給。至廈門。夷艦退。尚未收復。香港。鼓浪澳。定海。招寶山。則仍據守未退。與其久被佔踞。不若歸我土地。既願遵輪稅課。即屬悔過。向風。此後彼因自獲馬頭。我即借以捍蔽海疆。似為國家之利。所請與官講平禮虛文本可通融。事定後。亦應釋俘囚。以堅和好。寬脅從。以安反側。附單詳載條款以聞。上念東南數百萬民命。慘遭荼炭。強為遏抑。加恩勉如所請。而諭令反覆詳議。水銷後患。著英等同詣夷舟。與立和約十有三條。善後事宜八款。鈞以關防。海關丁書巡役陋規。亦悉予禁革。奏云。臣等查該夷請求各款。雖已定有和約十三條。惟一切善後事宜。尙須明悉妥議。立定章程。畫一辦理。方可期一勞永逸。永杜弊端。其奉旨指出各款。尤須宣示該夷。俾知遵照。誠如聖諭。不厭詳細。萬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當即派四等侍衛成齡。署江甯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浙江甯紹台道唐澤長。石浦同知舒夢壽。連日接見該夷。猶反覆詳議。該夷嗚哩亞喇哈喇。均通曉漢文。並習漢語。不須通事傳話。反致隔阻。該侍衛等與之口講指畫。推誠開導。酌定善後章程。某分八條。裏經臣等備文明晰照會。該夷保民人無拖欠之弊。均無異說。請將各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至此奉旨指出各款。如該夷赴各口貿易一節。聽其自便。但日久難保民人無拖欠之弊。祇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一節。查前議商欠三百萬圓。即在二千一百萬圓總數之內。此外欠項。均不能官為補交。業經與該夷議定。並奏明在案。復於善後條款內載明。此後該夷自投之行。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如有欠債。只可官為善道。不能官為償還等語。現據該夷稱稱。嗣後利害均由自取。萬不再求官為還欠。其情業已帖服。又如此次已經和好。兩國民人。視同一體。斷不致概行誅戮。倘該民人別經犯法。我國自當照例辦理。與該國無涉一節。查該夷原議此款。係專指犯順以來被誘被脅之民人而言。臣等切以此等勞民。即屬漢奸。與夷匪相為表裏。夷匪既散。漢奸亦不能復聚。惟人數衆多。究保國家赤子。繩以峻法。則相率為盜。官以寬典。則反正來歸。自當隨除既往。予以自新。是以臣等奏懇天恩。准予釋免。以安反側。至通商以後。華民歸中國官管。英國商歸英國自理。華民有罪。適至英領者。英美不准庇匿。英商有罪。逃入內地者。中國官即行交還。均經臣等明定善後章程。該夷亦切





和好。一英國商民。既在各口通商。難保無與內地居民交涉強暴之事。立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國自理。華民歸中國訊究。俾免舛端。他國商民。仍不得援以為例。查此款業據該英照覆。其屬妥協。可免爭端。應即遵照辦理。一內地犯法奸民。應行究辦。若投入英國貨船。兵船。必須送交官。斷不庇匿。其英國及屬國逃兵。若潛逃內地。中國亦須送交英國近地地理事官領回。以敦和好。八月初十日。恭值萬壽。夷官祝純。度請代奏。夷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諸帥設餞於正覺寺而去。夷人歸後。輪舟上議和。英。或齡。江蘇按察使黃恩彤。甯紹台道鹿澤長。同知舒壽壽。夷官職明。馬哩遜。羅明。郭世。蓋給事中董宗遠力陳款。四人皆通漢語。馬哩遜與恩彤各坐一棹。執華立約。餘皆坐於其後。夷多立者。不知何許人。神情嗚呼。給事中董宗遠力陳款。

夷不便。已無及矣。奏云。臣聞逆夷深入。直犯江甯。該大臣等以形勢萬分危迫。奏懇允夷所請。與彼議和。仰蒙皇上如天之仁。重恤此生心矣。邊境自此多事矣。值可取勝之機。而忍辱偷安。賂此四寇。該大臣等誠誤國之尤。難逃走讓者也。謹為皇上陳之。望風適宜之慮多。業既仰邀聖鑒。將為借之余步雲拿解逃京。孰知將士等聞知警惕。自矢誓死守之。福山關山口等由海入江之路。或棄權縮敵。或棄地潛逃。逆夷直達江甯。則深入重地。料難免脫。該大臣等臨境倉皇。曲成和議。且為危詞以悚皇上。有士氣不揚。及蘆山迫近省城。登高臨下。一經轟擊。勢必不支等語。試思士氣不揚。誰實使之乎。總督控制兩省。以逼近省會之蘆山。並不能據守乎。又云。倘戰不勝。即偷挖高城。伊誰之責。防其偷挖。豈遂無術。乃有且從事。匪國體為不同乎。我朝定鼎二百年來。臣服遍於四海。統茲醜類。祇以督兵者邊巡畏縮。未盡其功。設以皇上知人之明。別遣威靈素著之大臣。前往辦理。數色何難克復。該大臣等見不如此。立文契也。不知該大臣等視皇上為何如主。自視為何國之臣。方今全盛之勢。以強畏弱。縱敵苟安。忠義之士聞之。誰不憤恨。四海屬國聞之。誰不輕中國乎。臣謂國威自此損者此也。該大臣等以日。曾以大黃茶葉相易。並非白手取之。何言索價。且其價至千餘萬之多。有明禁。該逆以犯法之物。誘我華民。已屬非是。况燒燬以日。曾以大黃茶葉相易。並非白手取之。何言索價。且其價至千餘萬之多。以有限之財力。供無厭之橫索。中國能堪之乎。且既給之後。能保其安然無事乎。設又增所請。何以給之乎。抑於是始背盟誼乎。軍興三載以來。用度浩繁。上下交病。加以征播遷徙。失業廢時。如此數事。民窮財盡。殆不可支。將何以裕國用厚民生乎。臣謂國威自此傷者此也。該大臣又曰。該夷請為該誘夷人。及被誘之漢奸。一體釋放。夷務完竣後。應釋俘囚。以敦和好。免脅從以安反側。逆夷所行云云。聽以此為羈縻之術則可耳。若果行之。天下倘知有國法乎。虜夷姑匿之勿論。試以被誘漢奸言之。彼所犯者叛逆重罪。似屬可謀國我中國者。皆彼等為之向導。為之內應。中國之民。恨不食其肉而疑其皮。若概從寬宥。則豈有足羅。在在皆夷之巡邏。昔猶真漢奸之罪名。今公然助成之。即暫且無事。而中國之民。恨不食其肉而疑其皮。若概從寬宥。則豈有足羅。在在皆夷之巡邏。昔猶真漢

莫此爲甚。恐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揭竿起事。皆勢之所必然者。臣謂亂民自此生心者此也。該大臣等又曰。與其博征窮之名。莫如收買。效而作權宜之計。永息兵端。莫掩耳盜鈴之說也。該夷在廣時。曾討烟價六百萬圓。充退兵歸國矣。乃口血未乾。復肆猖獗。今又攻陷江甯之城。且有分年交清之約。則嗣後更得以索欠爲詞。滋擾不已。並聞其與該大臣等一面議和。一面登岸肆擾。該大臣等不敢動問。能保其日後無事乎。該大臣又曰。此後結以虛信。撫馭有方。彼既自贖馬頭。即可揮敵海疆。未必不轉爲我用。此更夢囈之語也。彼既佔據險要。則內地在其腹裏。存殲之勢已成。已被細覈出戶。彼方盤踞其側。將圖大舉。乃轉以守門之責許我。雖三尺童子。能信此語乎。該大臣等。將誰欺乎。臣謂邊疆自此多事者此也。總之該大臣等視居官如傳舍。但求目前苟安。縱不轉爲國家久遠之計。不知以現在之夷情度之。即苟安亦未必能也。該逆無厭之求。實出於情理之外。亦聊以此相試矣。豈敢期中國之必許我。今既悉許之矣。乃猶屢不決。恐墜術中。久之而吾無聞見。自必驟然興起。謂中國果無人也。則將肆然無忌。爲所欲爲。而不堪設想者矣。臣藉諫此奏者。誠爲國家計久遠。且逆知禍不旋踵。不與和固死。與和亦死。置之死地而後生。雖殲命至微。豈不顧存且夕。而必留萬死以爲之窟也。按江甯距京口。西接和州。南距太平。北距天津。雖京口築被佔。而揚州實據京口上游。尤爲京師至江甯要道。伏乞皇上簡任上將。速發大兵。任用王親。大申撻伐。並飛諭江蘇。安徽。江西各撫臣。帶領精兵。三路堵截。四面合圍。解省城目下之倒懸。候各屬已失之境土。該逆捨海入江。已屬去寬就窄。現現交冬仲。潮勢漸退。船隻笨重。最易淺觸。既地利天時之交濟。實摧枯拉朽之同時。轉弱爲強。在此一舉。昔吐番之騷擾於唐。金人之爲患於宋。皆議和誤之。皇上聰明智勇。距弗深悉其非。至大臣等坐失事機。專權悞國。國法具在。鑑以不守江口被逮。代以著英奕山奕經文蔚皆得罪。沿海失守城池道府以下。及失事將弁。皆予處分。思免被夷地錢糧。命伊里布至粵。議開市事。佛蘭西者。西海故國。與英國並居大西洋同港。界接鄰近。各爭強不相下。連兵構怨數十年。近雖約和。而各懷疑忌。船至粵者。英多而佛少。上年十二月。聞英市被禁。陰喜而陽慰之。王恐其偶勝益驕。則先受其脾睨。遣兵目真時爾士思利駕兵船一。來泊尖沙嘴。士思利入寓省館。求見大吏。僭所帶諸華語之夷僧玉遮依里達二人。爲通事。不受官通事。防洩也。奕山遂率當事同官。出城西潘氏園見之。夷目自陳其國王聞英夷遠犯中國。搆兵久。恐其國商亦波及受累。令其來議。因得使善爲解散。英素悍。自非禁以力不可。而彼與英方新和。驟苦攻之無名。願出與英會講。俟其堅執不允。則曲在彼。乃可藉以交兵。語頗誠切。奕山等諭以英自津門轉粵。日

加猖獗。天威震怒。今奉命征剿。未便遽開款議。辭之。夷目乃請自以己意與言。無論其意見云何。亦常人覆。既去。會嘜噠方潛回香港。佛目與晤及矣。而士思利偶緣他事。尋以初春駛赴呂宋。留真時爾以二月再入會城。呈遞說帖。仍以和解爲詞。勸給英夷香港。補其烟價三百萬。奕山疑佛目爲英居間。將圖異日得與分地而居。且爲探內地虛實來也。即拒絕之。六月有英英料集天竺噶喃小呂宋等國。同惡相濟。續海定海所到夷船。或解來自天竺噶喃及呂宋。餘奕山查明解散。奕山以英船皆來自本國。或羅西娶仰代人打仗之黑夷船在內。均未可定。天竺即印度。其孟阿爾即英屬國。諸國無噶喃名。當係佛蘭西。尾音致候。佛蘭西無助逆事。呂宋更貧弱。不能助人。詳爲覆奏。噶噠噠又復離粵而北。佛目俟至六月。終不得我實耗。乃自赴江。仍將力任款事。折其貪心。得當以復我官吏。較在粵便也。迨抵吳淞口。英船已入長江。官上海者更莫測其來意。不敢導之入。佛目不獲已。隨易小舟溯江抵金陵。則所款議先已大定。馳奏且數月矣。遂廢然與英船同返粵。英夷自以香港爲彼國奉給地。遠在海口。諸國市舶所必經。凡貨船至粵者。欲抑使先就彼報。按船抽鈔。而後入埔。輸稅中國。其至五口者。亦援香港爲例。佛蘭西米利堅者。皆大憤訝。謂彼此同在天朝貿易。我非爾屬。誰甘受挾制。於是各自通書其國。以兵船至。將與英爲難。英曾自知理屈。頓止前說。兩國使臣適至。請入都密陳機宜。當事不可。而伊里布尋卒於廣州將軍任。著英馳至粵。皆二十三午事。許諸國並如英夷例。給以印冊。條列事款。各國乃喜躍而歸。其冬噶噠噠尙以歸師駐廈門鼓浪嶼。候釋還俘囚挈以還。遣其屬爾味至臺灣。領所釋疊戰獲禁之夷。疊傳見告以百餘人中。前後病斃及正法。尙存夷目九人。合以就款後回自舟山。遭風爲臺官救起之。夷目七多忍占與白夷二十五人。盡付爾味帶去。七多忍占係英小商船。載白夷二十餘。黑夷百數十同輪舟。前月自舟山撤回廣東。駛至滬洋面。九月十六日遭風。同輪船上被火。大夷官將伊船上黑夷。盡數叫去救護。本船上白夷不語行駛。以致擊碎。幸蒙救起。航未釋回。是所救之遭風夷。亦從兵中來者。爾味感激。請疊親臨

其舟燃六砲懸綵旗百以迎。飲其太平酒而還矣。是日姚觀察察其船無兩艘貯水防敵。擊。是知前供之出自嚼啞者誇也。曠曠嗟至是始知俘夷已戮。懼為

諸夷笑。密商於夷目扎士必於是忽生異議。詐言臺灣被殺者皆遭風夷商。按姚觀察與曾卓如方伯望題書云。大安之役。承示以中丞所聞。亦此不得已之苦心也。惟前據夷

供。確獲給銀九萬。及紋銀六千。來書請買奸民。實無五十萬之事。姚觀察私信。尤為不確。且上年經費與制府。既兩中丞兩次印示。凡獲夷舟銀貨。悉與兵民充賞。第與建鎮會示破貨。所得銀貨。不許官人索擾。是以民間利其所有。樂破夷舟。實不能有裨於軍需也。據

此。是當時傳聞。有獲夷舟五十萬之說。故商撥軍需。然披夷會偽示。亦止云民船遭風。逃生上岸。俱被拿禁。破統兵官兇心熾殺。始終無失去銀貨若干索賄之語。其云執械相爭。被據尚不容縱殺。是明明知有抗拒我兵之事。至云此等婦人。原係水手小兒。隨聲擔夫。則又明云在夷營數內。且欲將鎮道家財入官。交英官分濟死家屬。亦非謂以其家財賄補項也。即所自言。已見偏詐。安有交兵時

手執戰械相敵。而尚不得誅之理乎。又二十一年十月。觀察復泉州沈守書云。承惠書。臺灣破獲夷囚。大府意令解歸內地。以廈門鼓浪嶼尚未收復。欲示德於夷帥。此事若出自英夷。則可以百餘萬人。易回鼓浪。無損兵威。復可報德。無善於此。今夷初無此意。且大肆強強。所至殘破。勢銳志驕。彼以廈門為囊中物。據之以通浙粵咽喉。安可以不甚愛惜之人。連棄其所算。設使囚人既得。仍逗遛

不去。將何以處之。且內渡三口。廈門已失。泉之轄江。福之五虎。皆有夷舟。起解至百餘。奸民必往告。徒為所劫。何能至福夷性好之求焉。事勢如此。非敢力命也。二十二年五月。復怡和軍書云。臺灣前獲夷犯。亦遵旨分別留禁正法。沈守兩次來書。深以逆夷性不好

報復為首。夷性長強狀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以為懼彼明示之弱也。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難。上海又豈有隕乎。夷垂涎垂涎已久。即不殺夷囚。彼亦可以被舟喪資。索償於我。前所斯弱之夷。無不可為報復之圖也。殺之猶可以

壯我士卒之氣。兩軍對壘。非我殺賊。即賊殺我。乃先存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勵士卒乎。又七月復福州史守書云。夷囚除頭目外。悉斬之。肅人素快於泉廈較商之言。頗懷畏懼。及目視夷臨斬時駭駭情形。轉甚於臺地強悍之逆。士卒觀氣益壯。而畏事者。撥津津以報復為疑。殊不知夷性長強狀弱。即使大孽復來。仍是垂涎之素志耳。論者每謂雷波之失。由督督帥之親夫還。廈門之失。由陳守備

之箭射夷。殊不實。先後交鋒。死及囚不下千人。喪資甚鉅。彼欲甘心於我。豈待戮其人乎。大戮夷囚。讓必紛紛。大憲官及。向留代達鄙意云云。在省中大吏。見夷勢猖獗。慮其報復。欲以俘夷還之。以解其怨。亦權宜之所不廢。即使解省中道為夷船所奪。亦事所常有。然平心論之。廣東浙江兩次還其俘夷。彼未嘗因是稍生感激。則閩以臺灣之俘還之。亦未必能動其天良。雖然舍去。盡其所求者大。聲言報惡。皆虛作恫喝之長技耳。當請為正法。正普天同誅之恥。而饒逆料將來禍或歸己。是以私害公。血性男子不為也。

扶同進功之事。必其私相交結於平日而後可。登為道台。例如法按衙。而文至必稱提督衙。臺灣傳諭某是。以私害公。血性男子不為也。用原奏上。即此一事。兩人已勉強相就。以同事不能不與耳。非交深莫逆不言而喻也。誰肯臨時起意為此欺誑之事乎。遽張偽示

以上年八月。其國聯隔吓噠民船遭風難詭洋。本年正月。啊喇船遭風淡水洋。皆逃生被獲盤禁。總兵等貪功。以攻犯

奏請正法。假使手執兵械，奮勇相爭被擒，尚萬不容殲殺，是必請大臣奏明，堅求將臺官正法，家財交英分濟。文責大帥，於是大帥遂相繼以鎮道冒功請旨。上命怡良赴臺查辦，臺兵洶洶，共約詣行署訴。洪阿慮起風波，婉辭解散，有百姓焚香跪請者。迨委員堂訊，官勇隨有並未接仗之結。怡良據以責備洪阿，瑩自揣受恩深重，今幸大局既定，從此安人息事，倘憤而懇爭執所獲贓物為證，則夷官必曉曉不服。大臣既不可以對質，夷船未返，或別生事端，所關甚巨，事機如此，止宜引咎，瑩先以夷在廈門，上書制府，請奏易鎮道。至是，乃具詞請罪。怡良據詞奏覆，上聖明，令解京，遂逮洪阿，瑩下詔獄。怡良內渡，尋告病還。旗代者劉鴻翔，盡取營縣義首稟報原贖及所得夷船掠載浙閩營械，浙撫營員印文冊咨送。

十二月，鎮道見夷偽示錄奏，自請撤回查辦，擇弁守風道同未及上。鎮道已自服罪，望見鴻翔泉州，謂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速，逾兩月，則撫議成，事可免。是亦持平之論。正法雖出詔旨，究屬鎮道先請，事與禁市小異大同。 上深

知二人功過所在，供甫上，旋出獄起用矣。

姚觀察泰連入部，別劉中丞書云：瑩與連鎮軍，以擒斬夷俘，為夷會請愆。大帥相繼緝

薦之德，惟謀不可言也。呂游擊示知懲儆，以道府原案及所獲夷俘，均送六部，即當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辭，款仄愈不能已。在泉州時，承明諭，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急，再逾兩月，則撫議成，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為辱甚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願一得之愚，尚未有未白於左右者。茲當遠違，敢卒盡其區區。惟望督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率漫鎮道冒功，上干天聽，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爲己善，未有稱舉衆善，而謂之冒功者也。難龍其地距郡程六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臺附近，兩次擒夷，鎮道均非身在行間。惟據文武士民稟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憑俘獻旗纛纓帶，有則行賞，故用人命，非如獄吏以擒獲發伏爲能。是以周師甲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刎，漢有五侯之賞，所謂共賞虛聲，寬則得衆也。難龍之夷，雖以衛鞅，大安之夷，雖巨瀾淺。然臺海擾攘之士，大憚於登陣，好義之民，咸當於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船前後五犯臺洋，草烏匪船，勾結於外，逆匪巨盜，乘機散亂於內，卒得保守嚴疆，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苟無以鼓舞而臨策之，焉能致此哉。况當時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勝，所獻夷囚歐械衣甲圖者，既驗屬實，復有懸旗懸軍衣刀仗，興浙江巡撫督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確係擾內地之兵船。其時夷船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將，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閩外曾無告捷之節，宵旰憂勤，忠衷切齒，郡中得獲舟獲夷之報，成額首稱慶，謂海若効靈，助我文武士民，殲此虜類，亟當飛章入告。上慰九重焦憤之懷，且以發我三軍，挫夷銳氣，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爲鎮道未行行間，功不出己，遂貶損其辭哉。鎮道原奏，皆據衆報彙報，未嘗鎮道自爲，即文武稟報，亦未沒士民所

獲。士民亦未有控文武讓其功者。怡督憲渡臺。遠問鎮道。咸算早定。一時郡兵不服。其勢洶洶。鎮軍懼變。親自循循慰諭乃散。翌日。乘兵船人持香一炷。赴欽使行署泣懇。全臺士民。遠近奔赴。登岸爲鎮道申理者甚衆。皆未遑與案。議叙之人也。雖怡督憲批不准行。然皆已受其辭。在案可稽。則鎮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雖龍夷輪到口三日後。乃開砲。我兵亦開砲相持。大安夷舟實爲漁人所燬爛。兵民因以乘之。當時陣辭。初非臆造。詎夷就撫後。追恨番番擄斬其人。遍檄啓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於此。計逐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參。而番悔冒功之獄成矣。在諸公創鉅痛深。以爲番得休息。深懼再啓兵戎。謀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怡督憲渡臺。二十六日。傳旨遠問。以所訪聞。令鎮道具辭。疊與鎮軍熟計息。夷入強理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磨想之辭。非口舌所能折辯。鎮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聽其所爲。夷或別有請求。又須聖座。大恩誠不可不顧也。且想出。夷人若以爲難。夷必不肯服。鎮道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辱國。諸文武即不以爲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惟有鎮道引咎而已。蓋夷未撫以前。道在揚威勵士。既撫之後。道在息事安人。鎮道受恩深重。事有乖違。無所逃罪。理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鎮道見夷僞示。當即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因摺弁在口守風。聞怡憲已奉旨渡臺。乃追回。曾鈔呈怡憲舟次。繕摺摺存。今以罪去。道乃本領。此所以具辭請罪也。至於官民結稱。並未接仗計誘者。臺灣地本孤危。衆特鎮道壯其膽氣。今鎮道獲咎。委員復以危詞恫喝。誰敢堅執以自取戾而致怨於夷乎。此又情事之昭然者矣。鎮道入都。亦必知商請罪。以完夷案。惟憲台有知己之感。區區微衷。若隱隱而去。非所以對大君子。夫世俗紛紛。皆由功名富貴之念重。則君臣道義之念輕耳。胸無俗見。不特進退坦然。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計。古有殺身成仁。毀家紓難者。彼何人哉。怡督憲未諒志士立身。各有其品節。以爲及此尙形強矯。頗深責之。不能辨也。居常言臺灣鎮道奏事。乃國制也。隔海文書往復。不能短期。軍中朝夕百變。若事事請命。則始快多矣。難龍獲夷之奏。如常登驛。奉上硃諭。嗣後夷事皆四百。詔直隸兩江里奏報。若獲勝仗。即五百里。大勝。則六百里。誠念切海外。欲速知情事。望捷書也。聖座若此。何敢復爲轉轉焉。詔直隸兩江總督籌善後。條上禦外防內八議。增設通永一鎮。駐蘆臺。控山海關。以西蓋奉天山東。爲京師左右輔。以天津爲中門。旅順成山爲外戶。夷至天津。止新兵六千守直沽。助以義民。始得安堵故也。噫。噉計逐臺鎮道後。隨還香港。至二十三年。始盡率其來船回國。

## 夷氛記聞卷五

曠曠嗷嗷去。留綠衣兵守香港。五口分留夷目開市。司稅務之領事亦至。所擄於甯波婦女。有失韃裂帛繡其足者。載入澳門夷樓。作長夜飲。香山鮑某。方受雇爲夷守門。樓凡二層。上居白夷。下廝役。其夜白夷十餘。同聚居一樓。皆自江來留粵者。婦女啼哭。聲徹樓下。鮑一時憤甚。思舉火燼其樓。已他出。覓得藥裹以入矣。轉思不忍婦女一時同死。且慮火發救者至。己不能竄脫。遽止。此間請鮑太史說。鮑後者。云其族人也。英商在粵。重開市易。益肆驕矜。舊制大班不得乘肩輿入館。至是散商出。率乘坐。遨遊通衢。與內地人交易。動因口舌。陡起風波。愈以忿爭爲強。所留夷役。沿街攫掠布店貨物。論值未成。逕攜以去。又挾流娼。招搖市上。遇平民。輒喝令急趨避。否則鞭撲隨之。市井之民。受者已不可忍。特畏官之禁。慮因是滋爲禍首。強自遏抑。而姑容之。始則會城衆怒難息。久而並所近村氓之來城就工買者。無不積爲深怨。曠曠嗷嗷之未行也。夷館遣役出買零物。去不給值。索之。反被詈辱。旁觀者不平。助其回讐。役遽入館。糾衆夷持鳥鎗出。視人跡多處。施放。有受傷者。行道人一時駐足。圍觀不散。其夜火忽自夷館起。夷貨遷出。盡爲百姓推擲在地。無絲毫奪歸己者。米利堅諸國商。亦樓居毗連。財物聽其搬出。衛至河舟。無一人越館界入擾。當火盛發時。聞萬口齊呼殺賊。遠近水車赴救。皆挺刃而止之。員弁以兵役至。將爲撲滅。亦阻於萬手。飛石不得前。越日火息而後散。二十二年十月朔六日事。曠曠嗷嗷聞而憤。移書責墳。索賠所失。謂必舉兵入搜。起豎匪類。墳舉是日。實在巔末。爲書以復。稱以領事。戒勿縱釀後禍。得書乃不



敢言。書云。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得接來書。係滬兩國商民近况。竊以為貴人須當實己。啓豐尤貴審慎。向者英國稱兵。我皇上仁恩如天。用許和好。本部堂仰體聖主德意。方且勸諭兵民。勿存芥蒂。在領事更宜戒飭商民。毋得恃強招非。乃在省夷商。自聞難和。即縱兵役。或在街市擲物。或引胡槍逐逐。行人行路且為不平。何況身受其毒。本部堂屢申禁遏。深恐起小忿而亂大謀。不料於初六日。公行內商入遺投實物。又復不給價值。百姓跟隨憤。該役竟敢糾眾放槍。百姓被傷不驚。及後。忽起火。該商搬出貨物。聞百姓扯碎擲地。毫無攜奪花旗等國財物。並不越界騷擾。兼之數萬眾大呼殺賊報讎。水車赴救。俱被挺刃截止。文武員弁率兵彈壓。亦被飛石攔阻。各國商民共知共見。但思此等匪徒。一時數萬眾齊心。非同小可。本部堂豈不驚愕異常。且百姓大呼殺賊報讎。不知誰人為賊。又不知百姓與英國有何讎恨。禍激至此。我地方雖令團練足恃。猝遇奇變。亦當分別緝辦。不致兩旁用事。誠慮處置過迫。本部堂與領事將有擔當不起之憂。若領事確知數萬匪徒所入。必欲盡數擊獲。即使帶兵來省。據置重典。本部堂為安堵邊疆起見。亦各從其便。至若該商失散銀兩。黑夜之中。莫夕難辨。此中正宜詳究。已飭文武員弁及界外公所河南沿海東西南北各鄉紳士義民。通緝在案。惟是兩國交兵。商民受害。不獨英國為然。即如上年焚我煙店。按我賞財。我國又將向誰索補。賠補之說。諒亦英國商民所不敢出諸其口者也。刻下和議初定。邊省諸臣。皆覺重罪。伊大人來粵無期。本部堂亦為百姓指論。黜陟莫保。領事揣人情。度時勢。靜候章程為便。如必聽兵自肆。勝敗正未可逆料耳。再者英國所招之漢奸。實內地之匪徒。恐其熱如英國虛實。習見英國賞財。將於香港海外號令而起。領事未必安枕而臥。彼輩遭風被戕。特其餘事。較三省風塵。則和議遲延。豈不退勞心力。况我皇上素得民心。而又將相迭出。不少奇人。彼一時。此一時也。領事自識輕權。無為夢夢。即前日到省之火船。其急退出。免令百姓猜嫌。並嗣後務須嚴禁商民。勿再挾嫌恣行。藉橫激變。所有三板船隻。除搬貨外。不得無故遊弋內河。否則本部堂惟知約束吾民而已。至於匪徒數萬伏發。斷不獨任其咎。茲體聖天子懷柔遠人之意。略佈心腹。惟領事務照。同時澳門人亦有因英夷強橫殺其夷目於澳者。初奕山在粵時。上諭有捐助軍資。及以破夷奇計獻而行之有驗者。皆予重賞。一時上書言事者踵至。奕山以軍務日無暇晷。而條陳者率請給資自試。切中事情者頗乏。乃令就紳士勸捐局之在會城大佛寺者。收而准駁之人既衆。不能一一延諸座。與其面商也。則但批其詞。使吏錄而懸諸門。江蘇錢江者在粵。不為士夫所齒。當時以為失待賢之禮。遽肆言局紳不可復耐。乃言於官。召而呵斥之。所交多為不平。何大庚者。浙諸生也。為培於蔣文恪家。嘗習申韓。就院司幕。工筆札。則徐始至。保純延主隨員案牘。既而就駐澳道員易中孚幕。病中孚為澳夷誘弄。將入省代英夷請釋夷俘。先語則徐。既而中孚果詣請。則徐於是信之久於粵。目擊府署幕之有與商人往還者。慮有

事必先洩於夷。屢切齒裂眦言之。懷平夷之策。卒不見用。每就江語。會夷持撫。日益肆。粵中人有思倡義民挫折之而不敢逕行。大庚乃撰爲文檄。袖示填。填而稱其文詞。實不意其遽鑿板而張貼之也。爲江勸聲言。將以十月集粵紳府。校明倫堂。捐資招勇。示威於夷。時款夷甫數月。船未返國。當事懼有中變。於是倡亂拘江而戍之新疆。大庚遞釋。自是粵紳無敢復言夷事。而推抑之。天語煌煌。隱忍之衷。一朝宣露。從前殺伯夢之人。倡爲文檄者。當爲聲請。可致書事。中言及之。又當俯仰夷情。現定章程。於國計夷情。似皆有裨。向來粵東粵海一關辦理公事。不免掣肘。但查此後閩浙江蘇所收英吉利等西洋各國稅貨。皆由粵海分出口。以粵海一關而論。稅數雖難免於稍絀。而稅五關。彼此互相挹注。必當較往年有盈無絀。臣等督飭臬司黃恩彤。侍衛成齡。體察情形。悉心籌畫。期於粵海關不致廢弛。稅貨尙能充足。並可絕沿海漏卮。以整頓內地各關之稅務。酌議九條。敬爲我皇上陳之。一海關原定稅額。應督歸五口勻攤。以免偏折也。查粵海關每年應征外洋各國及內地商船。及銅船水脚。並額定盈餘。每年一二十萬至三四十萬不等。現在既分五關通商。則粵海關出入貨物必少。若仍責令照舊解征。勢有所難。此後粵海關征不足數。應請暫於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關。所征西洋各國貨稅內。撥補足數。即由粵海關選白擬撥。其額外盈餘。各歸各關。儘收儘解。一五口征收西洋各國貨稅額。應請試行三年。通行酌定。以歸核實也。查西洋各國貨稅。本爲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關所無。現在准准通商。其貿易之衰旺。難以預計。稅額即難定准。原海關將來能征足額。亦不能預定。應請俟三年後。察看五口關所無。稅銀各若干。比較准額。再將粵海關原額銀八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兩。分款科算。勻歸五口。作爲定額。如有盈餘。仍以額外盈餘擬撥。一粵海關稅貨款目。應行刪除。以歸簡易也。查粵海關稅則。除正稅耗費之外。尙有節次改正歸公案內。各官估價。一「二六算」。一三六增一。定額。總巡口稽規。東廠口黃埔口羅經荒規。及船紗內之進口規。出口規。日規。月規等項。正耗計數。歸作一條歸解。總計均尙有盈無絀之銀。節次之案內名目。無論現在已未查明。應請一概刪除。免多糾纏。一平餘各貢等項。應以額外盈餘項下開銷。以免無著也。查粵海關解部銀兩。尙有每千兩餘銀十五兩。係按稅加收。今既歸作一條歸解。則此項銀兩。無從抽收。請仿照解部飯食銀兩等項。在額外盈餘項下開銷之例。各歸各關劃解。又每年應解各貢銀五萬五千兩。人參變價約銀十萬兩上下。均有洋商投貨抽單。請撥監督轉解內務府。又有放關分頭名目。亦由洋商按揭按貨抽算。每年約銀四五萬兩。運糧道衙門發兌粵濟堂老人口糧。及漢軍孤貧養贖。義渡扁船水手工食。恤發口糧各項之用。如有盈餘。留備節撥。現在英吉利國已議越洋商。能各國亦一體議裁。則前此三項銀兩。亦歸無著。應請將每年變價撥解。毋庸發。其價銀一欸。每年以十萬兩爲率。與各貢銀五萬五千兩。一併在各關額外盈餘項下劃開。視各關征稅數。以多寡均勻攤解。其放關分頭銀兩。每年以粵海關額外盈餘項下。撥銀四萬兩。解支糧道衙門查照原案。分別支

發。其餘各國貨稅。仍須由洋商經理。應由臣讀等體察情形。另行酌量辦理。一粵海關應酌留獎餘。以備有用也。查粵海關每年有應進貢稅。及奉文傳辦物件。連盤貨包扎。經由各關稅銀等項計算。約需銀十數萬兩。查應得獎餘。均已歸入額外盈餘項下。而一切均不可少。應請於粵海一關。即在卸貨關口。納一關稅數。再准貿易。如有偷漏。照例懲辦。與各國商無涉。其餘貨物。悉循其舊。海關丁書人等。倘有藉口勒索。即由各商據實控告。嚴行提究。一內地各省販茶葉湖絲大黃綢緞。不准外海載運。以杜影射也。查茶葉湖絲。例禁出洋。近因內地各關。勒索過多。致有內地各省等行銷茶葉湖絲等項。搭船載運。內地各關私稅額數。因而暫短。實由於此。現定章程。西洋各國應完稅額。大有加增。與內地通商貨稅則。輕重懸殊。易啟避重就輕。內洋船私相交易之弊。嗣後除贖取東洋等。由洋進口貨稅。與本地民間日用諸物。仍循其舊外。其有內地各省行銷茶葉湖絲綢緞等項。准由內地行走。不准涉海。倘有情願由海販運者。即照與西洋各國貨物例。一體先稅。方准販運出口。如海關則例內。原有粗茶葉湖絲土絲等項名目。全行剷除。其臺灣等處所有應用茶葉湖絲。船編緞等物。由各該督撫體察情形。各行奏明辦理。一與西洋各國貨稅無涉之客貨。應仍舊章辦理。以免紛更也。查粵海關江浙等省。商民每多出入海口販運。上至盛京。下至廣東。往來貿易。其所運貨物。除茶葉土絲綢緞。均非西洋各國所需。無庸影射。向來應完稅銀。各有定章。相安已久。所有五處海關。無論大關小口。一切章程。悉仍其舊。無庸另議。一各項浮費。應全行革除。以杜弊端也。查各項浮費。於雍正乾隆年間改正歸公之後。旋又陸續添出。更多於前。已全行革除。如再有需索情事。無論官弁兵役。俱照枉法貪贓。參革治罪。惟粵海關差役。並無工食。向在進口出口貨物內。由洋商按貨抽給。於乾隆九年。經前任監督陳明。准其存留在案。現在浮費裁撤。未免令各差役枵腹從事。應請查明照海關書吏之例。核給工食。由臣項等酌定名數。另行辦理。以上各條。係就臣等管見。所以多取之義。廉以自持。嚴以約束。不稍逾越。即中外相安。海疆永靖矣。會項以病開缺。著英代督粵。恩彤亦來陳臬事。

相與委曲調停。事彌縫。不使稍生罅隙。番禺紳士潘仕成。許祥光及饒官。皆嘗出資造船甚固。而未可出洋。於是

四省合巡之議。當事不果用。議云。夷船在洋。如履平地。各省雖有戰船。從未聞有駕兵出洋攻剿之事。故其駛行數省洋道。如入

故。堵在於斯。設使環洋經過之地。有船可以堵截。有兵可以攻擊。彼方却退之不暇。安能飽拊風帆。擱息百里。出沒詭忽之若此。其捷

哉。今宜創造堅大戰艦百艘。艘各配以兵百員。於福建。浙江。江南。廣東。四省外海水師營分。各選精銳二千五百人。多儲水食礮械

以實之。抽移內河陸路名額。補其空額。擢提鎮大員。有世功威望者。領頭勅印。為四省統巡。其屬仍以副將而下。游擊而上。視官之

高卑。給船之多寡。使分領之。不隸四省營制之內。西界越南。北抵盛京。無論內外諸洋。咸實巡哨。而於江南以西。迄於朝鮮。尤

不時梭織遊歷。每出。以二十船為一隊。船尾聯行。風汛既齊。櫓帆度又相聲。即相去遠近不一。究可互為聲援。遇英夷兵輪輪船。尤

審定防備。不速燃轟擊。但隨所向聚擊其後。設彼噴先發。我亦應之。彼船聚軍。我合隊環攻。無不得志。俟其飄入內海。始輪船從

外擊入。本地防兵亦聞聲自內迎出。首尾勢難兼顧。出路既已斷絕。自可令片帆不留。蓋大要全以尾追為策制。而不專事爭攻鋒。始則

遇回却顧。到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鬼性多疑。雖遠望商船桅帆。亦將轉洋紆避。其氣以周章而自奪。其志以飄蕩而漸懈。其力以衆寡不敵畏縮而頓衰。而我方四集糧糶。沿途相待。兵分而巡防覺密。時暇而勢力轉舒。又况猝至紛來。縱有不肖兵丁。亦將微規不及。則奸民接濟。不敢自消。人知火在於抽薪。不知添薪在於止沸。事體所在。莫要於此。亦莫大於此。効似捷而實愈。功似難而實易。欲使永絕根株。不得不痛施懲罰。欲使實受懲罰。不得不重費銀錢。永遠必始于一勞。分防不如全剿。務令化外頑民之輩。曉然知此時天威震怒。邁絕尋常。未有悔從前輕侮之愆。轉而作格外油膏之請。聲震四訖。他杜効尤。中外大防。維持無權。所謂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審機實斷。今正其時。應備劉蕘條陳。以備採擇。應按製船之法。先預籌款項。擇產木最盛處所。招募善工。設官監造。聞嘉慶年間。福建則辦蔡逆。亦於額設管船外。別創堅大遠用戰艦。提督莊烈伯李公。親臨監製。故洋面安駛。賊掄便擄。當時督帶出洋。與蔡逆抗衡。雖亡命亦勢有敵。克水洋之役。創辦俱淨盡。久著明效。聞舊時得力匠頭。多有存者。潮州李府鎮。少習海務。匠作皆乃父舊人。潮郡密邇閩汀。又為產木之地。予今歲七八月間。在潮屢與商及。似宜就潮設廠。責成爵鎮。協以曉暢文員。當有成算。可受其成法。而不與以出納之權。則並無弊可言。即不然。則切諭飭造船工廠委員。使知此次創辦與從前例修者。大有區別。亦未嘗不可得收實效也。 夷氛已靖。復修武備。沿海議造戰艦。詔派仕成監之。仕成因延佛蘭西人雷士壬。造洋砲水雷以進。粵人怨英夷甚。見仕成家或飲諸夷。不能辨何國也。則關於其門。從容解譬而後已。廣州府劉澤出。督杖雙門市民之未避前驅者。行道訛言驟起。以謂府署藏納英夷。萬驟如潮。假虐責良善為繇。遮相聚而火其署。擲物火中。雖貴玩絲毫。不取。與夷館受燬時相似。河越後垣走。匿藩署。藩使傅繩勛。素得民心。出署婉語。以夷例不許入城。府署夷何所來。搜而弗見。夷宜各還。曉之再。始歡呼而散。福州開市通商。夷貨舟至。相挈入省會。與官吏通謁。講均禮。據烏石山之積翠寺為廳舍。設牙旗鼓角。民甚驚擾。常以深夜闖從入城。官無如何。其居上海者。恃海道吳某初出夷館。易而狎之。見輒呼其行次。拜會不分旦夕。與夫用中國帽。而雜用五色為纓緯。以表異。出入城門。士民無敢以為言者。彼意以既和好。且與平行。則不問城內外。皆可聽其游處。如土著矣。不知職貢諸國。非驗貢不得入。英雖列冠帶。貢無常期。兩次貢舟。皆由天津。更無故事可援也。惟廣東民習見暹邏越南。必隨買物。

乃入筵宴。易冠服而出。英夷無之。以爲中外大防。正繫於此。凡夷有三五爲羣。思進太平門西門者。西城門。去夷館近。內城四門。尙隔外城。守者輒斥之退。民或遇見。頃刻聚千百人。鼓噪其後。必使其急遁返。而後散。太平門外。市舍櫛比。城隍內。日有設舖售零物者。守兵三四。但駐所近。平時門實無容足地也。夷圖往來人偶少。遽闖進焉。按門內爲狀元坊。順德南宋狀元張鑑孫故里。過坊不數武。市民遇之大閱。夷舉所持鞭竿辟人。於是萬手齊動。懸繫竿下。領事雖訴諸官。衆怒難犯。莫可誰何也。舊制。夷人以久住夷館。恐生疾病。故道光十五年。總督盧坤奏定。許夷商於每月三旬八日。得往附近之花地海幢寺散遊一次。行則導以通事。分輩出次。不得過十人。及申。卽令返。有在外住歇飲酒。及出不以期。或逾所限人數。或別赴村落墟市者。並治及行商。自款成商。歲後。夷衆益無約束。往往挾鳥鎗。或袖小鎗。駛其小三板。或雇珠江小艇。遠及四方游泊。遇村集樹林叢翳處。所恒登岸。彈取鳥雀。村民婦孺聚觀。言語不通。疑爲嘲辱。動至口角。夷必以鎗擬之。民畏之。急走避。如是者。不知其幾矣。夷難之作也。沿江上下數十村。去會城十里。近或二三里者。咸築閘設柵於其村口。自衛。夷登岸。未之入。則村民聽其自爲來去。見慣亦不異也。二十七年夏月。英商駛舟至黃竹岐村。在城西上游。去城頗遠。有密林在村外。夷相率竟入其柵。婦女見而譁。夷不知避。反舉鎗以擊人。頃刻間。村衆畢集。鳴鑼將遞傳鄰近諸村來護。夷益暴燥。狀兇猛。衆一時憤激。殺三夷。昇屍沉村外巨河。下石壓之。而掩其迹。其艇急駛還。以事報夷。衆領事請著英緝兇備抵。聲言召香港守兵入。火其村。語多不遜。著英令其巡捕弁黃者華。會南海令張繼。鄒寡漁人入淵。起獲夷屍。夷衆愈以被戕有據。多端迫挾。索多兇。請交夷館訊辦。時恩彤得罪。鶴巡撫職。徐廣縉新至。慨然

謂殺人償命法也。然一命一抵，法安可濫。不能魚肉吾民，以徇夷欲，而塞夷責也。乃召其村紳士，訊致殺之由。縛三人出，請王命於犯事之地正法。夷酋猶慳慳不服，照會者英，以彼國商不能不出游，倘他村亦復如是，將何以處。非焚其廬舍，不足以息衆怒，而杜效尤。着英尋以省紳已自爲公函約諸村，毋許妄殺。後此永保無事，復之。隨令府縣集省紳於大佛寺，合擬函詞，刻而遍貼，以慰衷心。至再，子乃起入大堂，率縣一稿，言黃竹岐殺夷抵殺事。毋庸議。此後諸村落，遇夷人至村口，彼不羈民，但止放鎗捕鳥。父老當各約束子弟，勿令出與見面。聽其自來自去。萬一夷人率衆入村，以捕鳥爲名，或至調戲婦女，鎗傷平人者，宜即將夷用繩纏縛，就近送官訊辦，勿驟加誅殺，俾有藉口。事後衆多人抵命，奉及無辜，致官棘手。邏約諸村一律知照云云。紳官咸以爲當，坐中一官，聞之搖首，謂此當非制府本意，宜改云：如夷有不法事，且勿向拒，許該村民立即赴官喊訴，以憑委員來提，赴公署核辦。衆紳無語。予不得不前伸其說曰：當時夷既不法，即指調戲婦女鎗傷平民等事矣。一有其事，村民勢必鼓譟，衆怒驟起，夷必拒護。兩相動手，彼此傷致傷，民衆夷少，傷每在夷。夷既受傷，村民進敢揭身赴官受責成者，動其縛夷送署，勢已難從。况令其任夷橫肆，袖手旁觀，止以一二父老報官，聽夷行兇後從容以去。此可以告養如木雞之君子，不可以強血氣方剛之村民子弟。蓋夷自入村啓釁，於彼義憤所激，衆怒難犯。先勸其神老，約束子弟，不與搏力。至萬不得已，亦不可遽殺。此爲黃竹岐事之遽殺受累而起，人心尚庶幾可從。否則所到，徒滋口實。而夷以既有公函，臨時不肯受縛，不至決裂不止。轉失勸戒之意，更失制府息事之本意矣。其人夷酋知紳士持公論，亦稍加斂迹，不敢再有後言矣。英國自稱雄西海，都但西河畔，築宮蘭崙（即倫敦）城外，故宮之在城中者，猶相沿未廢。他國人至，必導以入，使遍觀焉。以誇壯麗。其俗然也。夷酋來者，必謂明明通商和好，宜相信無虞詐。尙何中外夷夏之可分。故所至視其城如戶闥，獨粵城垣門，與夷館相距僅咫尺間，轉不得一入。時時謬言於着英恩形，始尙誠求，繼兼責備。閱時已久，無復可以支吾。蓋夷俗期約至速，且屢不自知其瀆，微言之又不悟。兩人者，日爲所促，相與躊躇至再，不獲已，姑許其一行燕會，而預爲設備，將假醕酢禮，掩招入之迹，以爲一而不再。他日非因延請，無緣自至。有所商，則仍出而就之。權宜之舉，不激夷怒，亦堪以對我士民，願尙遲疑。未有期日也。二十三

年六月省紳侍讀銜何有書老成練達以創董社學受獎有所聞爰集同志具詞節院云閱閱聞夷將進城拜晤以此與論沸騰不知實有其事曾已約許否請率循舊章免滋衆口者英亦竊幸其詞適至得有藉以謝夷也但以道路訛傳初無成議大書揭而慰之

星云：竊以故老報於舊聞。擊安於習見。故有異聞必相驚詫。過創見則起猜嫌。民情大抵然也。我粵東民蒙朝廷厚澤深仁。休養生息。士農工商。各執一業。高曾子孫。與享太平。舉凡雞土食毛。無不尊君親上矣。查各國夷人來粵互市。夷商向來交易而退。各得其長。歷久相安。但夷人到省。尚在城外或樓築處。固有典章之名。必從無夷人入城之事。舊聞習見。婦孺同知。邇有道路謠言。說有夷兵欲進城垣拜會各大臣。未審果否。輿論沸騰。蓋既有拜會之名。必將肩輿儀仗。通傳前驅。民間聞所未聞。見所創見。驚駭人心。驚駭耳目。觀者定知堵籬。所可信者。各曉聯路千有餘里。均與義民十餘萬衆。均已各歸各社。各鄉時勤操練。嚴加約束。斷不滋生事端。但慮省城五方聚集。良莠不齊。誠恐欄路兇徒。猝然下犯。夷人或不相諒。是敦和好。反致參商。書等愚昧之見。欲求循舊章程。定於城外齊壁地盤。或會議事宜。或燕會交歡。或鋪排犒賞。不啻行所無事。似屬易便也。恭維欽差大人。天潢一派。變化調元。盛德所加。夷情悅服。凡總灼炤。洞見幾微。書等愚蒙。原不干預公事也。但地方關係。一有所知。不敢墮於上聞。用是謹陳下懼。冒瀆尊嚴。伏乞俯順輿情。查照舊典。飭遵辦理。則萬民歡頌。同荷生成矣。制府批云：查中外務在相安。誠早請循舊章以順輿情。理極詳明。慮尤深遠。惟夷人欲行進城之說。不聽道路訛傳。並無是事。諸紳士民之心爲心。凡有關係地方夷務事件。自應熱籌妥辦也。

婉舉其事之可證驗民情者爲夷告而曉曉之來正未已繼請而繼却者屢矣因循又越數年會駐香港三年例滿當受代返恥在粵之衆終未得請以入見外中國歸無以對居者在來粵夷中則己爲長自謂實有專屬也二十七年二月行期將屆驟率其綠衣防兵三百偃息旗鼓從香港潛載越虎門入當時海疆安謐貨舟梭織虎門大啓守者以爲運貨舟至不復查驗循內河趨經獵德砲臺側接踵而出不在意挾乘釘寨我礮眼澆藥水毀我礮樞守臺兵倉卒裝械不及遂聽其所爲迨把總梁定海擊以礮夷兵已一聞還舟解纜順流西上甫至夷館不入即斷安瀾橋上下爲駐足地逐市人空其舖舍而踞之者英出詰以私入故則請廢館後通海之新互欄道收拓館地既許而立堵之矣又請租河南地以建夷樓則當日初與琦善講和條款所管及者其

後香港尙奉諭停給。所議已虛。迨定和約。准英國在通商埠地。出資自與民間租賃。建樓立棧。但仍由中國地方官會同領事。體察民情。擇定地基。聽與內民公議租值。內民不得抬價措勒。遠人不得強租欺占。以期兩情允協。蓋願租則民情自得。不願則夷當別圖。強即起爭。必然之理也。珠海南岸。舊稱河南。正對省城。生齒日繁。不獨舖店民居。寸金寸土。即田塘棧舍。亦與荒郊僻岸者。價值迥殊。其人比屋而居。非耕即農。非商即賈。自食其力。自謀其生。各賴咫尺之地。爲仰事俯育計。又其迤西壤地。沿水橫出。與今夷樓。隔水相望。一旦稍爲夷有。恐他日夾岸臨海。築臺置礮。勢成交牙。有事則來往帆檣。西道頓形窒礙。於民固有不便。而借以截阻黃埔各國商舟。設起貨入省。仍勸其於此查驗。復萌初得香港故智。更有不便於諸國。其南則地隨河折。由折處直下。卽爲西南入省河。鳳凰岡。東望雞鴨灣一帶。倘從洲嘴折處。別築一臺。卽有以扼我西南鄉縣入省咽喉。龜岡礮臺雖設。而無所用。河南四十八鄉紳老。有識解事者。早慮及此。且夷之伎倆。久在百姓意中。彼就款於江南之大飽慾壑。與在粵之伴還商欠。皆事出已甚。非百姓夢寐能忘之事。今因有此約。令其舉祖宗百年事業。流離播遷。靡所定止。而拱手讓之。所得幾何。設令誘以租貨重利。亦將糞土視之。萬無如意理。而夷曾未識其情勢所在。誤聽夷館賤役。及洋商工作子弟之所慫恿。遂一意卜居。謂着英爲經手立約之大臣。總制其地。我責官而官責民。挾約而行。當無不獲。不復計及體察民情之爲何語。更未能思及地未許租。則所指爲抬價措勒之詞。悉屬無根。隙莫可乘也。况歲租每視夷旺淡。西洋人之在澳衰敗之後。租竟如何。徒予着英以所難。質貨強求。逼人過甚。於是着英不得已。勉派府縣官類傳業主。金鑄寶圖。至到市曉會。竟以二十四年四月初二三



四日身履河南洲頭。自爲丈量。插旗誌界。民見事在必行。越日集衆雙州書院。言出而髮指者數千人。其老成者。謂與其生端事後。不如陳說事前。乃以情理利害四端。詳縷其詞。投以公函。斥其背約圖占之非。書云。竊以謀事必體乎人情。作事當循乎天理。而事之成敗。

尤須計及乎利害之重輕。我粵東與貴國通商。百有餘年。彼此有相資之益。中外無詐虞之嫌。而貴國商民。亦素以信義相安。即千萬之貨財。一言爲定。一諾不移。從無失約背議之事。此中國商民所以樂與安易。而歷久所以能相安也。迨至二十一年。構怨交兵。以來。實累不能流通。商賈亦日見倒敗。在粵商故多失業。而貴國之貨亦未爲得利。且當擾亂之餘。土匪誣端。尋釁。小人乘機焚掠。遠商皆受其累。前車可鑒。各國所同知共見者。亦宜各處宿懷。堅守和約。以圖補救。共享太平。乃近聞貴國欲勒租河南地方。建造屋宇。我紳耆始以爲此事必須兩相情願。貴國素重信義。斷不肯強佔逼租。今見我府縣官類傳業主。逼令議價。且德公使委人。竟以初二初三四等日。到河南洲頭。鳴地方丈量。插旗誌界。於是各鄉士民大爲驚異。初四日會衆集議於雙洲書院。謂與其相爭。遊鬧。責我啓禍生端於事後。何如先爲陳說。辨此是非曲直於事前。茲特將情理之可否。利害之得失。細爲陳之。夫河南習俗。非十三行可比也。而河南地勢。又非上海各港可同也。蓋十三行與外國人居住百年。久相熟習。備全河南創建洋樓。必致驚奇猜忌。彼此斷不相安矣。上海係新開港口。向無通商貿易。棲止之所。且海濱荒地。無礙民居。故擇地租住。其理尙順。若粵東。近則有洋行。遠則有香港。居住則有新建之公司大樓。貯貨則有現租之洋商棧房。又何必貪多務得。費此無益之巨費乎。現河南地方。寸金寸土。皆民血產。該處田塘棧房舖戶。居民或藉此耕作以贖家。或居此貿易以謀利。甚或孤兒寡婦。賴微息以存生。或大族徵宗。設常產以延祀。既不能聚族他徙。又不能會業別圖。一旦強迫奪之。以致流離失所。謀生無地。情何以堪。貴國人素以醫人濟世爲心。何忍出此。此衆情之不能強其所難者一也。抑吾聞之。無信不立。違約不祥。查前次我官示諭萬年和約條款。各國商民。准其租地自行建樓立棧。仍由中國地方官。會同領事。體察民情。擇定地基。聽各國與內民公平議定租息。內民不得拾價擄勒。違人丈量。此非強租硬占。務須兩情允協等語。今河南之地。若云體察民情。則索口一詞。不願出租矣。若云公平議租。則既未經願租開價。又何拾價擄勒之有。至於倚我大憲之勢。欺我小民之愚。挾制逼勒。必欲租得而後已。又不待業主允讓。遽行差人丈量。此非強租硬占而何。所謂萬年和約者。曾不及數年。即思翻約背議。試問當時此約者何用。立此約者何心。我等士民。偶立契券字據。尙能久要不忘。豈自稱英國堂堂之公使大臣。而肯背此兩國永守之和約乎。此義理之不容失信者一也。且貴國商人數萬里航程至粵。無非爲謀利而來耳。豈自稱英國堂堂之公使大臣。而肯背此兩國永守之和約乎。與交易。而先拂民之意。人心不服。凡人安居。方能樂業。守信約。今若不守信約。恃強挾勢。奪人之產。佔人之田。固將爲粵商所疑慮。而不敢重託貨財。亦將爲各國所恥笑。而不肯相與共事。况夫奪則必爭。爭則必鬪。爭鬪之際。商賈避亂而不前。貨物停市而不得。試觀近來生意冷淡。已可概見。是欲奪人之利以爲己利。終致小利未見。而大利先失。其間賢愚不齊。強弱不一。抑且不甘於失利已也。其害更有不勝言者矣。衆怒難犯。眾欲難成。今河南共四十八鄉。烟戶不下數萬家。其間賢愚不齊。強弱不一。抑且不甘於貯貨而致焚燬之障害。其能時時爲之防禦。處處爲之設備乎。是徒步於此往來貿易。貨物貴賤。皆於此屯積。將恐出入而致磚石之相攻。不實。

尼。即以百十之人毀此地而有餘。貴國亦何樂得此蓋怨之府。生此爲厲之階乎。此禍福之機甚明。利害所關甚鉅。不待智者而知也。惟熟思而審度之。我等紳耆。生長河南。目觀民情。有洶洶之勢。恐致激變。故不得不會集衆人。將情理利害四端。先行詳晰陳明。尙祈轉達貴公使。體察此情。永守租約。免致兩敗俱傷。而謂吾言之不先耳。並將此情節。投訴於各國領事官。及富商大賈。請各國正人君子。評其是非。分其曲直。免謂我天朝士民不知禮義。即將來鬧事生端。有所累及。亦可知懼由誰啓。皆將誰歸也。倘不曲諒愚衷。不採納正言。仍然恃強硬直。竊恐惡權日衆。禍胎日深。其身與家相依爲命者。能不捨死相爭乎。蓋前次操兵。未之及民。領事方遲疑。故民情未憤。若此次貽害。係與民爲難。故民動公忿。而心甚齊。此非我紳耆所能排解。亦非我大憲所能壓服者也。

未肯收書。而河南人已刻印四佈。會知衆議鼎沸。非特者英可以威脅。再往必滋意外也。爰暫止河南之議。更索租花地口之石圍塘。其流弊一如河南洲頭。且紳耆世業。何可利動。已廢然而返。是皆已事。至是遽以兵挾。覆述前意。刼以必從。者英曉之。謂倘緩其期。將來或分任租值。尙有可商。愈迫則租愈不賈。亦非爾利。急之且必激變。正言以却。顧英會之來。本以求約入城爲重。實非有餘力租地。不過假作引端而已。故終以定入城期。謂地從民出。議租權既在民。城爲官守。議入權則在官。非若租地之聽民自願者比矣。今西洋諸國。咸謂我難入此城。勢成騎虎。不得其期。則駐兵留此不復出。蓋夷兵之來已數日。人言藉藉。不調集兵力。驅之使去。則民心時刻可動。動則會與其兵皆粉齏。壞約啓衅。悉緣諸此。而會又綏強。不可於口舌爭。於是慨然與訂二年後。予入城之約。謂二年中。以官調紳。以紳調民。至期庶幾可掃徑相待矣。夷會與訂約。而後從容挈其兵還香港。事定者英復定海而遷其官。會既歸國。則以入城期定告其王。凡鄰邦之商於其國。及其印度亞墨利加所屬之地。盡以是鋪張其詞。招其屆期至粵觀禮。他國商之在粵者。雖曉然於民志之不可奪。而明明有大臣期約在。習聞者英爲太祖皇帝天潢支屬。協贊綸扉。持節出辦夷務。體統冠諸大吏。必有以動上聽者。粵民縱強悍。而惟縉紳言是從。倘上許彼入城。紳士自不敢異議。百姓惟有隱忍。究何能爲。以是

信入城之舉之非虛語。方將相約隨英夷後。觀其所爲。且自以同一准市之國中。朝斷不忍厚彼薄此。時俟英夷既入。然後援以爲請。凡此皆諸夷意中有。亦事理之所必至也。無如著英先期以在粵久。奏請逃職。得諭旨。命以二十九年春。駿來京。擇正月行矣。顏行請以廣緒佩大臣關防。權督兩粵。而布政使葉名琛權巡撫。未幾兩公即真。著相送留差樞庭。是年兩載

期屆。二月。夷會以文來。請踐入城約。始猶出於正言。繼且煩絮操切。堅執前議。勢不可止。廣緒念中外大防。在此一舉。此而不力爲阻遏。他日將時以燕會至。固無辭可拒。是又與福州上海等。而密察民志。城鄉萬衆。無慮婦孺。鮮有以聽夷之入爲當者。縉紳卽或面從。亦必退有後言。且夷假禮以來。安知其不包藏禍心。逞其平日詭譎之見。或事後求地爲安置。甚或臨時索所經官舍。留其徒居之。不惟立生口舌。抑且驟起兵戎。就使聚兵設防。萬不至有當時之失。而大帥卽從此開。况著英親自許之。乃先時而去。責其難於後人。艱鉅之任。惟志定足以肩之耳。於是不俟徘徊。已密定拒夷之志。及商於名琛。更謂官民合心。方稱同志。無怫百姓以順夷理。且民情若是其堅。且衆夷一動。則民頃刻生變。勢難終日。官轉無立身之地。惟有拒諸城外。縱有他故。亦官與城爲終始。其事實有把握。已先單銜具摺密陳情形矣。今我兩人和衷一志。順民心以行之。復何疑之有。商既定。廣緒乃先備內防。自省河以東諸礮臺。選擇將弁。誨以方略。俾俟夷闖入。沿海途迎擊。分繪要隘。臺墩圖紙。核其所有礮洞。計一礮裝藥施放。洗刷移運。應需兵士若干人。使臨時各事其事。是爲首班。別預備策應者。各如其數。爲次班。又別備補再策應者。於後。人數亦同。爲三班。填寫首班策應。及補策應各兵士姓名於臺圖。所宜點立處。令其各守位次。寸步不移。首班勝則已。如一人傷於賊礮。則策應者亟趨前以

補其缺。傷者散。兵扶以下。而所備再策應者。又亟趨前。補策應之缺。首班戰久而懈。或猝遇暴病。則領兵之弁。以所備之策應遞補。直至三班。皆受傷盡。然後聽其敗潰。不復責戰。所選儲職位。亦按臺洞。各備三職。放多礮熱。即令輪換。先以圖。使將弁選精壯軍士。詳爲指示。令知此次戰首。繫一省官民。成敗所關最重。不特不能如往日見夷自潰積習。但以派定立處。稍離分寸。及臨陣告退。卽自代有人。亦按軍法。並令一月前。點定班兵。開誠告以人之勇怯。原出天性。非可強抑。自揣或至臨時瑟縮。未能自信。或家有老親。或尙無子媳。內顧不能無繫戀者。仍准其預期請假。事後許再充伍。不罪。俟其概肯以身殉國。對天矢誓。情形踴躍。又察其平素體健技精。無他隱病者。諄諭以一經應命。當自視其身已死。歷詢不悔。始取其切實甘結。書名畫押。保以親屬。而後分班帶入節署。親許以功成優拔。死者官養其家。於選將選弁。憑弁選兵。而驗於將。兵將人人自請效命。萬伍一心。次第籌積軍資。衣甲皆製備。外郡封解軍局。絡繹內運。而省城民戶。毫末知覺。密飭中軍副將。召近城社學紳士。假捕盜名。令各歸勸械聚勇候撥。分社延見。使各不相知。亦屬其各不相謀也。社學原議。有事。官爲調用。給以口糧。無事。各歸耕農。勇出自民。隨時可備。布置既畢。乃揭牌於轅。以某日出閱虎門舟師。時夷會攻。已代噶來駐香港數月矣。聞廣縉巡歷海口。思乘其出。劫之於舟。俾險浪驚心。倉卒間。必踐夙諾。較以文爭易。而不慮再有遷延也。則請臨其舟。廣縉慨然許之。夷舟方棹內洋。隨行官吏。咸謂風濤固不測。且身入虎羣。履其匪人之尾。設有變。將奈何。廣縉曰。若輩慮彼敢遮留我乎。留我不有水師提督在乎。因語提督洪名香。若我留彼。彼不還。可悉舟師攻之。我自

顧盼旁若無人。從官不得已，羣隨以上。風舟搖盪，相顧皆股慄無人色。咬翰握手，延入艙後，免冠爲禮，違杜其門。隔其從官於門外，厚設機一，却卽閉。堅牢如壁，不可復啓。廣縉譏笑自若。咬翰袖出所陳事數款，率貨稅之瑣屑者，求而爲許允。廣縉隨閱，隨舉其不中理者，手指口駁，索筆而刪之。咬翰下氣，低聲固乞請。廣縉固却之，色頗莊勵，侃諤開導，至良久。聲琅琅徹艙外。從官聞未悉所繇，欲入不可，僅逡巡以俟。最後，忽更端起言，中國許我入城，兩年前約以今日。今我國諸凡備具，專候示我期日，請必定期而後返。廣縉曰：「者相之許爾，在我來粵之先，我來未奉詔諭，何能妄予爾期。且百姓之不肯聽爾入，原執千百年舊章。爾在此，當有所聞，億萬同心，我更何能自主。是當以夷情民情，兩相歧異之故，入告大皇帝請旨，我爲疆吏，必有所遵奉而行。今爲爾由驛馳奏，則可。私予爾期，則不可。有旨卽有期，不得旨，期將誰出。爾宜少安毋躁也。」咬翰問批摺還當在何日，遂舉由粵達都，往返常程，略約告之。咬翰以爲緩，願自備火輪舟出粵，洋抵津代遞。廣縉晒曰：「奏摺拜登，本朝自有定制，沿途所過，關津驛站，各定時刻，皆有專官，處分甚重，安敢違制，以進呈請旨重件，輕付外國，羅譴責。且汝舟近日亦安能運至天津乎。爾居粵地，一切當遵天朝法度，勿率性生事可也。」咬翰語塞，卽送出，仍下小舟，駛浪還虎門。越日來報謁，予之食，食次囁嚅間，再欲有言，但諭以靜候旨意，語不及其他。旋省，直陳其事。夷酋自意事有成約者，英方在朝，當陳明在粵訂約緣由，計無不得請，卽未遽允，亦必命督撫酌量現在情事，以定可否。我請已堅，微露強入之意。大皇帝縱不欲逆民志，亦重慮失信遠人，有旨令粵官自定，官又何辭，可以却我。故自陳請後，不復喋喋，但自爲數日計程。盼摺回如望歲，稍逾往返期程。三二日，卽令其副兵日贊臣者，輕

舟私入夷館探聽消息。及奉到諭旨。大意以爲民心卽天心。在彼重譯來斯。更不宜與民頡頏。念遠道賁遷不易。官吏當隨時爲其保護貨物。紬繹聖謨。蓋有萬民一體四海一家之意。非臣下所能窺測。更非外夷所能議擬者矣。旨旣宣布。夷始知上意。其國商人一時敗興。有轉咎收贖不如贖之一請卽許者。有追咎贖當時從兩年約。不能隨許隨入。致爐竈另起者。而他國商因亦從旁以爲笑柄。微詞諷激之。於是夷會文再至。責中國信義之邦。不合反覆若是。更爲危言相挾。意殊悻悻。廣縉至是。正言答之曰。曩者江南議和後。中國重信義。凡夷船之經我口岸者。聽其出入。不復詰查。阻禁。蓋推誠相與也。者相親主和議。初不料爾國前兵目之潛載卒械。掩我不備。毀礮樞而塞礮眼也。其時兵不及調。礮不及易。爾兵深入據橋。阻遏行路。民情驚駭。瞬息便釀禍端。乖和局。故酌量緩急。輕重。不得不權宜約以年分。許以入城。使爾兵目如願而出。以保和好。於未艾。是信義之失。爾國先之。而反以責人乎。者英之奏請陸見。實逆知民心之不服。舉國胥無異詞。不能爲左右袒也。夷得報。已辭窮。則又強辭以辯。謂事必自度可行而後許。許則必踐。方成丈夫。當我兵入時。爲數無多。何難一戰。戰不敢而後許我。許而復背。中國他日何以示信於人。我今日又何顏以對他國。不得不率我兵商。一擁而至。且聞省中方團練壯勇。皆董於官。旣慮抗官匪徒。出而拒我。何不卽分所練勇。拒亂民而衛我入耶。又答以民情所在。旣屢舉相告。今民自團練。實維汝故。而猶曉曉不已。反欲爲疆吏者。率民拒民。背理逆勢。愈言愈遠。此後不必更勞唇舌。請卽挈爾兵入。我爲粵大吏。當四開城關以待。爾其試之。郵牘凡數返。輾轉辯論。端且百出。當是時。自上冬迄三月。會城粵秀書院監院。剗印公東。延集越華羊城二院同事。暨城中在籍紳士許祥光等。及內

外城以遞河南居民舖戶。按其街約予以規程。會城書院。粵秀最先。越華次之。羊城又次之。先是柏公為觀察。令三院監院。勸

所萃。實以倡首。會院長南海何員外文綺教養局里門。予方為正監不可解。乃印備東啓數萬。會同監院順德羅教授家致。南海譚訓導學人士

山山訓導乾厚。順德張學正應秋。番禺丁教諭熙。先期使院後分投街約。遂以章程。借番禺候選道許祥光。候補同知禮光。候選郎中金

著茅。候選同知沈光國。香山候選員外郎鮑俊。親詣請約。一時響應。分期以勇數家粵秀報。予約兩首令以夜校照。備具忠燭。中間羅

下都未返。仇丁並以送試去。沈亦未及牛。以事未至。偶會閱。粵秀令役分延諸紳。役以夜不及編請。易夕。惟予在。徐制府偵知。三令易

太守召諸紳。謂不實則事敗。予遂以羅查南海神廟工。其地多幕客長隨所寓。已約其送試後過運。彼處出勇宜在後。必無賄賂。太守以予首覆乃已。九人者。皆不辭

非有他也。丁居城西北。其地多幕客長隨所寓。已約其送試後過運。彼處出勇宜在後。必無賄賂。太守以予首覆乃已。九人者。皆不辭

勢。故民情踴躍。南海候選郎中伍崇曜。以熟悉夷情。事藉探報。當時誠副。勸家自出丁設械。為拒夷入城之備。預期分詣諸街

約。剴切與商。一時雷動雲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河南人亦創隆平社學。同時響應。地大者至數千人。少

亦數百。按日分期。自具所練丁勇名數。東報粵秀。隨以其夜。延官紳同集其公所。壯目帶令籠燈執械。分隊以過。越日

官出疾豬水酒獎之。自城內而城外。遂及河南。以次校閱。旬日間。得十萬人有奇。內城雙門底上街陳廷森。蘇蔭清。同督帶

四百三十六人。惠愛街四約沈維輔。督百十七人。惠愛五約何定海。何榮芳。同督六百七十人。西七約□泰。督百六十人。西七約黎

承恩。葉文卿。同督四百十人。首七約吳廷輝。督百六十人。東九約譚聘珍。督二百人。十約張俊。督百又五人。育賢坊西首約羅

家驥。督九十五人。東西約歐陽威。督九十五人。二西約馮慶。督九十五人。賢思街甘國福。督八十八人。何佩仁。督百六十五

人。大佛寺前東西約黃芳華。督二百十人。龍藏街畢亦曉。督三百四十人。馬鞍街月泉南首二三約吳樹楨。黃錦濟。同督五百

四十五人。北約江維三。督百八十人。九嘯坊彭長明。督百七十人。四湖街何瑛。督九十二人。早亭坊楊光嘯。同督五百

十五人。早亭坊東李猷。督百三十人。學通街劉錫芳。督二百六十人。西牌樓六約唐聖功。陳國忠。何廷棟。李耀祖。李望爵。洪

黎安邦。同督千六百十人。魁巷簡憲。督九十三人。惠福巷鄭世榮。督七十三人。厚玉巷何洵。督二百三十二人。二牌樓曾滿

恩。督二百二十人。東約曾恕修。督百人。正南街陳阮英。督二百四十人。東嶽廟前桂清。督二百八十五人。天平街丁顯。督

二百三十人。北約鄭廷銓。督百人。狀元橋張振宗。督二百六十四人。善慶坊陳煥章。督百三人。黃黎巷何金榮。督二百五十

五人。大塘街中約朱榮。督百三十人。南約歐陽瑜。督百八十五人。長塘街北約何啓中。督二百二十六人。南約廖水鏞。督八十

五人。德政街南約甘國寬。督百三十人。北約林長青。督百五十人。西約何獻圖。督百三十人。總政橋中約黃舟安。督百一十

人。兵馬司街都朝安。督百三十人。承恩里蕭月恆。督百二十人。新城內南門直街張國樞。潘國正。同督四百二十二。東約陳街東中約李春番。崔斌。同督四百八十人。四樓街上下約麥逢秋。梁英。督三百六十人。仰忠街李朝華。督百二十二。東約陳國瀾。督三百人。南約李文榮。督百二十人。高第街中東四約陳賢龍。雷鎮玉。胡敬之。陳慶芳。梁贊功。胡廣瑞。吳國銳。梁應時。同督千九百八十四人。小市街中約張連照。郭正華。胡殿清。同督八百五十六人。正市街陳廷柱。督三百六十人。一德社劉國陞。督三百十五人。五仙門內西約楊裕榮。李榮邦。同督五百八十人。東約周士超。督百八十人。大新街十八約朱德均。鍾俊。郭秀揚。翁子珩。翁珣。李紫堂。李如英。同督千七百八十八人。元錫巷呂泰榮。督四百二十人。王子巷何應堂。郭榮光。陳松盛。同督六百二十人。白米巷梁國恩。翁玲同。同督五百有七人。華德里黃紹光。孟智祥。羅玉亭。盛廷桂。馮錫廷。同督千五百八十二人。小新街彭期川。謝蓮高。朱耀康。又李式光。翁逸安。同督千三百五十人。濠畔街街約何瑞忠。葉汝文。李錫榮。陳元悖。盛沛霖。楊廷璣。同督千三百六十人。實蔴街戴英元。馮經。謝述安。同督八百二十六人。聚賢坊黃仕元督一百六十人。木排頭梁有容。陳宗權。同督四百三十人。三府前街粹然。胡綱常。同督五百二十人。水母灣陳明澤。李冠榮。同督五百八十人。文幅里劉汝順。督二百八十人。五顯巷吳樹德。督二百五十人。太平街伍汝顯。督四百三十人。舊部前街楊垣。督二百九十二人。聚賢坊馮植。督百六十人。青雲直街譚朝恩。督二百三十四人。定安里胡開業。督二百八十五人。敦睦里譚振益。督四十人。眼鏡街林顯瑛。督二百八十人。狀元坊馮文藻。陳作楫。同督五百三十人。清水濂張晉霖。廖鴻源。同督五百人。東門外正東首約鄭文藻。督九十人。東賢里白崇福。督二百八十五人。得勝街香宜吉。督三百九十二人。越秀馬瑛步街李東屏。督百七十人。長庚里蘇福坊。督三百四十五人。榮華坊洪國俊。督三百五十人。元運街李能晉。督百八十人。猿欄黃幹才。督三百五十人。東舉街黎榮。梁鴻基。同督四百六十八人。三角里黃敬之。督三百二十人。鐵龍坊報廷高。督三百八十人。元運街中約吳達登。督百八十人。繁漢衆約梁登景。何傑信。同督六百五十人。湛溪衆約梁殿光。督二百五十人。小牛約邱風麟。督百五十人。珠光里何應棠。郭燦堂。陳斯盛。同督七百五十人。珠光里中約崔榮。督二百人。三蒙門何啓泰。督二百五十人。前鑪街劉紹昌。督四百七十人。海旁中約何學亭。督二百人。海旁東街胡結清。督百三十人。西約口口口口。督百二十人。永清門外永清街黎常。督二百六十人。石新街戴恩。督一百六十七人。豆腐巷增沙太平沙鄭太勤。黃廷椿。李裕才。蕭仁盛。孫世群。同督千二百九十四人。倉前街彭彰如。督二百人。中約余雲階。督二百二十五人。南約趙宗方。督二百人。西約招煥輝。督百七十人。善康街東南約翁仁填。梁泰。同督二百九十人。泰康里伍崇茂。督二百三十人。石基里馮運。督二百五十六人。東約吳洪。正魁。同督二百五十六人。永祥坊街衛浩駢。督三百十人。西門外石岡街吳炳華。督二百六十七人。源勝坊馬應元。督二百人。第四甫彭文雄。胡景修。同督四百九十人。第五甫南北中約曾國良。楊應春。同督五百五十七人。第六甫楊遠超。督二百四十五人。第七甫甘汝夏。督三百七十二人。第九甫尤懷謙。督三百八十人。上九甫舖衣坊廖勉。李天驥。同督五百八十人。下九甫歐陽植。梁國泰。同督四百七十八人。第十甫馮清揚。伍花鵬。梁國璋。沈成安。崔鉅光。馮際。同督千四百八十人。十一甫楊作楠。雙仲良。同督千一百有二人。



十二甫東中約左廣祿·朱任頁·魏立誠·同督八百八十人。西約陳鏡清·督二百二十人。十三甫葉達春·潘毓輝·同督五百有五人。小半甫馮慶長·督一百一十人。十七甫陳·魏柱·謝際安·黎建威·同督七百五十四人。魏柱·劉秀坊兩二約馮家樹·督二百三十人。叢桂太和里潘應鳳·督百二十人。叢桂大巷吳則昌·督一百一十人。馮露巷李洪基·督二十人。西陰里郭廷安·督一百三十人。叢桂元和新街梁岳光·督百二十人。和賤里蔡德輝·督百二十人。曹溪約李文炳·督百二十人。魏柱新街徐澤霖·督百三十人。南約關暢時·督百八十人。叢桂之南廖贊·督百五十人。叢桂黃沙郭觀光·李錦華·同督五百有三人。魏柱柳波·顏金劍·督五十人。叢桂恩甯西約蔡伯形·督百五十人。橋東西約黃文超·督百二十人。蓬萊新街簡熊飛·督百三十人。東約梁傳基·督百二十人。太平門外天平街區昌俊·督四百三十五人。清平東約胡毓輝·何秀林·張清祿·盧俊華·吳啓·何成業·歐陽蓉·同督二百一十人。朝聖門街蔡天衢·黃東揚·同督六百五十人。長壽約九街李光福等·同督二百二十九人。長壽里黃兆蓉·劉康泰·同督五百九十人。寺前街潘會善·督二百人。打銅街李春華·黃國成·林守憲·李耿光·陳榮·同督千四百五十人。樂福街潘有培·陳純輝·勞懷榮·胡錫·梁國華·同督千二百人。十三行嚴籍芳·督二百六十人。聯興街乘約厚俊峯·潘希顏·何恩普·馮驥·同督千四百七十人。甯遠坊關敬修·督二百六十人。福星里鄭惟·督百二十人。仁安里陳光劍·督百四十人。德星里黃子樞·督二百七十人。新勝街陳信彬·督二百七十人。廣埠五約潘良弼·余德芳·何耀南·同督八百八十人。同安街郭應元·督二百三十人。杉木欄黃來泰·督三百九十人。新基七約梁金葆·郭榮輝·吳德昭·同督八百十人。萬鍾四約林祺·何瑤·黃承恩·伍觀光·同督千一百七十三人。清平中約胡近光·督二百十人。靖遠街范衝禹·督百十人。故衣街盧紀常·督百七十人。大甯街陳尙賢·督二百二十人。白糖街賴貴清·督九十五人。同文街嚴應昌·督二百十人。油欄門外七約馮濟美·李福恩等·同督千八百九十人。數埠王琨·督三百四十人。樂安街梁浩光·督百五十人。迎祥東西約何呂東·督二百八十人。安瀾街王敬·督三百二十人。鹽亭首約李成長·督三百七十人。潮音街劉天球·督二百五十人。南興街潘廷紳·督百五十人。瓊花直街李太·呂·督二百五十人。吉星里黃炳光·督二百五十人。賢梓里鄭容光·督百六十人。靖海門外東首約林鴻泰·督二百人。吉昌街黃河端·督二百八十五人。五仙門外會仙街羅繁標·督三百二十人。白鶴洲漁珠東市張日宣·張國經·同督六百五十八人。河南龍溪七約潘正理·王命倫·陳錫麟·程國泰·梁金榮·同督九百八十二人。白鶴洲漁珠東市張日宣·張國經·同督六百五十八人。廿廿四四鄉梁作舟·梁捷冠·黎棟村·植振德·胡樹棠·區鑑清·胡和德·梁金·謝俊勳·李明上·同督九千七百七十八人。南容區國麟·郭錫輝·同督四百四十人。洗浦梁約梁東陞·周爲泰·同督四百八十八人。洗浦西約崔福賢·同督三百二十人。東約歐光榮·林應春·同督四百四十人。龍尾鄉·街梁威連·督百三十人。東西兩約劉廷鉅·督二百二十人。漢峽東約張成貴·督百三十人。南約李忠泰·督八十人。四約楊遠榮·督百八十人。官渡頭梁名世·張榮隆·同督五百五十七人。繁洲東約劉亦榮·督二百十人。四約何潤隆·督三百人。繁洲外街何汝成·督二百七十人。永興社馮漢儀·督三百八十人。福仁里崔衍祥·陳士清·同督四百八十七人。福麟社梁章寬·督一百一十人。蒙聖里東約郭信忠·督二百四十人。四約孫遇慶·督二百四十五人。聚龍社杜琰英·督二百三十人。翠芳村郭德玉·督三百有六人。蚤科鄉林聯芳·督二百二十人。太平坊何潮清·督二百六十八人。百睦坊梁萬盛·督百人。雲桂鄉謝再·龍玉·督二百七十人。南岸東約麥瑞芳·胡龍安·同督三百四十人。寶園鄉李鴻發·區朝俊·同督五百九十八人。福揚里沈兆麟·督



人不覺點頭而  
終亦無語。

副日出而收。諭請自後停止入城議之文亦至。奏入。聖情大悅。諭曰。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

勞師。近年雖略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漸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

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驛馳

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資禦侮。紳士實力匡勸。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

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挾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勳。徐

廣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所有

粵省文武各員。著徐廣縉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分別保舉。候朕施恩。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

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

著宣布朕言。俾家喻戶曉。益勵急公向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之樂。第其勞動。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欽此。時

將軍穆特恩。副都統烏蘭泰。託恩東。額水師提督洪名香。粵海關監督祥麟。並以合力同心。各盡其職。照軍功議敘。粵

中紳士。候補道許祥光。歸新班。即選。候補郎中伍崇曜。以道員選。皆給三品頂戴。員外郎金菁茅。鮑俊。並以郎中選。同

知許禮光。儘先選。書院監院教官梁廷枏。張應秋。丁熙。各給內閣中書銜。羅家政。給五品銜。家政應以子貴。覃恩封太僕卿。以方服官。不受封。故請五品。

銜。餘各就原職。加獎有差。督帶城內外河南壯勇者三百七十三人。皆咨部獎。有職者。遞進一階。無則給以九品職。己酉

同禮部序云。蓋聞同仇僭作。義著聲時。連茹兼征。桑榆大易。自來精神奕奕。錄誌同官。所以示共事之緣。即以寓相維之義。至若士  
流登進。首重初階。同案同房。各存請釋。不覆應會科之同年報錄。實閱奏詳。治及後嗣。稱謂收資。交情互倚之通行字內也。他如歷



開雖快意一時。究非謀國之善。不如其自知之而自止之。國威於是而伸。聖心於是而慰。馭夷操縱之方。以是而行。尤爲美善並臻之道。是可識方隆之國運耳。

論曰。當夷事初起。民謠無端。自城遞傳。鄉曲七字爲句。多離奇難解。有曰寅虎之年。定干戈者。其後果以壬寅就款。豈天地劫數之一定不可逃者乎。自虎門陷。夷接踵省河。所求率悖理疊出。市斷商舟皆載兵。至以日而增。甫撲廈門。知不可久。則粵浙之甯波。又以餘力攻乍浦。緣是以突入長江。其勢甚兇。其志甚銳。兵隊皆出雇募。酬資重而驅策嚴。火器又爲西海數百年長技。我軍之北。不盡關武備之廢弛。與將帥之無謀也。林文忠理海事。首先至粵。旋乘節鉞。所徵者粵兵。所籌者粵餉。但一意嚴守口岸。使籬籬自固。臨海門而激勵之。衆卽爲用。終其任。未嘗有所挫失。論者遂謂文忠。倘獲始終其事。必能令桀驁之夷。叩關悔罪。由我操縱。畏若神明。爲此說者。誠有見文忠聰達諳練。集思廣益。視國如家。兵旅所過。文戒預頒。村市秋毫無擾。及遇敵臨陣。又教以成法。人人爭先。其忠勇之氣。早有以懾服遠人。推誠士卒。夫是以信於事先。萬口同詞耳。不知夷意主爭市侖利。傾國以求嘗試。先定曠日持久之謀。不得逞於粵。則肆毒於閩浙。粵能阻其入。不能阻其出。省河內擾之日。文忠適奉如浙之命。應送諸佛山。方且臨別。歉歎歎息。不知何時可了。蓋至是。雖文忠亦無如何矣。然夷之伎倆。全在囑喝。以取虛聲。兵食資於商人。貨滯則商無所出。船愈多而費愈重。漢奸雖有供火食者。究非可長恃。往往重子息。假諸漢夷。不可得。以禮拜日。責捐於商。有僅應以數圓者。明明勢已窮蹙。久將益乏。文忠刺取其新聞紙。與月報。洞悉其情。持之頗堅。既而事起波瀾。猶深扼腕。果使粵中無六百萬之與。帆航

鱗集。售烟爲食。所得幾何。曷敢他出。縱至浙至江。何能爲。且亦斷不肯以空虛難繼之資。深入南北。適中進易退難之地者。鄭成功之冒險一試。轉瞬而舍舟逃命。彼獨無所見聞乎。况粵議款時。佛山礮已鑄成。所未備者船械而已。戰於外海。必求巨艦。令既層阻深入。盤桓內港。東南洋商船之在省河。拖風繪艦之泊陳村。一日可招者。以百十計。倘移款夷之力。以收召漢奸。嚴備守禦。此中良有把握。卽不然。以堵河設勇之數百萬。與泥城編紫製造之物。移諸戰守。明罰厚賞。背城一戰。未嘗不可驅夷於海外。顧大局所在。非文忠所見及者。惜乎其去之稍速也。琦侯之款夷也。所許數與粵他日同。而前之款無他省之累。後之款開他省之端。從後日款於江者。而兩兩較之。不得謂琦侯鹵莽而許。乏先見之明。所不能解免於衆口者。天津初接。無所持以折服諸夷之膽。反以粵事辦理不善爲言。適足長夷驕而啓夷侮。迨抵粵。又取所備一切而盡裁之。事事務與相反。而卒爲所挾至此。然後知夷之詭詐出意外。自怨所請有因而不見信於君上。不見信於粵民。至於匹馬單騎。赴萬壽宮。怡中承邀而返之。其志可悲。其事可諒。然而晚矣。賊孝廉之伏勇散戰。施於近海水陸。是卽子四省造船抽兵。以尾追爲牽制之策。彼用於內河。此用於外海。用於內河者。勝在一時。用於外海者。利在久遠。夷所以輕我舟師之故。以市粵久耳。目所及。知師船例造限費。監修者復從而減剋之。弁兵畏風浪沙礮。心膽先怯。不能駕駛如履平地。一旦使舟如馬。梭織相遇。彼方借商舟爲兵舶。長短異度。勢必孤行。見我聯綜。安得不懼而變計哉。廢然而返。匪直一時之利而已。祁敏肅公調予於潮。以告養入辭。謂予靜者心多妙。盍告我今茲所亟。退卽以是陳。善而不用。未幾廟謨果有船政之舉。假使當事以奉旨飭查少卿金應麟。監生方熊飛。請造之。便合

四省通融製造。派令巡洋。不必購木越南。時捐紳士。已得一勞永逸之計矣。今天下非無講求勝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卽曰師夷長技。姑無論西夷同一氣類。雖日爲蠻觸爭。而萬不肯爲中國用也。就令樂爲我用。而一舟之費。內地可調兵數千。敗必索償。勝更求無底止。終難以善其後。天朝全盛之日。旣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執甚。彼之火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國地雷飛礮之舊而推廣之。夾板舟亦鄭和所圖而予之者。卽其算學所稱東來之借根法。亦得諸中國。但能實事求是。先爲不可勝。夷將如我何。不然而返求勝夷之道於夷也。古今無是理也。雖然服之而已矣。何必勝。

## 夷氛記聞跋

夷氛記聞五卷，順德梁廷枬撰。舊未知有無刻本。粵中藏書家間有傳鈔。光緒間，吾鄉趙竹君先生佐張文襄幕，在粵得其書，愛之，與王君雪岑各鈔一本。既攜歸，三十年前即見之。文詞雅飭，敘次井然，是作家之文。顧傳鈔不載撰人名字，又訛其標題作夷氛聞記。聞記二字，頗訝其不辭。趙君頗欲傳刻行世，曾屬余攜至南通。商張季直先生，張辦有翰墨林印刷局，付主局事者謀剽，久之未就，仍索歸。近年乃知北平圖書館亦有一本。問之袁君守和，則購自倫君哲如。哲如仍藏一本，又轉鈔售之圖書館者也。余搜集清代史料，兼任北京大學史料室事，遇有必須問世之佳史料，原有代為傳世之責。函索趙君寄原鈔本來，冀審其撰人踪跡，並提其要旨。先公布於世，定其可傳之價值。斯不患無代傳之人，爰費數日之力，就本書中涉及著者自述之處，一一摘出而審之。然後知此書著者為梁廷枬，書名本作夷氛記聞。國史廷枬本傳可據，與本書一一吻合也。今摘錄原書如下。

一卷第十葉注。時查辦嚴，鄧公明知騷擾，而轉有假是以動民，使永戒痛絕之意。派及材官，原不得已之權宜也。省中兵役，裁賊肆虐，且夕索詐，絡繹於道。皆雇工賤役，巨販率以賄縱。獲者寥寥，外縣武弁，尤藉以居奇。草木皆兵，幾無寧宇。黃埔本番禺近海村落，夷船所聚泊處，不能無所蓄。鄧公密調順德令威，冒夜挈兵役往搜。鄉人以番令張錫蕃不至，意其偽，遂出拒。遂傷官役，予下鄉收繳還。言諸鄧公，乞勿過為操切。宜聽五鄰保結，以為究竟。遂令予補



版上之。紹興名士胡蕃。方就幕潮陽。以爲是雖變通古法。而不可行於潮郡。慮鄉有土城。將負隅以抗。而卒亦如此議行矣。當諭旨嚴切時。高要廣利墟。素有所積。由此越梧州關。灌輸西粵。有旨切責。蓋條奏者以廣利有小澳門之名故也。鄧公既拘關吏。並以責高要令。無所得。乃召予入署。示以軍機字寄。語次涕下。予亦感動。爲購得墟舖之爲營土窖以藏者。列其舖號以入。會令繳十顆至。忘撤所記舖名。對驗正中。又實以泥沙。詢悉由更保查起者。於是令候補知縣言良鈺往。予勸公事苟辦。幸勿以人命爲功。良鈺首肯。終事拘一火者。奏覆乃已。墟舖之藏者凡十餘家。各以地道入。時有由渡分寄以函。官至令亟避者。

此言下鄉收繳還。而正文中則言首令省紳設局。勸繳膏土。吸具。則收繳乃省紳之事。可知作者爲廣東人。而與鄂制軍甚密切。

又第十一葉注。林公前官蘇撫。得士心。江蘇郭桂船庶常。書院中所最賞識者。豫厚莖來權粵市。聘就幕中。會予應聘。總修粵海關志。署牘錄發出其手。林公未度嶺。關以役迎諸贛州。郭亦附書以迓。知予先在海防書局。所有諸國稟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諸營縣界域道里。墩營礮械。皆有錄存圖繪。於是諄囑予摘其首要海關事。陽爲圖說。爲燕雁獻。先是林公官杭嘉觀察。見予所著書。認承獎借。至是。就局中錄爲巨帙。授郭獻之。予方由越華院遷鄰舍。以備行轅。公追而先下。願談極暢。

林文忠於嘉慶末。由御史出任杭嘉湖道。當時已見作者所著書。可知其著作問世已久。而於林公來粵時。則居越華

書院。當時粵中書院山長謂之監院。由督撫委充。雖師道而亦行屬禮。蓋方爲越華書院監院。而兼應粵海關聘修關志。又其先曾在海防書局修海防書。至是則由林之門下郭庶常澆作海防圖以獻。林來則先謁之云。

又第十七葉注。予上鄧制府書云。日昨擺謁鈴轅。飽德醇醪。三爵而退。入城已及更深矣。逾分之愛。敢尋常稱謝而已耶。欽使籌辦海禁。極爲嚴密周詳。通國所樂爲祝頌。刻下出駐虎頭門。令劉余兩隨員勒取義律結狀。堅不我從。固屬頑梗。然在鄙見論之。就使彼能具結。亦不過一時虛應故事耳。揆之欽使平生實事求是之意。似有尙宜細思者。……在欽使集思廣益。飲食教誨。數月於茲。相待洵爲至厚。每思抒忱獻悃。覓便進言。惟是遠駐海墘。面陳無自。且海禁一役。大人與中丞公同辦理。未便越瀆。用謹披陳於左右。曩者繕稟請永禁烟。以五家互結之法。當奉行司。條遍兩省。當時所譏潮陽幕客胡君畫堂者。來函以地多土城。奉行頗窒見商。始知通行文件。均聲及稟陳之由。自問職僅課文。爲公越分。每一念及時。抱悚惶。茲可否仍作密商。勿令宣露。權衡有在。伏乞原鑒。

作者自稱職僅課文。則師道也。而稱制府爲大人。自行屬禮。當時書院監院之體制如是。對林公有所獻替。仍函制軍轉達。監院受督撫之委。制軍與欽使有主客之分。此可知作者當時位置。潮陽幕客胡畫堂。卽前所謂紹興名士胡蕃其人。

二卷第二十四葉注。林公自越華院將遷入節署。謂予曰。我久占諸生肄業地。殊抱不安。予曰。公以粵事來。諸生望之久矣。何歎爲。旣遷。同事六人詣謁。會客至。留予廝使俟之。及見公慨然曰。任大責重矣。何以處此。予曰。海事公所

優爲無待芻蕘之獻。然公初至，集思廣益，自可執而用之。近則條陳者多，而愈足以亂人耳目。此後但以夷情來者見之耳。公首肯，予因言公既受節鉞，從此地方利病，似可訪其重且大者，施行之，庶不負百姓之望。因舉桑園圍營，息備歲修資者，爲目前首要，請飭查本項，令擇紳槍修之。公越日即以所查見示。先是予撰粵海關志成，已繕紅本。將次繕海防彙覽，林公謂且少緩。俟此次海禁事竣，增入數卷，遂停筆待之。迨夷難作，不復及此矣。

是時鄧調浙閩，林代爲粵督。作者以越華監院，送林遷入節署，故林略作世故語。據所述撰粵海關志已成，因林公囑停待，而夷難作，此書遂輟。又有海防彙覽，亦有成稿而待繕。

又三十九葉注，林公見事關重大，揣怡公意，必俟紳士呈請而後奏，尙可以對琦相。時晦前二日，林公召予語，以故且問外間公議將如何。予曰：既非紳士請奏不可，惜某年望皆輕，又素居江村，未嘗受讀省會，否則立集科甲門生，列名具詞，頃刻可行。若俟通啓，不惟輾轉需時，抑事幾先露，將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辭出，即招黃學博培芳商之。黃蓋香山人居，省且十世，門下多通顯，故也。黃出語予，謂我兩人方當有差，未便與名，不與則無以告同志。正躊躇間，而鄧徵君淳至，知其事，慨然集諸紳於學，以朔日具詞進。姚司馬衡，何文學棧同在撫幕，其日見林公，亦與正言及之。兩人歸，勸但據情轉奏，怡公遂首肯。

時林文忠已奪職，琦善代爲總督，以香港許英人義律及伯麥遂出示，稱居港者爲子民，文忠髮指，勸巡撫怡良實奏，而怡良之具奏，則待紳士促之而後成。作者自言素居江村，則粵紳而非省會籍。

三卷四十二葉注。祁公至泊佛山汾江。予先時以林公意往佛山。延南海在籍吳中丞榮光。李都轉可瑯。商守城策。虎門既破。是夕林公先知之。二公爲其鄉人。綜團練。不可出。予具文以覆。因條陳旗勇協守法。以駐防餘丁皆驍勇。可募用也。自是寓佛山。往還兩地者三閱月。偕李都轉候見祁公於南岸市樓。刺入而林鄧二公同棹小舟適至。祁本同官交好。林亦補其任內所辦夷務。層折繕厚摺。開誠以告。祁未暇閱。隨手置之席下。二公並以夷舟據省河。凡官船有旗幟。恆爲所擾。勸祁公一出花埭海。卽折而上。由泥泥入北門。偃旗息鼓登岸。當公來未入沙。已有勸其度靈洲山。過石門。躡泥城者。語與二公合。語畢。辭出。會日昃。都轉老倦先歸。予登舟。祁公言。少穩以所辦示我。不知舊令尹事如何。隨長嘆。謂我去不幾時。不料地方遭劫。竟至於此。予曰。公來劫有救矣。公曰。不然。我以小心謹慎。作無事時。巡撫尙可。總督則非其才矣。況有事乎。吾兄不記鄂制府閱兵廣西。我以巡撫兼應夷事時乎。非墨農事。事提醒。不知誤却多少矣。墨農者。高陽儀克中。就書記。數年來所心折者。及公內擢。儀已作古。故憶及之。予因謂如大君子謙卑自牧。何不別舉精力強毅者。相助爲理焉。公曰。樞廷以我熟悉夷務。非善辭。則早來久矣。此次半道接旨。不得不勉肩艱鉅也。旣又問林鄧並勸改道入城。說可行否。予答以故事。大吏抵任。必由近日亭登岸。便各官行禮。而總督署在靖海門內。此次似可由靖海門入。諸官必集迎於此。公舊望赫然。夷船何敢犯前驅。若竟道泥城。未免滋其疑惑。失觀瞻矣。公大以爲然。

時琦善爲怡良所奏革速。祁頃代督粵。作者與祁爲前撫粵時舊交。此時重晤情景。祁後亦附和議之一人。然實長

厚服善。作者特表此數言。亦所以報故交也。士大夫稍有意識。必知重視文士之筆鋒。此亦可見。又夷之橫決。實不過中土科學落後。滿洲貴族無能。有以招侮。夷初無蹂躪中國全局意也。觀本書所敘。無非庸人自擾之局。但亦時代爲之。非今人之勝彼時也。儀克中亦寄籍番禺舉人。爲阮文達高第弟子。多事之秋。公卿漸自知不逮處士。故政治學說流行於文字之間。與中葉以前大異。此湘中學派所以漸開。尙得收同治中興之效者也。

又五十三葉注。芳初居貢院。避暑欲遷越華書院。以管爲大帥行轅也。予方監院。陳止之。

芳者。果勇侯楊芳。以歷平川楚教匪。新驅叛回。負宿將重名。入粵大貽笑柄。至傳令搜婦人溺器以厭夷。本書載之。然又載其火箭巨彈。肅肅過耳。畔。芳談笑自若。罵曰。醜虜要擊死老子耶。左右咸股栗。勸稍避之。不願。則知老將仍不失爲不怕死。所貽笑者。科學落後。且知戰術不敵。自不免附會和議耳。於此見作者確爲越華書院監院。越華迎林而拒楊。不無意有軒輊。楊因拒即止。亦尙自愛。

四卷末數葉。詳臺灣鎮道拒殺夷兵事。旋爲夷會囑囑誣訴於朝。謂所殺皆夷商而冒功。朝命怡良往臺審辦。鎮道洪阿道姚瑩。被逮下獄。止縷述鎮道之受誣。不言怡良之積忌鎮道。當是前時怡曾爲粵撫。且護督。與作者有交情。但指其媚夷之罪。則當時朝貴所同矣。清史館於達洪阿傳。直據官文書。言其冒功下獄。於姚傳。則言被逮旋釋。不詳其故。則不敢作一直筆。尙遠遜於此書之公允也。

五卷後半。詳彼英領事要求遵約入城。與當道往還。粵人誓死。不許夷迹得踐城門以內。至團衆十萬。官紳合力備退。

夷官團紳名姓及團衆名額均全。此爲當時一豪舉。由今思之。不值一笑。而朝廷亦以爲不世之功。總督徐廣縉封子爵。巡撫葉名琛封男爵。紳士敍功。則有書院監院教官梁廷枬張應秋丁熙。各給內閣中書銜。廣州三大書院。曰粵秀。越華羊城。三監院皆邀敍。作者既爲越華監院。自必即在此三人之中。而張應秋丁熙。今皆不見經傳。以書中作者自敍其著作聲望而論。已可決其卽爲梁廷枬。乃得進而檢其國史本傳矣。

國史館文苑傳。梁廷枬。字章冉。廣東順德人。副貢生。澄海縣訓導。其先人好聚圖籍。廷枬髫齡而孤。性穎悟。成童時卽盡讀父書。下筆有奇氣。稍長。益肆力於學。爲總督阮元所器重。嘗讀書訶林。見兩鐵塔題銜。數與吳任臣十國春秋多不合。乃據正史通鑑輿地諸書。旁及說部金石。著南漢書十八卷。考異十八卷。文字四卷。網羅散佚。鈎稽同異。論者謂足與馬令陸游南唐書並傳。

案阮文達督粵在嘉慶二十二年。廷枬讀書訶林寺。受知文達。著南漢書。正在此時。林文忠爲杭嘉湖道。在嘉慶二十五年。書中言見予所著書承獎借。蓋卽廷枬最初所著之南漢書。

傳又言。道光中葉。海氛不靖。大吏聘修海防彙覽。廷枬乃採集海外舊聞。並得美利堅國人新編合省志略。著粵道貫國說六卷。邪酥教難入中國說一卷。蘭峇偶說四卷。合衆國說四卷。蘭峇者。英吉利倫敦也。

書中自言修海防備覽。與傳合。又書中涉英倫皆作蘭。峇趙叔雍校此書。皆擬改作倫敦。讀本傳。始知不必改。道光中想自作蘭峇。又金鑄之鑄。磅重之磅。書中皆作棒。此亦初通商時音譯如此。不必改。又噸字作臺。謂因臺船載重量而

言謂之臺位。此說當確。故亦不必改。但臺亦俗字。所謂臺船。或本是頓船。爲停頓之意。又因涉夷事而加口作噸。則亦未可謂噸爲非。

傳有合衆國說自序一篇。頗悟民主之旨。在當時甚難得。於證明本書撰人無涉。不錄。

傳又言。林則徐自兩湖移節來粵。耳其名。下車拜訪。詢以籌防戰守事宜。廷枏爲規畫形勢。繪海防圖以進。書中言林公先下顧。亦言從郭庶常指。爲林公就海防書局錄存圖繪。暢爲圖說。爲蓋雁獻。皆與傳合。

傳又言。後祁墳徐廣縉並聘入幕中。襄辦團練。咸豐元年。以薦賞內閣中書。加侍讀銜。十一年卒。年六十六。祁徐時皆入幕。且辦團。書中歷敘悉與傳合。

傳又言他著有……夷氛記聞五卷……

本書正作五卷。而作夷氛記聞。聞記二字本不辭。其爲卽此書之誤鈔可知。

今既證明本書爲梁廷枏作。梁之南漢書及藤花亭集。久行海內。今時能得藤花亭未刻稿。亦有必爲傳刻之責。何況爲道光間海警初開史料。且梁氏身在事中。所傳林鄧諸公言行。皆得之目擊。與夏燮之中西紀事。李圭之鴉片紀略。僅搜輯故牘而成者。大有不同。原書趙鈔本尙附有番禺鄒誠字夢南者。於同治甲戌作一序。文長數千言。云此書得自市中有年矣。無著作者姓名。蓋粵人而尙不能考粵之先正著作。其鑒別已不足言。又多言中土格致。爲西人所本。羅縷經傳以明其說。遂爾刺刺不已。是六十年前書生之見。在今日一無足取。以其爲鈔本所原有。仍存其舊。叔雍於

鈔本多所是正。今不條舉。附記於此。二十五年二月。孟森跋於北京大學史料室。

余既以此跋得北平研究院贊同。將本書付印。既而見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亦言始未知其撰人。後訪知爲梁廷枏作。是梁之撰是書。前人已言者。以僅有此傳聞之言。尙恐無徵不信。故仍存此跋。爲傅君作詳證。未爲複衍無當也。十二月印既成附識。孟森再書。



原书空白页

## 夷氛記聞跋

客歲仲秋，偶謁孟先生心史于北京大學明清史料室，請益既竟，先生出抄本夷氛記聞五卷見示，曰：此書紀清道光朝鴉片之役，至詳且盡，蓋著者身處危城，事經目擊，可徵爲信史者也。原書不著撰人，余已爲長跋致之，確出粵人梁廷樞手筆，其傳本極爲罕見，吾子曷謀以刊之，歸而請於顧先生頴剛，先生固亦以流傳史籍爲己任者，乃由本院付商務印書館印行，而以校勘之役囑余，按此書趙尊嶽先生曾一度精校，惟校書如掃落葉，卦漏之處，尙所難免，且地名譯音，往往前後各異，不揣鄙陋，一一爲之覈覆原書，或摘爲闕疑，地名亦求一致，未敢擅改，附校記於原書之後焉。書成復見傅以禮華延年室題跋，所致與心史先生同然後知先生攷訂之精審也，茲附傳跋并誌原委如此，吳豐培謹跋。

### 附傳以禮跋

右夷氛記聞五卷，乃番禺李秋農司馬邁平家藏舊鈔，甲申夏初，澆友人輾轉假讀，錄得副本，其書記道光朝英人內犯始末，具有史裁，足以信今傳後，情不知誰何，手筆近與大埔邱雲巖太守時共諛藝始知爲顧德梁氏所撰，粵中曾付剞劂，以敘述時事，恐涉嫌諱，不著姓名，職是之故，梁氏名廷樞，字章甫，由舉人曾官澄海縣教諭，學問極博，所著有藤花館十種行世，末冊所附蕉窗隨錄水窗聽語，則則子所增入也。

原书空白页

# 校記

頁數	行數	原	文	擬	作
四	十一注	孟邁等處		孟買等處	
	十四注	由孟邁出口		由孟買出口	
八	七注	由孟邁經安南		由孟買經安南	
九	七注	請照會教之人首明出教例		按林文忠公政書作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	
十	二	馳驛至會督撫商辦		馳驛至會督撫商辦	
十一	八	已先遁出伶仃		已先遁出零丁	
十一	十一注	前有大班喇佛占澳門		前有大班喇佛占澳門	
十四	二	伶仃急水等洋		零丁急水等洋	
十五	十三	懼王以己不善辦理		懼王以己不善辦理	
十六	十四注	孟阿拉		孟阿臘	

六五	九注	慈溪。	慈谿。
五一	二	村間曰坤紳	此句疑有誤
四八	二	與市者訴有資市爲生者	此句疑有誤
三七	二四	亦爭先逃竄	亦字疑衍
三一	五注	使請已赴粵	使請已赴粵
二九	三注	孟阿拉。	孟阿臘。
二六	十三注	孟邁爲南印度	孟買爲南印度
二五	九	蘭頓新聞紙	倫敦新聞紙
二四	三注	礮火無非擊在夷船	礮火無不擊在夷船
十七	四	運至伶仃。	運至零丁。
十七	三注	何名英國將煙賣與義律	名字費解
十七	一注	蘭頓。	倫敦。
十七	一注	孟阿拉。	孟阿臘

六六	十一	慈溪。	慈谿。
六五	十三	慈溪。	慈谿。
六五	十一	慈溪。	慈谿。
六五	十一	慈溪。	慈谿。